

貞社叢書

九一八後東北與日本

維 眞著

請介紹
請交換

維 眞著

九一八後東北與日本

貞社刊

序

中日關係，若從政治的見地觀之，「九一八」實爲一劃時期的轉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雖曾佔領青島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約」企圖獨佔中國；同時在滿洲與山東並繼續不斷擴張其經濟的與政治的勢力；但一切此種日本之進攻，在質與量雙方而始終不及「九一八」之嚴重。因過去太平洋（或遠東）舞台中，各主要列強，無形中猶維持一種均衡。此種均衡，就令日本向華的發展，不得不有一種範疇。但一九二九年以後之世界經濟恐慌與國際政治之發展，破壞太平洋之固有均衡，遂予日本以絕好機會，創出九一八之歷史。九一八事變爲日本公然破壞華府會議，以及其他關於遠東問題各協定之政治行動；亦爲日本宣告獨占東北準備進一步單獨控制中國之政治事實。而中國歷史上幾次失地面積之廣大，喪失過程之迅速，亦當推九一八爲最。

日本掌握東北統治權，至今已三歷寒暑。中國政治軍事力量之薄弱固爲原因之一，而世界局勢中，不能令英美合作，採取有把握的有效的的手段，令日本折服，實亦爲另一主要原因。但最近美國却已實行準備單獨對付。美國已堅決執行建設西太平洋與北太平洋之軍事根據。蘇俄亦已將其二次五年計劃之努力灌注于西伯利亞，使西伯利亞成爲一重工業區域，準備可以供給任何戰時之軍需基礎。此種形勢若繼續發展，則遠東大戰，恐將不能倖免。

當然日本亦預見此點之可能性，故其在統治東北的實施中，是儘可能使東北成一作戰根據地，軍需與必要糧食之供給地。

幾年來日本對東北之統治固已遵照上述原則強制進行。此種進行之程度與實質，不僅成爲中日問題發展前途之基礎，卽對整個遠東問題或世界問題皆有莫大之影響。友人維真兄，曾親歷東北，考察最近日本之統治狀況，編著成書，行將出版，因略申其重要性，以爲之序。

陳叔時

一九三五年四月

目次

序

第一章

緒論

列強爭奪東北史要與日本割據政策

一

第二章

日本控制下的偽國政治組織

二五

一 偽國政府與日本顧問制度

二 偽中央政府之組織體系

三 偽地方政府與行政區域

四 日本在『滿』機關之改組問題

第三章

日本對東北的經濟政策

四八

一 日本對東北經濟政策的要素

二 日本對東北經濟政策的爭執問題

三 日本軍部對東北的工業政策	
四 『門戶開放』與壟斷政策	
第四章 日本在東北的財政經營	七三

- 一 日本對東北金融經濟之控制
 - 二 偽中央銀行與東北的貨幣制度
 - 三 偽國的財政狀況與偽豫算案
- 附錄：偽國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度的總豫算案

第五章 日本在東北的工業經營	九一
----------------	----

- 一 日本在東北的投資
- 二 南滿鐵道會社及其企業
- 三 對中國企業之侵佔
- 四 日本在東北的工業新建設

第六章 日本在東北的農業經營	一一七
----------------	-----

一	日本對東北的農業政策	
二	東北農村的社會結構	
三	事變後的東北農村經濟	
	第七章 日本對東北市場的控制	一四七

- 一 壟斷之實施辦法
- 二 對輸出事業的控制
- 三 進口事業與一般市場之獨佔
- 四 事變後東北對外貿易的一斑

	第八章 日本對東北的文化政策	一六七
	第九章 日本對東北的移民	一七九
	第十章 日本在東北的軍事設施	一九五

- 一 軍事根據地的建設——新鐵路網的建造，軍事航空事業，公路建設，郵電統制，水運統制，兵營及倉庫建設……

二 在東北的日軍及其佈置——在東北的日軍，日軍在東北的補充計劃，日軍在東北

的戰略佈置，日軍在東北的作用與機能

三 日軍內部的政治訓練

四 偽國的軍隊——偽軍的產生，偽軍的編制與配置，偽軍的戰鬥能力，日軍對偽軍

之控制

第十一章 結論……………二四九

日本統治東北之三年餘來的總結

附錄

- 一、日本在東北各種主要公司調查……………二五七
- 二、東北經濟統計表……………二七三

第一章 緒論

——列強爭奪東北史要與日本割據政策——

東北是我國領土的一部份。它在歷史，社會及政治經濟等的關係上，都與我國本部有不可分離的機體聯繫；然而，東北的豐富資源，寬大市場及其在歐東大陸上所處的政治軍事上的重要地位，遂使東北陷於列強的逐鹿場所了。所以，東北的現代歷史的發展，一方面與幾個中國近代史相連接着，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列強的侵略政策與掠奪行動的深刻影響。

列強中對東北之主要爭奪者，為日本，帝俄與美國。但其他的列強，如英法等，也經過各種方式，直接的參加了爭奪東北的鬥爭。

日本的封建侵略者，在十六世紀末葉，即已圖謀以武力佔據高麗與滿洲。當時

他們曾派遣軍隊在高麗與南滿登陸，而與當地武力衝突，結果他們是失敗回去了。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因在我國已獲有相當的地位，於是更進而對滿洲加以積極的注意。在『第二次』中英戰爭之後，英國即提出了關於在滿洲開闢商埠的要求。這個要求，得到了當時清政府的容納，於是營口（牛莊）遂闢為通商口岸，一八六一年間，英國更在營口設立了領事署。此後，其他的列強，亦隨着英國而在滿洲開始進行其商業上的侵略行為。

一八六一年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的野心，更其擴大而加深了。於是，十九世紀末葉，遂以積極的力量，企圖在高麗與滿洲建立它的統治政權。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以後，日本獲得了南滿沿海各地，而高麗在實際上已成了日本的統治屬地。但是，當時的帝俄，法國及德國等列強，因本身的利害關係，而堅決的要求日本放棄南滿的割據狀態；日本在這些列強的強力威脅之下，不得已作了讓步，而把它的割據暴行，僅

限于高麗的範圍以內。

然而，中日戰爭的不久以後，帝俄即開始了積極的侵略行動，於是在列強爭奪滿洲的逐鹿鬥爭中，更增加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

當時帝俄政府對滿洲的侵略計劃，不僅是一般經濟上的攫取和掠奪，而且更包涵有領土上的侵佔滿洲及進取高麗的野心。帝俄政府爲要實現這一侵略計劃，於是便和清政府締結了『軍事同盟』（當時清政府爲要限制日本在滿洲的暴行，採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所以也樂與帝俄聯絡），并訂立了關於建造通過北滿的中東鐵路（東清鐵路）的條約。一八九八年，帝俄并侵佔了日本所圖謀的地域——旅順及大連。帝俄這樣的霸據行動，不久後即得到了清政府的認可——訂立了關於租借遼東半島及由北滿達南滿海口的鐵路租借區（即今之南滿鐵道附屬地帶）的條約。

一八九九年間，英俄間訂定了關於中國的『鐵道範圍』的秘密協定。在這個協定中，帝俄暗地裏准許了英國在中國的許多『權利』，而英國則不干涉帝俄在滿洲的一

切侵略行動和設施；這即是說，英俄間已商榷把滿洲割歸給帝俄。當時，帝俄當局曾大事其『心願已達』的勝利慶祝，並認爲它的競爭者——日本，既已迫而不得已退出滿洲，則高麗自然也將隨着遭同樣的命運。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國的人民，終於因難于忍受內外的慘酷壓迫與剝削，而在華北與滿洲掀起了英武的民族革命運動——義和團運動（一九〇〇年）。然而，這次民族革命運動，因領導者的叛逆行爲，與所依據的政綱之不澈底與錯誤以及組織上之散漫，終於是被列強聯軍（八國聯軍）迅速地鎮壓下去了。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列強即獲得了巨大的賠款（庚子賠款）及其他許多權利。而當時列強聯軍對我國人民的屠殺，焚燒及掠奪的殘暴行動（據參加聯軍的俄人，波得紀羅夫說：『當時的燒殺情形，其慘狀，實不忍回憶……甚至各國外交代表，竟親自在宮中盜取了無數的珍貴寶物』），實永遠的遺留在我國人民的心坎中。

當時已被帝俄軍隊佔據的滿洲的情形，實更形悽慘了。俄國的作家，對於那時

帝俄軍隊在滿洲的殘暴行爲，曾作了如下的描寫和抗議：『帝俄的軍隊，和野獸一般地向中國襲擊猛撲，焚燒了許多村鎮，溺斃了無數生命於黑龍江的激流中，並且高舉着刺刀，戮殺了空手赤拳的居民及其妻子……帝俄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是一種掠奪，屠殺，盤剝及壓迫中國人民的罪惡政策』。

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下去了以後，帝俄對滿洲的獨據野心，是更其積極了。當時，曾屢次的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企圖在滿洲樹立形式上保持中國主權，而實際上純粹爲帝俄統治的制度。但是，英國與美國却不願意帝國在遠東的勢力過于強大擴展。(英國雖曾與帝俄訂立過准予帝俄在滿自由行動的秘密協定)，於是遂決定幫助與帝俄衝突最激烈的日本。日本得到了英國的幫助以後，即要求帝俄退出滿洲，并放棄對高麗的野心。然而帝俄政府，不僅不容納日本的要求，而且更準備進而佔據高麗。當時，日本政府英美協助之下，遂決定以武力對付帝俄，于是在滿洲的大陸上，遂發生了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在這次戰爭中，帝俄是遭

到了慘敗。此後，南滿及其他的過去屬於帝俄的『權利』（即遼東半島租借地，中東鐵路南線自長春至大連段，撫順煤礦等等），都私自劃歸給日本了。

一九〇五年底，日本政府遂強迫清政府締結承認日本承繼帝俄在南滿的『權利』及其他補充『特權』的條約。而帝俄雖然喪失了南滿，但在北滿依然保持着它的統治地位（中東鐵路及其所屬地帶，租借地及其他權利），所以，當時的滿洲，大體上已形成了日俄二大列強南北分據的形勢。嗣後，日俄二國因了種種關係，遂由相互競爭的敵對地位，一變而成爲『共享同惠』的朋友了——而且，經過二年以後，日俄間更締結了『親善』的條約及其他協定，俾相互保證在滿的勢力範圍及已得的權利。

日本與帝俄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由仇敵而變爲親善者，實由三個主要原因所促成：一、在當時各列強集團的形成過程中，日俄二國有了共同的『朋友』與共同的敵人，所以日本與帝俄當時能站在同一的戰線上，對付其共同的敵人；二、有些列強（如美國），當時很堅決的要排擠日俄資本在滿洲的勢力——這，一方面是為了要限

制日俄勢力的擴展，另一方面是想把自己的勢力伸入滿洲，以代替日俄的地位；三、當時，清政府也曾力圖限制日俄在滿洲的日益擴張的勢力，以提高中國政府在滿的威信與主權。在這三個要素的基礎上，促成了日俄二國在矛盾中的親善邦交。

日本與帝俄在一九〇七年（包涵公開與秘密二部份），一九一〇年（也包涵公開與秘密二部份）及一九一二年（秘密的）各年所締結的協定中，確定的規劃了日俄在滿洲的勢力範圍，並議定了『如其他列強侵入滿洲時，二國須共同排斥之』一點，此外，也說到，如『某方』（指日本或帝俄）有對中國政府提出或種要求的必要時，則他方須保持『友誼中立』的態度。在這些協定的秘密部份中，并具體的規定：滿洲劃分為南北二部，南歸日本，北歸帝俄；此外北京子午線——經線一一六度又二七以東以南的區域，亦歸入日本勢力範圍；而帝俄所得的，為北滿，外蒙，內蒙及北京子午線以西以北的區域。

這些秘密條約的條文，當時日俄當局會通告他們的盟約國——英法政府，並得

到英法政府的諒解與認可。這樣，日本與帝俄在英法的容認之下，祕密的規定了滿蒙的分割計劃。

一一

北美合衆國之企圖侵入東亞，還遠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但是這些企圖，一般的說起來，都沒有達到大的成功——然而在有些區域內，如在高麗，則美國資本的影響，在十九世紀末葉，已居然超越在帝俄之上。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已走上壟斷資本的階段，於是對於滿洲的侵略野心，也隨着而更加擴展了。

還在中俄締結關於建造中東鐵路的條約以前，美國資本已向清政府及帝俄駐華大使提出關於建造鐵路的租借地的計劃（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同時，美國更提出關於『在滿地畝，森林及礦山』等獲得權的要求。一八九八年，當中東鐵路正忙于建築時，美國政府又向帝俄駐華頓盛代辦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是這些企圖，雖都

遭到了失敗，而美國對滿洲的貿易事業，却達到了極大的成績。十九世紀末葉，滿洲的進口貿易中，美國已佔據了第一位。

日俄戰爭將告結束時，美國依據了當時的實際情勢，認為：如日本獲得了勝利，則美國從中所能得到的利益，決不下於日本。這種估計，並不是徒尙空談，美國曾圖謀實現——例如，當日俄間在締結和約時，美國的鐵路巨頭，葛利孟氏（他是日俄戰爭時協助日本的美國銀行團代表之一）即趕到了東京；而且他在很短的時期內即與日本政府訂立了書面的協定——該協定中，日本政府容許了美國可在日本將得到的滿洲一部份地域上，經營採礦事業，並允許美國以一半股份參加將來的滿洲鐵道。

但是，日俄間簽訂了和約以後，日本在南滿的統治自覺已有了相當的保障，於是即用電報通知美國政府，謂『與葛利孟氏締結之協定，日本政府已決定取消原案』。那時，葛利孟氏趁坐的輪船還未到達美國呢！

在貿易方面，日本資本在日俄戰爭以後，即運用了各種方法，排擠英美在南滿的商業上的勢力。

美國對東北的資本壟斷，雖然受到了日本的欺騙及多次的失敗，但是它對於滿洲的侵略野心，並沒有死去，它還是積極的企圖用各種方法攫取滿洲的利益——美國在多次的失敗以後，又曾多次的向日本與帝俄要求參與經營滿洲的權利，并以滿洲鐵路『國際化』的計劃，圖謀侵入滿洲。可是，這次也同樣遭到了失敗。

一九〇九年底，美國又提出了『國際化』的提案，並威脅說，如該提案不能實現，則美國即將開始建造以錦州經齊齊哈爾至愛琿的鐵路為幹線的鐵路網。

關於建造上述鐵路網的協定，已由巨大的美國財團（摩爾根與西甫也在其中）代表與滿洲總督簽押，而且不久後，該協定更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但是，當時日本與帝俄不僅堅決的反對現存鐵道之『國際化』提案，而且更竭力的擯棄在他人勢力下的任何的新鐵路計劃。於是美國資本的提案與計劃，在日俄的一致排擠之下，再

次的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美國受到了這次打擊以後，其所激起的忿懣，竟欲以『爲滿洲而與日本一戰』，作爲這次打擊的償補。當時美國的報紙及政治家的演說，都會激烈地宣揚『與日開戰』的輿論。

然而，當時的美國却沒有充分的軍事力量，足以橫渡太平洋而進擊日本，同時，日本復有英日同盟之憑藉，而在滿洲問題上，日俄更能取一致的態度，於是美國在不得已的景況中，放棄了武力的戰爭手段，而又提出了一個『和平』爭取滿洲的嘗試。

一九一〇年十月，美國的銀行團與當時清政府簽訂了關於『改革財政與發展工業』的五千萬美元借款，該項借款中，規定一半數目須應用於經營滿洲的需要上，而借款的保證，指定爲滿洲的稅收款項。這樣，該項借款及其運用方針，如果一旦實現了，則日俄在滿洲的『權利』，即將受到重大的打擊，所以它們必然將起來作

激烈的反抗。美國爲要預防日俄的反抗，於是決定拉攏其他的列強，以制止日俄——由此，英、法、德諸國的銀行家，都被邀爲該項借款的參與者了。可是英法德諸國在『原則』上雖同意了美國的邀請，但在『組織』上却同時要求邀請日俄共同參與該項借款。而日俄二國被邀參加借款銀行團以後，即竭力的設法去除借款協定中於它們不利的條文；同時日俄二帝國，更因得到了英法的全力輔助，遂使美國在借款銀行團中完全陷于孤立的地位，而且更不能發揮其預定的作用與機能。在這樣的情況中，美國的銀行家遂不得已而放棄了發起人的資格，並拒絕參加該項借款。

美國的『和平』爭取滿洲的再次計劃，亦因之而于激憤中遭到了慘敗。

三

在世界大戰的前期，帝俄對於滿洲的政策，曾經過數次的改變。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後，中國的內外形勢呈顯了極度的緊張與混亂，於是帝俄的一部份野

心家，便欲乘此而進行割據滿洲與蒙古的全圖。當時的日本，更向帝俄政府倡議分割滿洲。但是，帝俄政府在當時正以全部力量準備歐洲大戰，所以不敢在遠東進行廣大的冒險行動。

當時行將爆發的歐洲大戰，成了帝俄政府全部注意力的焦點；而『滿洲問題』，在當時的帝俄政府的計劃中，已成了次要的步驟，同時，它還認為『滿洲問題』之如何『解決』，完全是以歐洲戰線上帝俄的『總任務』之如何決定為轉移的。然而，這絲毫沒有減輕帝俄對滿洲人民的掠奪和盤剝的程度，却却相反的，正因為帝俄要準備大戰，於是更加緊了對滿洲居民的殘酷剝奪。

世界大戰爆發後，一方面因帝俄的力量大部份已集中在歐洲，另一方面又因俄軍在西方戰線上遭到了局部的失敗，遂致帝俄在北滿的地位，也受到了削弱與動搖；同時，日本與美國的勢力，却乘着帝俄當時的弱點，而迅速地侵入了北滿。

世界大戰的進展，使帝俄的國內外形勢更形緊張而險惡了，於是日本遂乘此向

帝俄進行種種壓迫。一九一六年，帝俄因受了這樣的壓迫，而與日本訂立了秘密協定。依據該協定的內容，則帝俄不僅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所謂『特殊權利』，而且更容許日本，如其他國家侵犯日本在中國的『權利』時，帝俄應出面袒護日本。這個帶軍事性的日俄秘密協定，一方面日本更可藉此而向我國——特別是南滿——進行更殘暴的侵略和掠奪，同時，帝俄也可在日本的『諒解』下，更慘酷的在北滿與蒙古方面進行喪掠奪盤剝的暴行；在另一方面，上述的祕密協定，實為對付美國——因為在當時，歐洲的列強正在竭力的相互戰爭，而唯一能強有力的妨礙日本在中國及滿洲的侵略計劃的，祇有美國了。

世界大戰期中，日本對滿洲的侵略事業，達到了特殊的成績：日俄戰爭後轉讓給日本的中東鐵路南線自長春至大連段，變成了宏大的運輸企業的聯合公司——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該會社差不多成了經營南滿的壟斷組織。它在鐵路方面，不僅握有自長春至大連的鐵路幹線，而且自瀋陽至安東的鐵路，也成了該幹線的一部份；

此外，尚有日資建築的吉長鐵路，而四洮鐵路等的建築，也都歸滿鐵會社承辦。

除鐵路以外，滿鐵會社更擁有許多巨大的企業組織——其中主要者如撫順煤礦，鞍山鐵礦，大連滿鐵工廠等；南滿的主要海口——大連港的經營，也在該會社的掌握之中。

日本的私人資本，在這時期中，也蓬勃的在滿洲開展了它的行動。如在大連及安東等地，建造了許多新式榨油廠，麵粉廠，製糖廠，火柴廠，在瀋陽建立了許多罐頭食物廠，紡織廠等，在南滿各地更建有木材廠等等企業。

此外，日本更以中日合辦的方式，創立了許多合辦的工業，商業及金融等組織。在這些合辦的事業中，我國資本祇不過是日本資本的附庸而已。日本的金融機關，在這一時期中，更在滿洲擴展了自己的勢力——如朝鮮銀行，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間，在滿洲創設的分支行，竟達十八所之多。

在貿易方面，日本于世界大戰期內，對滿的輸入，幾乎佔了當時滿洲總輸入額

的百分之七十。

最後，日本政府乘歐戰加強忙於戰爭而無暇顧的時機，于是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向我國政府提出了企圖控制全中國的『二十一條件』。該『二十一條件』中關於滿洲者，計有：延長關東州的租借期至九十九年；延長南滿鐵路及安奉鐵路附屬區帶的租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得在南滿各地有自由居住權，各種工商業（礦業也包涵在內）經營權及長期租地權等等。此外，許可日本政府得在南滿區域內阻止其他國家建造鐵路的權利。

『二十一條件』，雖然未曾經過我國在法理上的承認（當時國會未曾予以批准），但日本政府自提出該條件時起，至一九一九年期內，却在滿洲強迫我國當局實行法理上不成立的『條約義務』。

四

世界大戰告了終結以後，歐美的戰勝國對於遠東的事件，又集中了嚴格的注意。於是，在美國的發動之下，開始以強大的力量，向日本進行壓迫了，

然而，日本還是憑依它在世界大戰後的優勢，要求歐美列強承認其在戰時在遠東所獲得的『權利』。所以，在締結凡爾賽和約時，日本的大部份『權利』，是被承認了。可是，歐美列強一方面固然簽訂了和約（美國的國會，對於凡爾賽和約中日本的『成績』一項，曾拒絕了批准）而另一方面，却開始了向日本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滿洲——已得到的地位，作積極的排擠工作。

日本經過了美、英、法等戰勝國列強的進攻，排擠與限制後（如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金融借款談判，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等等），遂使它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滿洲——的地位，發生了相當的動搖。但是，日本地位之受到動搖，並沒有完全喪失其在遠東的强大勢力，而不過受到了『勢力範圍』分割上的一種限制；同時，日本的侵略野心，更未曾因之而稍一降低。所以，日本依然

是積極的實施其侵略計劃，並逐漸地準備其侵佔滿蒙的企圖。

然而，在『九一八』事變前的幾年中（民國十四年至民國二十年間），日本在滿洲的政治經濟的地位，雖然曾連用了許多方法（如謀害張作霖，離間東北軍內部的分裂——爲噉使楊宇庭的陰謀等等），但終于因其他列強——主要的是美國——在滿洲勢力與影響的擴張，而逐漸地動搖降落了；同時，美國在滿的政治經濟勢力的發展前途，更使日本感受到嚴重的威脅——例如，美國對滿洲的投資計劃，葫蘆島的築港及鐵路網的設計（這些交通設施計劃，形式上均經過東北交通委會的）等等，都足以使日本在滿的固有地位，遭到重大的打擊；此外，在滿洲的對外貿易事業上，在上述的時期中，日本的地位也逐漸地下降了，而美國及其他列強的在滿貿易事業，却逐年的提高了。這自然更使日本感到不安。

一九三一年四月，美國的銀行團代表，哀佛德氏曾在哈爾濱發表如下的談話：
『在美國國內，目前存在着大量的不生利的游資。我們正尋求着流入其他國家的出

路……我的觀點，正和南京政府實業部長的意見，完全融洽一致。至于他到東北去的目的，他很明白的表示：『我十分注意北滿，因為北滿地域內蘊藏着無限的豐裕的自然富源。現在，我們正在尋找投資的對象。美國資本的工作，將完全在工業方面努力』。這段談話，決不是空口敘述，而是反映于實際行動上的事實。如東亞經濟調查所的報告中說：

『美國增設了滿洲商業官員，並在哈爾濱設立商業會議所；慎昌洋行等更大肆活動，向東北交通委員會商妥，準備向華方出賣大批電車，電燈及無線電話之機器，並準備投資，而電氣機械的輸入，幾已成了美國獨立的狀態。花旗銀行且以低率的利息對本國商人出貸借款』。

不僅美國是如此，其他的列強在事變前幾年中，亦都表示對滿的積極行動。如英國：『英國最近亦在瀋陽設立商業事務所，指導英商的行動；匯豐銀行亦以低率利息貸款本國商人活動。大英烟公司等已為東方煙草業的霸者，其他如怡和等公司

，都與東北交通委員會、兵工廠、瀋海、北甯等鐵路有相當的聯絡』（參看同一報告）

此外，瑞士的經濟學家A 菩倫德氏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間由滿洲「旅行」回歐後，即發表談話說：『歐洲對於滿洲的興趣，實比中國任何部份，都要濃厚深切』。

英美等列強對滿洲這樣的積極的邁進，不僅使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受到重大的損失，而且這樣的情況，如果不斷地發展下去，則日本在滿的固有地位實有根本動搖的危險；同時，日本國內的經濟恐慌，又復企圖以爭奪殖民地——尤其滿洲——的道路，圖謀「解決」經濟恐慌及由此而產生的許多根本的問題。所以，日本對滿洲之採取「經濟以外」的，「更有效」的殘暴行動，並不是一件偶然的現象。

五

日本對滿洲終於決定用暴力侵佔了。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及往

後的日軍不斷的殘暴的割據行動，遂使我國的東北四省的地域，陷入于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下的殖民地的悲慘境地了！

日本爲什麼要侵佔東北四省？一、日本之侵佔東北，在乎把東北完全脫離我國的領土與主權，使之成爲完全受日本的直接管轄與統治的殖民地；二、侵佔東北及在東北建立日本的統治後，得用種種方法，排斥其他國家在東北的一切勢力，而使東北變成爲純粹在日本直接控制下的市場，原料出產地及攫取殖民地的超高利潤率的地域；三、把東北變成爲繼續實施其進一步的對中國侵略割據政策及準備對俄對美戰爭的大陸上的主要軍事根據地；最後，日本之所以侵佔東北，是想以割據與掠奪殖民地的方法以及發動戰爭的道路，圖謀『解決』日本國內的日益深入的經濟及政治的危機。

然而，日本暴力侵佔東北後，又產生了怎樣的結果呢？

一、由于日本之侵佔東北及其整個的『亞細亞孟羅主義』的侵略割據計劃，使列

強的集團組合的內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日本在國際關係上，即陷入于相當的孤立地位；同時，太平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風雲，更迫近地瀰漫於大洋與大陸的各地——尤其是日美間的關係，已由緊張而轉入直接戰爭的危機。

二、日本佔據東北後，使日俄間的衝突，更形尖銳化了。日本軍部的戰略計劃，不僅僅在佔據東北，排擠蘇俄在北滿的勢力地位（如壓迫蘇俄在滿的商務機關，限制蘇俄的貿易活動，攫取中東鐵路等等），而更將進而強迫蘇俄當局對鄂霍次克海等領海漁權與庫頁之油田租借等問題，向日本作大量的讓步；同時，日軍更積極的計劃跨入蘇俄的遠東邊疆（包涵沿海州）及東部西伯利亞（由赤塔至衣爾庫次克），對俄作割據領土的行動。然而，蘇俄對於日本軍部的計劃，按照「九一八」事件發生時直至現在的形勢判斷之，則必不至對日有重大的讓步——尤其是在保持蘇俄的領土完整上。所以，日俄間的第二次戰爭，已進入于一觸即發的危險狀態。

三、日本之侵佔東北，同時也即是進佔華北，內蒙及外蒙的「必須」步驟。所以

，日本在熱河，遼西等地直接駐紮着重兵，并設施軍事上的各種建設（『戰區』許多問題之弛緩不決，一方面固然在乎日本想保持在該一帶的勢力，另一方面實亦在于保留未來的進一步的侵略行動的前線的基礎）。日軍之擴大的暴行，不過是一種『期待相當時機』的問題而已。

然而，日本及其軍隊的暴行，必然將激起我國人民的更偉大，更猛烈的抗爭。東北民衆及義勇軍至今猶堅持着的英武戰鬥的精神，祇不過是未來的，答覆日本進一步割據政策的更偉大運動的先聲。

四、日本侵佔東北後，雖然對東北民衆施行了無微不至的搜括與掠奪，但是，對於日本國內的經濟恐慌及政治危機，不僅絲毫沒有減輕，而且，因『對滿事變費』與不生產的軍事經費的大量擴增，以及由侵略割據政策所產生的內外的結果，遂使日本國內情形更日益趨于尖銳的惡化，而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則尤瀕于孤立的苦境。

然而，日本政府，並沒有因此而稍弛緩其侵略割據的野心，卻卻相反的，他們更加緊地擴充海陸空軍備（現已廢止倫敦海軍條約，進行造艦及其他軍備的競爭），循着戰爭的道路，以圖謀其所謂『出路』。

日本之強佔東北及其往後一貫的擴張與戰爭的策略：一方面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更迫近而至于觸即發的地步；，另一方面却使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更加深刻與擴大。

第二章 日本控制下的偽國政治機關

日本以暴力侵佔了東北以後，雖然在實質上即奪取了東北的行政，軍事，司法及經濟等的政權，但在形式上，從事變發生，經偽國成立，溥儀僭號稱帝乃至於現在，都還是運用着日本在滿的監督機關，日本顧問參議制度及漢奸傀儡等，而維持其所謂『滿洲國』的中央政府機關及地方政權組織。「這裏，在實質與形式間之所以尚存在着一些名義上的差別」，主要的是由於目前日本所處的國內外形勢的使然。但是，所謂『獨立的』偽國政府之爲純粹的傀儡組織，實已無人會否定事態內容而稍加以疑惑。

一、日本駐滿機關與偽國政府

『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在東北即已建立有軍事，行政及經濟等機關——關東

軍司令部（隸屬於日本陸軍省），關東廳（隸屬於內務省）及總領事署（隸屬於外務省）等組成的所謂『三位管轄制』；此外，尚有形式上在關東州長官下的南滿鐵道總裁（隸屬於拓務省），而實際上為凌駕長官而自成一派勢力的人物，結果，遂成了彼此權限對立及系屬各異的『四頭政治』。然在東北事變以後，這一『四頭政治』。就不能適應於日本對東北進一步的殖民地政策，而且，上述的各機關的範圍，也不能配合于控制全部東北的計劃；於是便產生了以關東軍司令部為主體的『三位一體』的制度，同時，日本駐東北的各機關，更加以龐大的擴充。

嗣後，關東軍司令部，不僅成了駐東北四省的日軍的參謀與指揮的軍事中心，同時，關東軍司令官更兼任着關東廳長官及日本駐『滿洲國』大使的要職。於是，日本在東北的軍事，行政，外交以及在偽國軍政機關內的日本顧問，參議與官吏等，都把握在關東軍司令官一人手中。而偽國政府的行政，軍事，司法及經濟等等，既受日籍顧問，參議與官吏的絕對控制，那麼關東軍司令部實際上便成了偽國的太上

實權政府了。

此外，『三位一體制』以外的別有系屬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過去爲關東州長官屬下的機關，以後也服從於關東軍司令官（即日本駐僞國大使）了。同時，滿鐵理事會，實際上已變成了僞國的鐵路交通（中東鐵路除外）及其他經濟生活的基本權威。

然而，日本駐滿機關的『三位一體制』，雖然已把政權集中於一個機關的領導，但是，在日本的監督機關依舊是自成體系，有時且相互對抗。當主管各部（如拓務省外交省與陸軍省間）發生爭議時，則日本對『滿』的經營處置，不僅不能逕直的執行，且有時因爭議不能統一，而發生相互堅持對立的形勢；同時，日本的軍閥與財閥間因政策上的爭執，而更發生傾軋牽掣的鬥爭。所以，陸軍省對於日本駐滿機關的第二次改革問題，早已準備着提出具體的方案。去年關東軍特務部，曾提出滿鐵改制案——將滿鐵會社改爲滿鐵開發會社，專任吸收資金，保持股票，規劃投資及分配利息等事，其原有的鐵道，鑛山及煤油各業，都歸獨立組織，并置於關東軍司

令官的直轄之下，此外，滿鐵經濟調查委員會，也歸併於關東軍的特務部，而成立一個所謂經濟參謀本部。

上述的滿鐵改制案，實際上即是擴充軍部權力的方案，但終于因財閥政黨的暗中牽制，而成了懸案。可是自岡田內閣成立以後，軍部的勢力益形膨脹，於是改革駐滿機關的要求，又重新再提，而且日本政府也決定把該改革案提出正式討論。

陸軍省對改革駐滿機關案，首先提出五項具體辦法，而外務省拓務省也各提出特殊對案。依據該三省所提的方案，對於把『二位一體制』改為『二位一體』制（即將關東州長官改為關東州知事，置于全權大使之下）的一點，彼此的意見並沒有分歧，但對上級機關的統屬問題，則彼此衝突甚烈——陸軍省提案的方針，在乎積極的助長偽國的發展，以便把東北迅速的變成爲現代的軍事根據地，所以陸軍省就竭力的圖謀其本身在偽國勢力地位的提高，於是就提出『二位一體制』的在滿機關，直接隸屬於總理大臣的指揮與監督之下，總管在滿的一切警務，滿鐵，僑務及其他事項

。該案對於外務省。僅僅許可其干預純粹的外交事宜，對於拓務省則根本取消其對滿事宜的干預權。外務省的提案，則主張逐漸的改革，明白的確定日本在滿的軍事，外交及行政等機關之職務上的分割，主張在表面上保存偽滿爲『獨立的國家』，并謂須依照國際慣例及現行外交官制，使駐『滿』全權大使純粹爲外交機關的性質，所以全權大使應置于外務大臣的指揮與監督之下；並承認拓務省對於關東州知事之管轄權，取消滿鐵會社之監督權，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權警察權歸全權大使管轄。至於拓務省的提案，則以在滿行政事務之『平常化』爲基本觀念，堅持三權分立，力爭在滿產業經濟的監督權。

上述三省對改革在滿機關的提案，雖曾經過激烈的爭議，然終于因軍閥勢力的壓迫，而採納了陸軍省的提案。

〔日本政府所公佈的關於駐滿機關的正式決案，其要點如下〕：

一、在內閣新設對『滿』事務局，移管拓務省所管之對『滿』事務，期國策之統一

與聯絡之密切；

一、對『滿』事務局設親任官級之總裁；

一、駐『滿』大使有監督滿鐵與電信電話公司之權，與關東州知事及其他之監督權；滿鐵附屬地之行政權，由首相監督之；

一、駐『滿』大使兼任關東軍司令官；

一、爲處理駐『滿』大使之行政事項起見，設置行政事務局，事務局長以下統由首相監督；

一、爲聯絡行政事務與外交事務起見，由大使館參事官兼任事務局長；

一、新設關東州知事，由駐『滿』大使監督之；

一、日本在『滿』之警察機關，由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統一指揮。

依據上述的改革在『滿』機關的正式決定，則我們可以判定必將產生以下的結果：

一、日本在『滿』機關之以軍部提案爲中心改成『二位一體制』，則此後日本對

『滿』的一切事務，都將完全操之於軍人之手；而對於偽國，必更實施其進一步的監督與控制，所謂『獨立滿洲國』，實際上即已變成爲由日本總督管轄下的，與高麗台灣相同的日本帝國殖民地體系的一部份；二、改革案實現後，日本必將更慘酷的壓迫與剝奪我東北的人民，而我東北人民之進一步的反抗運動，亦必將在失地的各處掀起；三、日本軍部獨佔了偽國境內的一切大權之後，則建造軍事根據地的熱忱，繼續施行大陸割據政策的野心以及對俄對美戰爭的準備，必然將更形積極，所以戰爭的危機、也必將更加逼近。

二、偽國政府與日本顧問參議制度

東北事變不久以後，日本即以各種力量，鞏固并提高日本人在東北的特權。這些特權中，除了仍保持其過去已享受的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以及其他的權利以外，更在實際上規定其他許多新的特權。例如：日人有服務『滿洲國』上下各機關的優先

權；日本人在偽國境內，有進出及內地活動的自由權；實際上豁免及減低日本貨物之進口稅，并規定于日本有利的進出口稅則；日本人在偽國機關有直接担任官吏職務的特權……

上述的日本人在東北所獲得的新的特權，造成了日人高于一切的特殊地位。這在日本對東北施行的殖民地掠奪政策上，當然是必要的。

偽國的政權組織，上自偽中央政府各部府，下至偽縣政府各地方機關；偽國的『國軍』，自所謂軍政部，軍區司令部，旅部乃至于團部及獨立部隊，以及其他各會社與經濟等組織內，都規定有日本籍的顧問，參議官及直接官吏，居中主持支配，并加以經常的監督。這些日籍的顧問，參議及官吏，都隸屬於關東軍司令部，并直接的受該司令部中的特務部領導與支配（偽地方機關內的日籍參議官員等，則受當地的日軍特務機關的支配）。關東軍特務部，從其各方面的主要機能上觀察，則我們簡直可稱之為日本在東北行將設立的總督府的雛形。

特務部在東北各重要地（華北的『戰區』也在內）均設有直轄機關，而形成了一個上下鞏固的組織體系；其內部則設有專門檢察偽國軍政人員及日本參議官等的部份。其檢察的標準，是以『滿』籍長官是否能『忠實』的執行日本賦予的任務，而對日籍的參議官，則以能否嚴格督促偽機關實行。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為基本原則。至于特務部的內部組織，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擴大其機能以來，即具有以下五個部份：

- 一、行政部——管理偽國政府及其他行政事項；
- 二、工商部——管理各種工商業機關及統制東北的經濟生活等工作；
- 三、財政部——管理偽國財政上的一切設施及偽中央銀行等事項；
- 四、交通部——管理偽國境內的各種交通運輸事業，并與南滿鐵道會社互為聯絡；
- 五、外交部——主持偽國的外交問題，并計劃各種外交方針，并由偽國外交部執行。特務部長官，直接隸屬於關東軍司令官，并以關東軍司令官的名義，行施其職權。

一九三二年春季，日本為要進一步的控制偽國政府及鞏固其在東北的統治地位

，遂在偽國政府內的各部份，普遍的安插了日本參議官及日籍官吏（海關內亦然）；同時，更由日本派遣大批受過高等侵略教育的人員，擔任偽國各軍政等機關的重要職務。今年（一九三四年）春季，傀儡溥儀僭號稱帝後，日本對偽國各機關的控制，則趨入了更嚴厲的階段。日本政府改革在『滿』機關的決定實施後（現在雖已正式決定，但因經費等問題，將在明年初實現）則日本必將派定大批的日籍官吏，以便直接的掌握偽國的軍政事項。

現在，我們把偽國政府的實際主持者，扼要的列舉如下：一、偽國軍政及經濟生活的最高主持者，為關東軍司令官兼任關東州長官及駐『滿』大使；二、偽國經濟之最高主持者，為特務部與滿鐵總裁；三、偽國外交之主持者，為外交次長日人大橋；四、偽國交通事業的獨斷者，為偽交次日人森田；五、偽國民政的控制者，為總務司長日人竹內得亥；六、偽國教育的主計人，為偽教次日人西山政豬。

從上述的體系中，我們十分明顯地可以知道，所謂『獨立的』偽國中央政府，是

怎樣的一個傀儡工具了。

除了偽中央政府以外，各省偽省政府的各機關，亦無不在日本參議官及日籍官吏掌握之下？各縣雖均沒有偽縣長，但日本參事官在事實上已成了各縣的主人翁；至于偽國的警察權，則早已成了日本憲兵的附庸。

日本雖在偽國各級機關內派定了日本人，但除了一意地強制執行日本的掠奪計劃及嚴酷監督以外，並沒有加強偽機關的工作效率——而且許多機關內的中國官吏，因日藉參議及官吏的專橫，而更激起了他們仇恨日本的情緒及潛伏的反日反偽鬥爭。在這樣的情形中，遂產生了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三年的二次『清除機關中之不良分子運動』，同時，在哈爾濱成立了『留日學生同學會』。并在留日學生中，挑選出『優秀分子』，担任各機關的職務。

與『清除機關中不良分子運動』同時並進的，為增加日藉官吏，使偽機關中的重要職位，大半由日本人來直接担任。這裏，我們可看到的，不僅是『觀念上』的日本

化，而且還可看到日人直接掌握偽國機關的進程。具體的事實，可把一九三二年四月至十二月間由偽中央政府所任命的一四八八人中的民族成分，作為證明：

中國人——六六九人，佔百分之四十五；日本人——六二四人，佔百分之四十二；蒙古人——一三二人，佔百分之九；滿洲人——六二人，佔百分之四（這裏應指出者，為蒙古人，他們之受到委任，都在新劃分的偽興安省及黑龍江省的所謂『滿蒙混合區』內的機關中，而且在實際上他們也不過是日本統治者的工具而已）。

此外，依據『滿洲國政府公報』的統計——雖然是縮減的統計，但同樣能證實上述的意思：自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至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偽國政府委任日本為重要官吏者，共計八百八十人。其中擔任偽中央政府各部要職者為二百十五人，偽省政府者為一百二十六人，偽縣政府者為一百八十五人，其他如郵電、稅務、鹽政、海關，中央銀行等機關內者，則達到三百五十四人。

一九三三年十月，偽國各省縣政府中之有日籍參事官者，吉林省有三十三縣，

黑龍江有三十八縣，遼甯省各縣之有日籍參事官者，雖沒有確定的統計可作依據，但其數量亦不下於上述二省。至于，偽興安省政府及各廳內，皆以日人爲副官長，并主持政務。

據今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底的統計，東北各省之偽縣政府（興安省除外）之有日籍參議及參事者，已達到一百零四縣；而自三月到現在，這個數目，當然更增加了。

除了上述各偽機關之迅速的日本化以外，日本更在東北建立了『兩重性』的機關——一方面服從關東軍司令部，另一方面復隸屬於偽國政府。這樣的機關之主要者，如偽中央綏靖委員會（專爲征勦東北義勇軍而設的機關）。該委員會的主席，爲關東軍參謀長，副主席爲偽軍政部及內務部次長，各省設省綏靖署，縣區亦然。這個機關，實際上不僅掌握了各縣的警衛權，而且還成了各縣武裝力量的實際支配者。『兩重性』的混合機關，在其各種機能上及日人專權上，實爲證明偽國無獨立性的又一事實。

從以上各段敘述中，我們已極明顯地可以看到，所謂『獨立的』偽國政府機關及地方偽政治組織，不過是日本直接統治東北的一個外殼而已。

三、偽中央政府的形成及其組織體系

偽國家機關產生的歷史及其組織上的機構，明顯地反映出了日本侵略者殘暴的殖民地政策與行動。日本及日本一切御用機關，雖然竭力地在製造『民意』，說『滿洲國』的成立，完全是依據了『滿洲』民族的歷史傳統，『滿洲民衆』的意向及爲了維持『東亞的和平』。諸如此類的『立論』，實擋不住事實的一擊。事實告訴我們，所謂『獨立的』『滿洲國』及其中中央政府，不過是以一羣漢奸組織表現出來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直接統治機關而已。

一九三二年二月，日軍爲要建立偽中央政府及解決偽國的組織問題，於是遂召集了所謂各省『代表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當然由日人一手造成的各偽地方

政府所指派；而會議上的一切『議案』，也當然是按照日軍參謀部的預定計劃決定了。

在這次會議上，代表『民意』的漢奸們，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卵翼之下，決定了『脫離舊軍閥關係，宣佈東亞完全獨立』。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發表了『新國家』的行政原則，二月二十五日頒佈了所謂『臨時憲法』，并于同年三月一日（即一六四四年清朝建都北京之日）正式成立『獨立滿洲國』。然而，當時對於『新國家』的管理方式，即日本須應用何種方式能比較靈活的利用偽政府來實現其殖民地政策的問題，曾引起了許多爭執。結果決定不採取共和國的方式，同時也暫不應帝制，而以『賦有特權之執政』傀儡為主體，以『民意』為輔助的日本殖民地政府之另一方式——『執政制度』；因為這樣的方式，在當時日本的國內外形勢中，實為比較適宜者。

至于『執政』的人選，自然又成了一個『困難』問題，因為這樣的『執政』，不僅應有『聲望資格』，而且還須為所謂『滿民』所『愛戴』。于是日本軍部就從許多對象中，選定了溥儀，因為他是最容易掌握自如的，而且又能作為以後改變帝制時的必要準

備。

以上是偽執政政府成立的簡略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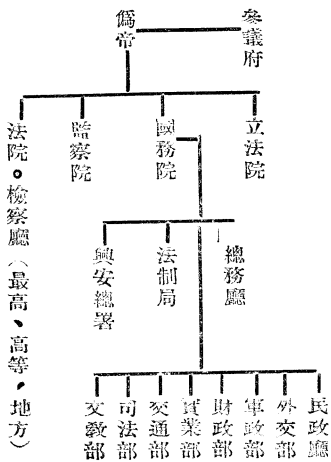
然而，日本的計劃在乎建立『滿洲帝國』，因為：一、高麗的經驗，說明了帝制是最有利于殖民地政策的實施的，并在適當的時期到來時，即可用最簡便的方法，將國土完全歸附於日本帝國的版圖；二、溥儀稱帝之後，即能假借所謂『皇帝』及『大清傳統』的名義，作為實施其進一步的侵略計劃的歷史根據。

以上二點，實是今年春季溥儀僭號及成立『滿洲帝國』的基本因素。

日本的侵略者，為要假造民意，及用『民意』來作它侵奪政策的掩護，於是便由所謂『新政委員會』（由忠實漢奸張景惠為主席）起草偽國的『基本法』——『臨時憲法』。該『基本法』的草案，大體是以日本憲法為藍本，同時，在規定偽執政的權限中，我們已可看出過渡到帝制的暗示；至于東北人民的法權一項，則差不多完全被抹煞了——這原是不足奇怪的。然而，這樣的完全以日本殖民地政策為基礎的偽『基本

法』，還是不能與以實施，而須延至一九三四年『將召集之憲政會議上決定之』。日本挾溥儀稱帝後，所謂『憲政會議』自然就無形中停止了。但這裏重要的，并不在該會議之召集與否，也不在『基本法』之實行與否，而在乎日本的把戲又在東北民衆前面，空打了一套鑼鼓，使東北的人民——得以進一步的透視出日本的騙術。

現在，我們把偽國中央政權的組織體系，列表如下：



僞中央政府在形式上的最高元首爲僞皇帝，其下則爲國務院，立法院及監察院等之三院八部。此外，在僞帝直屬之下，尙設有諮詢國務的參議府。參議府的組織及機能，極與日本的樞密院相似，不過前者是殖民地的虛設機關，而後者則是宗主國的權力組織。監察院的內部，分爲監察與審計二部，前者爲監視各僞機關的官吏而設，後者則與日本之會計檢查院相似。立法院，係僞國最高的立法機關，僞國的一切法律草案及豫算案，須經該院核准。該院的組織，按『基本法』的草案——爲與議會相似的機關，由一百個（按新的計劃，爲二百個）代表組成之。代表中半數爲指定者，其他半數則由各省『選舉』，然須經僞政府批准。但在實際上自然沒有任何的選舉行動，而祇是『推薦』與指派而已。本屆（每屆爲三年）各省『代表』的數額，是按照各省所屬縣份之多寡而定的：遼寧省共有『代表』五十五人，吉林省——三十人，黑龍江省——二十人，僞興安省——十五人，熱河省——二十人，東省特別區——五人。這些所謂『代表』，既不是由人民選出，復絲毫不能代表民意，實際上

不過是受寵于日本的漢奸罷了。

偽國務院的組織，除了直轄的總務廳，法制局及興安總署以外，尚有民政，外交、軍政、財政、實業、交通、司法及文教等八部；各部設偽相，各部偽相由首相統轄之。首相由偽帝（過去由偽執政）指派，而各部偽相，則由偽首相推薦。但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日本的『組織迷眼法』，實際上，一切完全由關東軍司令部的意向與計劃，為決定一切事務的唯一標準。

四、偽地方政府與行政區域

偽國執政（現稱『皇帝』）依據了日本的旨意，于其開始就職時，即頒令組織遼寧、吉林及黑龍江三省的偽省政府，並指派了各偽省長之人選。

偽省政府的內部組織，共分總務，民政、警察、實業及教育等五廳。各廳設廳長，各廳長則隸屬於省長。

東北原有各省地域的界線，因日本對東北的民族分化政策的實施，而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例如，一九三三年三月間，日本爲要愚弄蒙人，而新成立了偽興安省。該省的地域，由遼、熱、黑三省分割一部份而成，共計三十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七平方公里。

偽興安省的行政組織，與其他各省不同。該省按地域而分爲四廳——東蒙廳，西蒙廳，南蒙廳及北蒙廳，各廳設廳長，各廳長直接隸屬於興安總署，而沒有統一集中的省政府的組織。同時，興安省的行政區域的分割，不是依照縣的制度，而是『盟』和『旗』的蒙古舊制。

遼寧省的地域因日本的『民族政策』——成立偽興安省的結果，縮小了七萬二千平方公里；現在遼寧省的行政區域的面積，已縮爲十六萬二千平方公里。遼寧省劃歸興安省的地域，在外表上，似乎有些奇怪：如遼甯省劃歸興安省的地域中，東遼區份歸遼甯省所屬——這恰如遼甯省在興安省中的『孤島』；同時，洮南區及四洮鐵

路區亦仍歸遼甯省管轄，於是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走廊」。這樣「奇怪」情形之所以產生，我們可從日本在東北的「民族政策」中，求得理解。

熱河省的地域，因偽興安省的成立，而縮小了五萬平方公里，現有的地域面積僅有十萬零六千八百二十二平方公里。黑龍江省的地域，現在僅有四十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六平方公里，較諸興安省未形成時，縮小了二十萬平方公里。東北原有諸省中，只有吉林省的地域事變後尙未發生區域上的變化。

東北各省內的偽縣區的行政設施，在日本統治者的眼光中，是認爲非常重要的。因爲縣區的行政，是與建立日本在東北的掠奪政策相適合的基本機關問題，相互連係着的。所以，日本除了加強對偽縣政府的監督與控制以及盡量擴大其行政權力以外，更大批的更動偽縣政府內的人員，而代之以日本人，高麗人及比較「忠實」的漢奸；同時，并把許多縣區，使之脫離偽省府的管轄，而直隸於偽中央組織（如北滿特別區，混合管理區等）。對於哈爾濱，長春及瀋陽等中心都市，也應用了同樣

的方針。

東北自偽興安省形成以後，共計有一百十六縣（偽興安省除外）其中遼甯省爲五十五縣——過去爲六十九縣；吉林省爲三十一縣——過去爲四十二縣；黑龍江省爲三十縣——過去爲五十二縣。

現在，每一偽縣政府內，有二個日本參事官：一爲總務科長（有些縣份爲副縣長），一爲會計科兼警察局長。偽縣政府的內部組織，設偽縣長一人（有些縣內，另有副縣長一人），統轄所屬總務、內務、教育、財政、土地及警察等科局。但偽縣長，實際上不過是日本參事官的工具而已。

縣以下爲區與鄉：區設區長，鄉設鄉長，人選均由縣長決定或核准。

東省特別區的行政組織，自一九三三年七月起，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稱名上已由東省特別區而改爲北滿特別區，同時，並形成了包刮松浦市，賓縣屬之溪家甸（卽道外）及哈爾濱市的『大哈爾濱市』。大哈爾濱市的行政，雖與北滿特區的行政機

關發生密切的關係，但它還保存着獨立的性質。

北滿特別區的管理機關，分爲總務、行政、教育、地畝及警察等廳局。大哈爾濱市設市長一人，北滿特區設長官一人，由一人兼任之。這樣，則日本對北滿行政的主要命脈，已可操縱自如了。

關於分割地方行政區域問題，因該問題對日本的整個殖民地政策的實施有重大關係，所以曾發生極大的爭議。現在，日本政府已正式的決定了改革日本駐「滿」機關的方案後，於是對於分割行政區域的問題，也得到了確定的解決。依據這個解決的辦法，則偽國的行政區域，規劃成了：吉林、奉天、濱江、龍江、黑河、三江、間島、安東、錦州、熱河等十省，此外加上原來的偽興安省，則共計十一省。

這個新的行政區域的劃分計劃，如果一旦實現（根據日本電通社的電報，這個計劃，已于本月一日開始實行），則日本對東北人民的宰割及對富源的掠奪，當更擴大而深入了；同時，在軍事上，亦將更趨合於積極的建造其軍事根據地的方針。

第三章 日本對東北的經濟政策

一、日本對東北經濟政策的要素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東北之軍事上的侵佔，使它在政治上成了東北的實際支配者；同時，日本更因之而利用一切日僞的政治組織，爲其施行殖民地經濟掠奪政策的工具。

日本對東北經濟政策的要素，綜合各方的意見與實際的設施，我們可以歸納如下數點：一、在經濟上造成軍事的根據地；二、排擠一切經濟上的競爭者，造成日本的經濟獨佔的勢力；三、掠奪東北的富源。并高度的利用之以滿足日本帝國工業對原料上的需求——首先便是滿足軍事的需求及在戰時的軍事封鎖中，保證日本的必需原料和物品。

事變以前，日本在東北的經濟勢力，雖已佔了極大的優勢，但它到底還不能盡

其所欲地掠奪東北的富源，以爲其本國工業的原料基礎；同時，在暢銷商品及投擲資本的東北市場上，也不能沒有競爭者，而獲得獨立的地位。可是，在事變以後，形勢即發生了基本的變化——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引證南滿鐵道會社出版的滿洲日報的社論：

『在過去數年中，南滿鐵道是站了期待的立場……滿鐵雖然屢次聘請了日本的企業巨頭，財閥及政治家到滿洲來觀光，但是滿鐵的建議，却始終沒有得到新的估計——日本在滿的投資問題，也因此而沒有得着相當的解決。現在的現象，則與此卻卻相反了。進展着的滿洲事變，提出了改造滿洲經濟的問題。這些事變，使滿洲的經濟狀況，發生了極大的變動——首先便是中國的企業，大部份都自動關閉了；而且這些中國的企業，目前已沒有恢復的可能。這一點，日本應予以充分的估計。日本應該即刻的利用目前的情勢，而加強對滿的侵略……爲要實施種種經濟計劃，故關東軍參謀部的行政課，將于本月召集經濟會議，討論滿蒙的工業發展問題』(轉

譯中東鐵路經濟雜誌，一九三二年第二期）。

從這一引證中，我們更清楚地可以知道，日本在事變發生不久後，即有了如下的對東北的經濟計劃：一、認爲日本對東北之軍事上的佔據，造成了日本對東北經濟侵略的新階段；在這一新階段上，日本已可在東北的經濟領域中，跨着獨步，而來解決『改造滿洲的經濟問題』；二、事變後，日本對於東北的經濟計劃，首先便是對我中國的企業造成勢必『自動關閉』的環境，然後日本出以最低價格『收買』之，或竟毫無代價的實行侵奪；三、所謂『發展滿蒙工業的經濟會議』，既由關東軍參謀部召集和主計，可知日本對東北的經濟計劃的領導者，乃屬於關東軍；這即是說，事變後日本對東北的經濟計劃的重心，已移置于軍事上的準備。

二、日本對東北經濟政策的爭執

日本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的各種關於東北的著作及建議中，認爲東北的自然富源，如能『經日本資本加以高度的開發，則日本的重工業所缺乏的原料，即能保證

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時，如果「滿洲的農業，能按着日本所需要的道路發展下去（即發展棉花、煙草及稻穀的種植，發展羊馬牛等的畜牧事業等等——作者按），則即能減低日本對主要農產物之輸入至百分之五十」（見一九三三年八月大連經濟會議上日本專家的報告）。然而在事實上，日本在目前尚因着許多原因，而還沒有實際的對東北投擲日本軍部所要求的資本數額。

這裏最主要的是由于：一、日本的企業家與財閥，對於偽國的鞏固性尚存在着疑惑的態度；二、日本國內的工業與東北工業發展計劃間的矛盾；三、日本企業家及財閥與日本軍部間，對東北「經濟改造」問題上的意見衝突。

爲要證明這些論點，我們可舉以下的事實：

一九三三年八月間，關東軍司令部已宣告「滿洲的匪賊，大體的已告肅清」，而且「自從日本承認滿洲國以來，新國家是大步地前進了」（一九三三年八月間，前陸相荒木氏的宣言）。但同年九月十五日，日本的有力報紙，如大阪的每日新聞報，

即駁斥荒木的宣言道：『自滿洲建國以來，所謂進步的現象，實非常的微小』。這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日本財閥及企業家，對偽國內部的形勢及穩固性，尙抱着疑惑的，甚至是悲觀的態度。

一九三二年春季，關東軍參謀部會決定在東北建設硫酸銨化學工廠及昭和製鋼廠的計劃。但這二所規模宏大的工廠之建設計劃，傳到日本時，即引起了日本本國的硝石肥料的化學企業家及鋼鐵業業主的反抗。他們認為這些工廠的化學及鋼鐵的產品，一旦向日本推銷，則日本本國的化學業及鋼鐵業將受到極其重大的打擊——即與日本本國企業家的經濟利益相衝突。這一衝突或矛盾，更因日本經濟恐慌的日益開展，而愈加加深了它的程度。然而，日本軍部及關東軍司令部，曾不遺餘力地以『整個的日本帝國的利益，犧牲局部的集團的利益』之宣言，號召日本的企业家及財閥，起來『擁護大和民族的一致利益』，而努力地來建造東北的軍事根據地；但同時，日本的軍部及關東軍，也竭力地設法用保證日本企業家及財閥的利益的道路，以

避免上述的矛盾。關東軍屢次召集的關於東北的經濟會議的要義之一，即在去除上述的矛盾現象。如關東軍參謀長小磯氏，在該次會議上曾說：「不久前，石炭企業家會反對撫順石炭運往日本，而日本國內的製鐵業主，也曾要求對昭和製鋼工廠加以監督……今後這樣的矛盾，應用督視的方法去除盡之」。

至于日本各資本集團間及與軍部間對於東北經濟計劃的意見衝突，我們可在日人討論所謂『日滿經濟同盟』問題時，窺見一般。

在討論『日滿經濟同盟』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可舉出代表日本財閥軍閥利益的二種觀點：一、認東北為純粹的日本殖民地，因此東北僅應變為日本工業的原料基礎及食糧的來源，而不應在東北發展日本已有的工業，并應限制東北對日本已有的各種燃料及農產物的生產，以促進日本國內工農業的發展。這一觀點所代表的，是日本國內企業家及進出口商的利益。他們並且從上述的觀點中，產生了於他們自身有利的，對滿投資，關稅及貿易等的特殊政策。

二、日本軍部的觀點。這一觀點的要素，在乎把東北變成爲軍事根據地。在這一根據地上，一切經濟上的設施，應在當地卽能供給或百萬的日本軍隊對現代軍需上的一切需要，而無須從日本國內運輸大量的軍備，到東北供給日軍之用（因爲這樣，方可以避免敵國在戰時用空軍與海軍截斷日本與東北間的海道運輸，同時更可以防止敵國對東北的經濟封鎖）。由此，而產生了高度的開發東北的富源，發展東北的鋼鐵，煤炭及精煉煤油等工業的生產，擴充鐵路建設，提高路軌及車廂的生產，建立航空事業及汽車製造及配合工廠，設施軍事化學與其他的軍需工廠，同時，並須創立能供給成百萬軍隊需要的糧食倉庫……。但是這些工業部門，如現在僅僅限于軍隊需要所限的範圍，則實設有發展的可能；因爲目前日本國家的財政力量，尙不能給軍隊購足成百萬軍隊長期需要的後備軍需，同時，建設上述的工業部門，更須有日本的私人資本參加，否則，浩大的建設費，更不是目前日本國家的財力所能擔負。所以，要使日本軍部的觀點實現，必須在一方面有日本的大量私人資本向

東北工業投資，另一方面還須有暢銷這些工業所產生的生產品的市場。

這二個觀點的衝突，不僅表顯在文字上，也不僅表顯在會議的討論上，而且更實際地反映在經濟生活的上面。例如，撫順煤礦產煤量的增加及對日輸入的提高，引起了日本本國煤業企業家的反抗，于是日本政府不得不決定減低撫順煤的輸入（減低二十萬噸）大連士敏土工廠生產的提高，即與日本士敏土業聯合會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此外，如瀋陽樹膠工廠的建立……，都曾引起日本國內企業家的抗議。

日本對東北的經濟政策上的各種觀點上，反對軍部計劃之最具體的意見，我們可從日本工業俱樂部主席對大坂每日新聞報記者的談話中得到之：『滿洲應盡可能的成爲原料供給的來源。如果在滿洲鼓勵新工業的發展，那簡直是極大的錯誤，因爲這將引起與日本的衝突。對於滿洲，應運用與英國對於印度的同樣政策。工業的商品，應在日本國內生產，而在滿洲推銷之』。

但是這樣的觀點，並不能使日本各界都認爲滿意。如與日本農村經濟有關的集

團，即認為必須限制東北的農村業生產。日本農林省調查委員會主席，在調查東北的農村經濟以後，即認為『滿洲禾稻耕作的發展，將對日本的農村經濟以重大的打擊』，並提出了增高東北小麥向日本輸入的關稅。日本的木材業企業家，也甚至于反對東北木材對日本的輸入。

日本軍部及與有關係的政界鉅頭，則竭力反對上述的企業家的政策。如滿洲日報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的社論上說：『有些人以為滿洲應成爲原料的產地，但這樣的觀點，實值不得任何的批判』。軍界的代表也說：『有許多人，認爲滿洲之于日本，卻如印度之于英國，應該成爲日本工業品的推銷地，但這是不正確的認識。此外，滿鐵理事在“Manchuria Daily News”上，曾發表以下的意見：

『在滿洲建設硫銻，流體燃料，輕金屬及食鹽等等基本的工業，實爲非常必要的事業。這就日本國民經濟的利害觀察之，則尤須從速把這些工業部門建設起來：……如果西伯利亞目前正在採取工業化的步驟，那麼滿洲國難道能消極的放鬆過

去嗎？

『無論從滿洲國的經濟利益或從日本的國民經濟及其戰略上的安全觀察之，日本的企業家都應抱着某些犧牲的精神，以發展上述的在滿的企業』

由這些引證中，我們更明顯地可以看到日本軍及與其相關的政界鉅頭，對於東北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了。

日本的軍部，爲要實現其建造東北的日軍軍事根據地的計劃，於是便竭力地設法增加對東北的投資，使日軍所需要的生產，得以建立并發展起來。然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就須樹立軍部對日本企業家在東北的投資及其他營業上的行動，有一種監督與領導的規定；因此軍部便提出了『滿洲國的計劃經濟』，『監督經濟』等等口號。同時，并竭力地『抨擊』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財閥的自私』等等，以欺騙日本及東北的一部份民衆，使他們『瞭解』日本軍部之發動東北事變，不是爲『自私自利』的日本財閥，而是爲着救護東亞的和平及謀平民的出路。但這些口頭上及文字上

的欺騙，似尙嫌不足，于是更設法構成『事實上』的把戲：一九三二年春季，由日本到哈爾濱來了一個著名的日本財閥尾藏氏（Okura），但駐哈的日本軍部，即派了一部份青年軍官與學生，到尾藏住所說：『滿洲是爲日本平民經營的，而不是自私自利者所能過問』。是後，尾藏氏便『被逼回國』了。這一段故事，雖並不結構得怎樣精巧，但日本軍部之苦心，實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至于上述的欺騙手腕之『理論根據』，我們直到現在還是常常可以聽到的。其中最出色的，并較有『體系的』論據，我們可拿一九三三年初荒木前陸相的宣言：『不能無變化地把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轉移到滿洲的大地上』。關東軍前參謀長小磯氏，更有系統地說：『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包涵着許多優點，這些優點我們應永久保存之；但也有許多缺點，我們應在將來改正之……當我們已經知道目前經濟制度的缺點後，自然不能不事更正的循用之；換句話說，即我們應當將現在經濟制度的優點，採用于滿洲國內，使新國家的經濟生活得有健全的發展』（摘自一九三

三年八月十六日滿洲日報）。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小磯氏更寫道：『滿洲國的經濟發展，大部份是依靠着國內資本的數額，所以我們很熱烈的歡迎對滿的投資。然而，却不准許資本之無限的影響。在這個法規之下，滿洲國就應該監督主要的工業及交通工具，以便在經濟生活上達到理想的發展，并能合理的利用資本。其他的，尚不在國家監督下的工業部門，則仍可聽其自己發展。這即是本題的解決上，滿洲國的鋼策』。

這一政策，在日本的企業家與財閥看起來，竟『等于施行滿洲工業的封鎖及驅逐日本的私人資本』（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滿洲日報）。『日本的資本家，在滿洲絕對沒有事情可做』（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滿洲日報）。『日本工業俱樂部的主席，更積極的要求：『滿洲的發展，應給宗主國的大資本以自由活動的權利。如果對企業的工作，加以高壓的國家監督或統制——在實際上即是阻礙滿洲的發展……。如果在滿洲的利潤率與在日本相同時，則日本資本家就不願將資本向滿洲投擲了。此外，如再

加上所謂監督的或統制的經濟之約束，則他們更不願以最低的利潤率而向滿投資」。

日本政府對於上述的對滿經濟政策的衝突意見，在表面上，是站在中立的調解人的地位，即介於軍閥與財閥企業家的雙方影響中間，而進行其折衷的辦法。例如，前商相中島氏說：「最近我接到了許多聲請書，要求政府不應袒護日本本國的陳舊企業，而且政府更不應以保護日本本國的陳舊企業的名義，去妨礙滿洲國的新企業的建立。我們對於這些聲請書雖不能認為正確——因為日本的企業，差不多全部是在歐戰後產生的，然而，同時也不能妨礙滿洲新建立的企業。」。

日本政府這個立場，事實上使軍部對滿的經濟計劃，已能得到實施的機會。

三、日本軍部對東北的工業政策

日本軍部及其指揮下的關東軍司令部，對於東北的實際經濟計劃，在乎促成日

本對東北之大量的投資。而該項資本須以南滿鐵道會社爲基本溝道（因該鐵道的理事會，已爲軍部所掌握），而流入于軍部所設計的工業及交通的事業中。南滿鐵道的資本，已由四萬四千萬日元增加到八萬萬元。新資本的股票，應由日本財閥及企業家承認一半。這些資本的動員，其用途在建築新的鐵路、港灣及鋼鐵，機器，化學與其他軍需等工廠；而這些事業的建築權，已歸南滿鐵道會社所有。在其他生產部門中，創立了『日滿』合辦的企業，而這些企業股份的存據，也都在南滿鐵道理事會的掌握中。

南滿鐵道會社的資本，實際上確已增加了上述的數額，而且滿鐵已得到了建設許多工廠的特權及東北全部鐵路網的管理權（中東鐵路除外）；同時，在滿鐵的協助下，使半官式的企業（如東洋拓殖會社，國際運輸會社及其他），也創辦了許多依據偽滿政府的，即依據關東軍參謀部的，『日滿合辦』的會社（如航空會社，瀋陽兵工廠與汽車配置工廠，電信電話會社，滿洲電氣會社，硫酸等化學會社，日滿合辦

的煤油會社，煤礦株式會社，金礦公司，牧羊公司，殖棉會社，農林會社，酒精製造公司等等）。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偽國政府，在關東軍參謀部的直接指使之下，公佈了所謂『經濟改革方案』，在這個『方案』中，制定了『國家』（即日本）對主要企業的統制及對其他經濟部門之監督的原則。如該方案說：

『因為沒有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包涵着許多缺點，所以滿洲國對於整個的國民經濟，決採取國家的統制制度，俾使國民經濟能按着健全的道路發展起來』（譯自中東路經濟雜誌）。

這個原則，在『方案』中更附加了以下二點：一、在國防上及社會關係上的主要企業，須在原則上由政府進行之，而成爲官辦的或特別的企業；二、其他的企業，則可由其自動的發展，但爲要調劑這些企業的生產與銷售，在必要時，政府也得加以監督。

上述的『方案』公佈後的不久，日本的滿洲評論即作社評說：『自今年三月一日

滿洲國公佈了經濟改革案的基本辦法後，我們可以看到滿洲國全部的改革計劃，都是以國防需要為根基的。在國防上有重要意義的工業部門，滿洲國——尤其是在關東軍指揮下營業的企業，當奏演最主要的作用』（見滿洲評論一九三三年第十四號）。

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日本陸軍省，拓務省及關東軍參謀部等代表曾集議決定偽國的工業發展計劃的最後方案。在這次集議上，決定了『對於有國家意義的及與國防有關係全部企業，建立政府的監督』。此外，并決定滿洲的許多新建的工業組織及改革舊有的工業會社，須於一九三四年完成之，而新的對滿的投資必須經過南滿鐵道或上述的會社。

目前在日本人掌握中的企業，也同樣將加以監督；同時，監督的事項，又極為廣汎，如企業負責人員的委任與解免，進款的分配與產品價格的規定，生產的數額與銷售市場的分配等等，都須受到國家的監督。

對於偽國內的工業與鐵路等的建築費及為攫取東北經濟的費用，這上述的集議

中，曾決定爲十萬萬日元。

根據上述各點，則日本對東北經濟計劃的各種觀點中，軍部的觀點是得到了完全的勝利；但這祇是表面上的，在事實上，日本的企業家與財閥雖擁有大量的游資，然對於向偽國經濟投擲大額資本一項，依然保持着一种猶豫的等待的態度。

一九三二年秋季以前，即日本侵佔東北的第一年中，日本金融界的權威，幾乎都不願向偽國投以大量的資本。三井與三菱二財閥之允給偽國政府的三千萬元借款（一九三二年四月），實際上是不是出於自願，我們是無從確知。犬養首相（他又是日本金融界的領袖）之被殺，實給了日本財閥以一種警告——這實亦即是三井與三菱二財閥允給借款的一個動因。在一九三二年以後，日本的商業資本便大量地向偽國推銷商品，可是他們對於軍部的『投資協助滿洲國繁榮』的號召，仍保持着消極的態度。關於這點，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滿洲日報，曾作如下的不滿情調：

『日本資本家對於拓務省提議的，向滿洲國經濟建設投資的寶貴意見，僅僅是外交

應酬，而未作實際的步驟』。同年五月六日，大連新聞復補充說：『不僅是在日本國內的資本家是如此，甚至連在滿的日本資本家對於向滿蒙各種工業的投資，也祇是取觀望的態度』。

日本的軍部，爲要打破上述的困難局面，就運用了『繞圈子的手腕』——於是關於吸收中小資本的宣傳，便開始傳播于各地了。例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即有以下的記載：

『關東的軍界，老早就提出了關於與小資本家合作而開發滿洲富源的觀念。不久前，在大坂曾開始了中小資本開發滿洲富源的運動。這一運動的中心人物，乃是大坂交易所的總理。關東軍是在熱忱地擁護着這個運動。大坂交易所總理與關東軍參謀長間，對於這一問題，已進行幾次談判。並已預備組織一個投資會社，該會社將由中小資本家中搜集將近一萬萬元日金資本，而且，該會社將成爲發展滿洲工業的中心機關。』

同時，日本軍界的領袖更威嚇說，如果日本資本家不向滿洲投資，則滿洲即準備吸收外國資本了。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小磯謀參長在滿鐵俱樂部作了如此的聲明：『……所以，日本的資本應堅決的行動起來，但是，可惜得很，日本本國的資本還是很薄弱的流向滿洲。如果日本的資本家仍如此下去，那麼只好聘請外國的資本了。然而，我還是希望日本資本家在對滿投資上，不再動搖』。

最後，軍部運用與各別財團談判的方法，並允給他們以種種特權，定貨及其他，俾打破大部份資本家對向滿新投資的怠工。

軍部的領袖，除了上述的方法以外，更向日本企業家及財閥解釋，所謂『國家的監督，絕對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同時，軍部更積極地宣傳關於對滿投資的利益等等。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大連召集的經濟會議，即是爲了圖謀這些問題的解決。

南滿鐵道理事會，爲着要提高日本財閥對滿的投資，於是發起了在東京組織

滿洲銀行新秋加 (Syndicate)。在這一組織內，參加了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日本勸業銀行，三井銀行，三菱銀行等的代表。此外，根據大連經濟會議的決議，成立了日滿工業家聯合會。該會的宗旨也在發展日本對滿的投資。

所有這些方法，確實發生了相當的効力。一九三二年底，住友 (Sumitomo) 財團接受了組織航空交通會社的計劃，日本銀行團允給了偽國政府以三千萬元借款；同時，因偽國許多建設事業的定貨，而使三井，三菱等會社加入了日滿聯合會社；而許多日本的建築公司，也接受了偽國的建築工資。可是，日本的財閥及企業家之參加偽國建設，大部份還是祇同意于自己能直接管理的企業。至于對日滿聯合會社的實際投資及滿鐵的股票與借款，還是不十分積極。

日本私人資本之對滿投資的不積極情況，我們可拿以下的事實證明之。南滿鐵路之資本雖增加了三萬六千萬元日金，但其中一半由政府負擔，而私人資本之接受滿鐵新股票者，僅僅一萬八千萬元；此外，由日本銀行團等以獎券形式集合了

一萬二千萬元。由此可知，日本私人的對滿投資總額，約在三萬萬元日金左右，同時，這一投資數額的已付部份，當低于上述的總額。

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日本軍部對僞國的經濟政策，雖然在表面上得到勝利，但在實際上，依然沒有解決主要的困難問題——日本對滿的大量投資問題。因此，由關東軍特務機關設計的許多宏大的計劃，除了與戰略上直接有關的交通事業及軍事工業以外，仍沒有得到實現。正在這裏，我們可以瞭解，日本軍部之所以贊同了法國及英國資本之流入僞國的計劃。但是，軍部對外國資本流入僞國的計劃，是附有條件的，即在滿的外國資本，同樣須受到監督制度的約束，同時，外國所投的資本，須受滿鐵（即按關東軍參謀部的計劃）的支配，而不能自由地發揮其作用。這一點，成了前次法國對滿投資團的計劃未能完全實現的主因之一。這次英國商業代表團之首途去滿，在投資問題上，是否將接受日本的條件，抑或日本軍部因日俄關係的緊張，而將對英國作暫時的讓步，這當由未來的事實來判定。

四、『門戶開放』與壟斷政策

日本的工商業金融資本，對於向僞國工業建設的投資上，雖至今還保持着相當的猶豫態度，然對於東北的貿易及投機事業的經營上，却是竭盡其能力的。

在事變以前，日本在東北的資本（佔全部日本在國外的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七十），雖已佔據了最主要的地位，可是東北向日本的輸出，僅佔了日本總輸入額百分之六（在日本輸入總額中，東北佔了第五位，即在美國，中國本部，加拿大及澳大利亞之後）；同樣的，日本向東北的輸入，在日本的總輸出額中所佔的地位，也並不怎樣重大（約在日本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八）。

事變以後，日本在形式上雖然冠冕堂皇的宣佈了僞國的『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的所謂貿易原則，但在事實上，却積極地在推行着掠奪的政策與壟斷的計劃。

這一政策與計劃的實施，首先便是公開的或隱蔽的（用所謂『收買』的辦法）掠取

我國的企業及排擠歐美的競爭者。這裏的主要方法，我們可擇其要者，列舉如下：
一、對中國的企業造成不能繼續經營的環境，然後以低價「收買」之，或則用公開的武力方法侵奪之；二、應用「日滿合辦」社會的名義及利用偽政府的權力，創立進出口貨的壟斷組織；三、侵佔東北的交通路線及工具（如鐵路，水運等），控制偽海關，稅務機關及其他調劑貿易的偽國機關；四、控制偽國銀行及掌握金融市場，使偽國內的放款及信用借貸系統的命脈，落在日人手中，以左右全部的金融活動。

這些方法的積極實施，使日本資本在偽國的地位日益提高了；日人更普遍的運用這些方法，以爲進攻他的競爭者的障地。於此，所謂「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的諾言，實質上已成了掩飾其掠奪壟斷政策的一種裝璜。這一點，日本的統治者甚且還公開承認，「實際上，日本需要在滿洲的經濟壟斷」（見滿鐵經濟部出版的「機會均等的原則」一書）。

日本在東北的掠奪和壟斷的政策，不僅使我國資本喪失了原來的地位，而且「

外國的公司，也已陷入了非常困難的境地。許多外國公司，已經是完全倒閉了（如安迪遜，伏司鐵凡，西明鐵萊青，伏爾端，古哥萊等等洋行），其他洋行及外國公司也都已瀕于半關閉的狀態。……甚至像好萊司頓洋行及孔士洋行那樣宏大的企業，也已到了十分困頓的地步。

『更其困難的，是像潮浪般的日貨湧入滿洲；同時因日貨濟不多沒有關稅的束縛，而價格自然可非常的低廉，于是歐美的貨物，又在一般平民購買力極度低落的時侯，更是不能與日貨競爭了……西門子洋行，往日雖能以電器獨霸東北，但如今就只好關閉其許多分行……』（見一九三四年中東路經濟雜誌第四期）。

這樣的情況，不僅在一般的貿易競爭上是如此，即在許多產業及富源上，亦復如此。如東北的主要產物——大豆、豆餅、烟草、高粱以及各種礦產，亦無不以壟斷掠奪為其工具。這樣的以『機會均等』為名，而以壟斷專利為實的政策，自然引起了其他國家的不滿。如倫敦泰晤士報駐大連的特派員電稱：『壟斷滿洲國的煤油，

菸草及金礦之遠大計劃，正在進行中。此項計劃，苟見實現，勢將引起國際糾紛。日本卵翼下之滿洲國政府曾承認以機會均等爲要點之條約。今則樹立工商業之專利，顯已破壞該項條約。而此項壟斷事業完全有利日本，並在實際上無異于閉塞開放之門戶。此實與日本及滿洲國保障門戶開放之諾言相背……（見上年九月八日國民社電）。

從上述各點中，我們更明顯的可以看到，所謂『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的原則，實際上早已成了一種空文；而日本之欲壟斷東北市場及獨佔東北的富源，亦早已爲世人所共知的事實。

第四章 日本對東北財政上的控制

『九一八』事變以前，在東北的金融經濟中，我國的地方銀行，如東三省官銀號，吉林永衡官銀號，黑龍江官銀號及邊業銀行，以及在這些銀號銀行影響下的金融體系，實掌握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與機能。這些地方銀行——尤其是在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在東北設立分行以後，更成了溝通東北與華北、華南之經濟生活的主要的金融河渠。

事變以後，日本在東北的金融政策的要素，即在乎控制與侵佔這些地方銀行，並使之與我國本部脫離經濟上及金融上的密切聯繫，而服從于日本在東北的金融經濟的體系。這些要素及其實施的方針，在一九三一年八月間關東軍參謀部出版的『從佔據地域中，觀察滿蒙的金融問題』一書中，已詳細的加以預期的敘述了。這一部書，雖在事變前出版，但對於侵佔東北地域及設施以日本為主體的金融制度，已

說得極其透切了。

然而，日本在侵佔東北以後，在實施其財政金融政策及具體計劃時，却遇到二個極大的困難：第一，我國在東北的金融機關（官式的，半官式的大銀行及私人的錢莊銀號），對於日僞的集中的金融統制，曾表示了消極的反抗，並把自己的基金和餘款，撥放給各種營業的組織——這樣的日常借貸營業，日僞的金融統制機關，實不容易加以經常的監督和統制。第二，日本在東北雖已設立了許多巨大的金融機關（如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及滿洲銀行等分行及大連商業銀行等），資本總額共為一萬六千五百萬元，放款總數共達二萬二千二百萬元日金（按一九二九年的統計），但這些日本的銀行，都不能像朝鮮銀行之在高麗或台灣銀行之在台灣，有那樣巨大的獨立的金融力量，可作偽國金融體系的中軸。此外，因日本對偽國經濟政策上的內部糾紛，更妨礙了日本攫取東北金融經濟的全部計劃之實施。然而，日本却採用了許多『經濟以外』的方法（如公開的武力侵佔，沒收財產等等），而『克服』了許多

困難。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以合併過去東北的政府銀行的方法，而成立了偽中央銀行。該偽中央銀行的基本金爲三千萬銀元，其中二千萬元乃是日本銀行的債款；同時，我們還應注意，這二千萬元債款，依然分置在日本的銀行內。至於偽中央銀行的機能，日人是在設法加以限制。如工業放款，因恐妨礙南滿鐵道對偽國的工業經營，而加以限制了（日人對於工業放款事業，去年已計劃建立專門的工業銀行。該行的主要人物，爲滿鐵及東拓）；同樣的，偽中央銀行因日人的抗議，而放棄了收買糧食及糧食出口等業務——這些業務，實際上已讓歸日本的出口商行經營了。如此，則爲中央銀行的基本的機能，僅僅在調劑貨幣的流通了。

東北過去的省立銀行，已經被取消了，而變成爲偽中央銀行在各省的分行。同時，與併吞我國銀行並進的，是日本在東北各銀行的活動範圍的擴大——如設立分支行及控制存放事業等等。此外，更運用種種壓迫的方法，反對我國的『中國』及

『交通』等銀行；對於外國的銀行，如蘇聯之遠東銀行，英國之匯豐銀行，美國之花旗銀行（即紐約市政銀行分行）等，也都採取了壓迫的限制行動。然而，在這方面，日人並沒有達到大的效果。如美國的信濟銀行，雖已因日人的壓迫而幾乎停止營業，但同時，美國的花旗銀行却在日人直接控制之下的哈爾濱，購得巨大的火磨（榨油廠）及麵粉廠。

由日人一手創立的偽中央銀行的基本業務，既如上述——調劑貨幣的流通，那麼我們首先便來剖解這個問題。

過去東三省的政府及其設立的銀行或銀號，在發行紙幣與鈔票的業務上，是幾乎沒有任何限制的；同時，東北幣制，更是繁複無緒。因此，一般的工商業及居民，對東北的貨幣制度都是極度的感到麻煩，而且因紙幣與錢票之無限制的發行，而使東北各省的紙幣與錢票，都逐漸地跌價了：如一九二四年發行的『奉票』（即瀋陽中國銀行等發行的鈔票），至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間，即跌價到六七十倍（一

九三二年，每一銀元能兌六十餘元『奉票』；吉林官銀號發行的錢票，一九三二年已跌至每一銀元兌四百吊；而『江錢』黑龍江官銀號發的錢票則更跌至每一銀元兌一千四百吊的程度。一般的居民，對於紙幣這樣的跌價，都是受到了極大的損失。于是，在偽國及偽中央銀行成立以後，日人便乘此機會，命偽政府及偽中央銀行進行所謂『收回舊幣』及『統一幣制』，同時并發行偽中行鈔票的計劃。

這個計劃，在表面上似乎能博得一般居民的同情，但因民衆根據上就不承認有『滿洲國』的存在，而所謂『收回舊幣』代以新的『國幣』的舉動，復是公開掠奪民衆財產的計劃之一（東北所已發行的貨幣，共計有二萬萬元，而偽中央銀行則僅『估計』爲一萬四千萬元，由此可知其中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款子，以減低『舊幣』市價的方法，進行了掠奪的事實），所以不僅對偽國幣沒有信仰，而多加拒用，並且對於『舊幣』兌換『國幣』的舉動，也都不願自動的執行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以前，日僞以強制的方法，共『收回』了價值七千八百萬

『國幣』的『舊幣』（這個數目，是偽中央銀行對『舊幣』合『國幣』低百分之三十的『估價』統計的，所以已被收回的『舊幣』的總值，當此數高出百分之三十）。而當時偽幣（即所謂國幣）及尚在流通中的『舊幣』（印有偽中央銀行字樣者）的總數，共計有一萬四千七百萬元『國幣』。據日本的統計說，這一萬四千七百萬元的『國幣』鈔票，共有七千五百四十萬元的現金保證金，但實際上，在偽中央銀行的保證庫裏，僅僅有價值四百萬元的現金及其他的有價物件。由此可知，偽中央銀行鈔票『國幣』的真實保證金，只有百分之十一又八，而偽國法律上，則規定為百分之三十。關於這一點，偽中行的代表曾聲稱，謂該行所發行的鈔票的保證金，除了在該行保證庫內現存的四百萬元現金以外，其餘的保證現金，均存放在日本銀行裏；可是，在實際上該偽中行在日本銀行內的存款，至多也不過二千萬元日金（即日本在滿銀行允給偽中行的借款）。此外，偽中行即使有二千萬元日金借款作為後備的保證金，則這在一方面把偽國的金融依據于日金的市價，另一方面因日本政府施行的通貨膨脹政策的

結果，日金不能兌現，于是便使偽中行的後備保證金，亦同樣成了紙面的票價，而沒有如偽法規定的現金的保證。由于上述的結果，偽中行發行的『國幣』鈔票，只能兌換不能兌現的日金，而不能兌換如偽法規定的現銀了。

偽國幣的市價，從開始發行日起直到現在，是不斷地跌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每百元偽國幣可兌換一百零三元七角上海大洋；一九三三年七月，只能兌九十七元八角上海大洋；一九三四年二月間，則更跌為九十二元五角了。可是，因日金不斷的跌價，而使日偽匯兌中，偽國幣的匯價是超過了日金。這一點，使日本在偽滿的金融界需要更進一步的把偽滿的金融，歸依於日本的金融系統。

根據上述各段，所謂『統一幣制』等的金融改革案，並沒有肅清東北貨幣市場上的混亂現象，而該案及偽中央銀行，祇不過成了日本銀行控制偽滿的金融市場的工具有而已。

在事變以後，日本先首注意到的，便是侵奪我東北的主要稅收——如鹽稅，海

關及郵電等的收入。日本侵奪這些稅收機關的第一個階段，是應用了強迫的方法，騙該項機關中的中英負責人及一級的比較高級的職員，并以武力沒收了這該機關的財產，而『收歸』爲偽國所有；嗣後，更將這些稅收，劃入于偽國預算案的收入項中。這些收入的年總額，爲：鹽稅項——一千六百八十萬元；海關——二千八百六十萬元，而一九三三年間增設了三十個關卡後，收入遂亦增加到了四千四百萬元；郵政——四百萬元。

第二個主要的步驟，爲實施鴉片專賣制度。依據日方的統計，一九三四年度該項的總收入，當在一萬萬零七百萬元。但在偽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預計案之『其他收入項』中，僅僅規定爲九百八十二萬八千元（比一九三三年度增加五百萬元）。由此可知，其餘的收入部份，已爲與日人直接有關的鴉片專賣者所佔有了。

至于一般的稅收問題，則日本首先所做到的，便是對偽國的財政稅務機關之集

中的管理。同時，更宣言『減低』一般的捐稅，提出『捐稅改革案』，以爲『王道政治』的標榜。然而在事實上，甚至像在長春召集的『那樣有名無實的稅務會議上，都認爲一般改革稅捐案，爲時尙早』的決議，至于其他的一切關於『減低』稅捐的宣言，當然更是成了紙上的具文而已。

此外，如果我們把東北在事變前及事變後的稅收，在整個預算案之收入項中所佔的百分數，作一比較，那麼我們更能明瞭日僞之所謂『減低』稅捐的宣言，是一種純粹的欺騙了。如，一九三〇年（卽事變前一年）東北總預算案收入項中，稅捐收入佔百分之五十七又三（見1932—33年的“Manchuria Gear Book”81），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度，則佔了百分之六十一又九（見“Manchoukuo-Handbook”），而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度則更佔了百分之七十二又八（見中東路出版的東省雜誌，一九三三年十八及十九合刊三四頁）。

由上述的統計中，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僞國的稅收不僅沒有比事變前減輕

而且更一年比一年的在預算收入項中，增高了地位。

關於海關的稅則問題，這裏有特別提出的必要；因為這個問題，對於日本控制東北的財政及侵佔東北的市場等，都具有特殊的作用。

事變前舊存的海關稅則，在日本侵佔東北後，自然不能適應日本對整個的東北市場的攫取計劃；然而，因日本各集團對於稅則問題的爭執，以致遲遲的還沒有作澈底的修改海關稅則的決定。這些爭執，主要的是表現在：南滿鐵道（主張建設偽滿本地的工業，并擁有許多本地的企業者）與日本本國出口商行及大連商會之間。前者主張保持相當的進口稅，以維護日本在滿的企業，同時并減低出口稅，以維持在日人統制下的出口事業的發展（東北的出口事業，已幾乎全部是在日人的控制之下）；而後者，則主張最低度的減低日貨的進口稅，并增加與日貨相衝突的外貨的進口稅。

這一關於海關的稅則問題的爭執，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才得到了解決——那時批

准了海關稅則的改革案。然而，在稅則未加修改以前，日商已運用了許多半公開的及公開的偷運方法（如將日貨充作日軍的軍需品，由關東軍包運等），將大批的未曾加稅的日貨，經關東區運入東北內地傾銷，同時并遂時的增加了于日貨相衝突的外貨的關稅（如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對麵粉，士敏土及棉紗之加稅；對於煤油，煤油原料及烟草等，均在準備加稅中）。上述的海關稅則修改案，並不是最後的，而是臨時的性質；蓋該稅則修改案，因與許多日本工商集團的利益相衝突，而引起了他們的不滿，所以在不久的將來，偽海關的稅則當有再次的修改。現在，日人間對於修改偽稅則的比較普及的觀點，爲：最低度的，或甚且完全豁免偽滿的出口稅，使日本工業所必需的滿洲原料，減低其價格；同時，并施行于日本有利的工業品的低級進口稅。然而這樣的稅則，將使偽國的歲入減低，使偽國的財政發生極大的困難。關於這一困難的補救方法，他們認爲可從增加偽滿內部的間接稅，即增加民衆消費者的負擔上，謀得出路。

最後，我們應當說到偽國的財政狀況。

偽國雖然增加了許多稅捐，但偽中央及地方的財政狀況，却依然是表現着極度困難的。這裏，一方面是由于經濟的恐慌與破產，民衆的貧困化，戰爭，災難及稅收不足（如哈爾濱，瀋陽，安東，雙城，阿什河及安達等城市的稅收不足數目，竟達預定稅收額的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是由于偽國軍事費用之不斷的激增。

偽國的預算案 從來便是在各方面感到困難的。如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度的預算案，收入項爲四千九百萬日元（比一九三〇年至三二年度減低了七千一百萬元），僅能充作付出項百分之五十。所有不足的數目，概由日本借款（二千萬元日金）及在事變時各方面沒收的現款，作爲補充。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度的偽預算案，收入項爲九千五百四十萬元，而付出項則爲一萬一千三百萬元，即不敷一千七百六十萬元；同時，該年度預算案中所列的收入項總數，實際上已不能全部收集，所以該年度向日本借得的債款數目，已達到三千萬元日金（而不敷的數目，按預算案的規定

，僅爲一萬一千三百萬元)。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度的預算案，收入項本定爲一萬三千萬元，而付出項則爲二萬一千七萬元，不敷的數目，竟達八千七百萬元之巨。該預算案的編製者，開始時是希望着再舉日債；但後因該舉不成，遂不得不盡量的截減預算案的付出項，同時設法尋求提高收入項的款子（主要的，是向僞中央銀行提款，增加間接稅及集中地方的歲入），於是纔產生了表面上收付相抵的總預算：收入項爲一四九，一六九，一七八元，付出項亦然（詳見本篇附錄）。

收入項中之最主要者，爲關稅（四千九百六十萬元），鹽稅（二千零七十萬元），統稅（二千一百萬元），出產稅（九百四十五萬元），及田賦（四百三十五萬元）等等，而預算收入項中之公債金，則僅列七百萬元（實際上能募集的公債，亦不能過此），這說明了內外對僞政府之不信任現象了。至于付出項的主要者，爲僞中央各部署的歲出，其中軍政部，民政部，財政部及總務廳佔總付出項百分之八十八又七，實業部佔百分之二又二，交通部佔百分之一又五，而文教部則僅僅佔百分之〇，六

從上述的預算案付出項的支配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是如何地利用偽滿的歲入，而進行其控制（如完全由日人包辦下的偽中央總務廳的費用——竟達三千九百六十萬元），軍事及警務的工作。

至于偽國的政財機關——特別是稅務及專利等機關，則已完全被日人所侵佔。偽國中央及地方的一切較大的財政上的出納，都須完全受日人的支配。日人之侵佔及控制偽國的財政，雖為日本整個的侵奪政策的一部份，然而，這一部份却又是實施總政策的要領。

x
x
x
x

附 錄

偽國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度的預算案

歲入項

（以偽國幣計算）

總務廳……………七、七六一、三三二元

民政部	三、二二三、一〇〇元
外交部	五〇、四一〇元
軍政部	五三〇、六〇〇元
財政部：	
經常部份	
第一款租稅共	一〇八、六二九、四四五元、其中：
第一項關稅	四九、六一七、五五三元
第二項鹽稅	二〇、七三六、八〇〇元
第三項噸稅	一六三、四六五元
第四項田賦	四、三五四、九四五元
第五項契稅	一、三〇九、七五〇元
第六項出產稅	九、四五九、八一二元
第七項鑛稅	六六〇、六九九元
第八項營業稅	四、六四二、〇九〇元

第九項牲畜稅	一、四七一、八二八元
第十項菸酒稅	三、〇三五、八六〇元
第十一項統稅	一一、〇四七、六二一元
第十二項印花稅	一、六一九、三〇六元
第十三項雜稅	五〇九、七一六元
第二款官業及官產收入共	一七、一八一、六四六元，其中：
第一項吉黑航務局利益金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第二項專賣公署收入	九、八二八、二四六元
第三項火柴公賣收入	五五八、四〇〇元
第四項股息	七九五、〇〇〇元
第五項利息收入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第三款其他收入共	七五三、三七五元
臨時部份	
第一款官物售價	二〇〇元

第二款雜項收入	二五〇、〇〇〇元
第三款水災賑濟彩票收入	三〇〇、〇〇〇元
第四款公債金	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計	七、五五〇、〇〇〇元
合計	一三四、一一四、六六六元
實業訴	一、四五一、八八〇元
交通部	三四二、〇〇〇元
司法部	一、六九五、一九〇元
歲入項總計	一四九、一六九、一七八元
歲出項	
執政府費	一、二〇〇、〇〇〇元
總務廳	三九、六七八、二一二元
興安總署	二、三四四、二〇一元
民政部	二四、三八〇、六〇四元

外交部	一、二四五、二八一元
軍政部	四一、九六七、三〇七元
財政部	二六、三四四、八九二元
實業部	二、四一〇、七九七元
交通部	二、一七〇、九六八元
司法部	五、五九五、八一四元
文教部	九三一、一〇二元
歲出項總計	一四九、一六九、一七八元

(根據日譯滿洲公報)

第五章 日本在東北的工業經營

一、日本在東北的投資

在檢討日本對東北的工業經營之前，我們首先應提到日本在東北的投資狀況。

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額，約佔日本對全中國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

根據南滿鐵道會社的統計，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額為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萬元日金（註一），別的統計為十五萬一千萬元日金（註二），而日本在全中國的投資總額，則共為十一萬五千三百萬元美金（註三），故如按照日美金的原價拆算，則日本在東北的投資，當佔對全中國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強。

然而，日本在東北鉅大的投資額，還不是散佈于東北的全部，而差不多完全集中於南滿一帶——單就遼甯一省，日本的投資額已佔了對全中國投資總額的百分之

六十弱。至于日本在北滿的投資，則極爲微弱——僅佔各國在北滿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八又六七。

由此可知，東北是日本在中國的最主要的投資場所。此外，如果我們把日本在高麗及台灣的投資額與東北比較起來，則更可知道東北在日本投資事業中所佔地位的重要了。

爲要了解上述的，東北在日本投資事業中所處地位的重要，我們特把日本在其殖民地與東北的投資數額，列表比較如下：

日本在台灣的投資額……………	三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日本在高麗的投資額……………	八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額……………	一、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從這一比較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額，實比日本在台灣與高麗的投資總額超出許多（在三萬九千萬以上）。這裏，也正表現出了東北在日本投資事

業中的重要性了。

此外，日本在東北投資的性質，及與其他各國投資事業作一比較時，我們更可了解到日本在東北的許多特點。

日本與其他國在東北投資的性質，可從下表中領略之：（以下以千元日金爲單位——註四）

類別	日	本	英	國	美	國	法	國	瑞士與丹麥
交通運輸	四四八、一九六	一六、五〇〇					一四、二七六		
農業，礦產及森林	二四一、〇四五						二五〇		
製造工業	一四七、四〇四	二、五〇〇					五、〇〇〇		二五〇
商業	一一七、七五三	一〇、八七〇			一〇、七〇〇		六〇		六〇七
金融	二〇四、三三九	七、〇〇〇			八、五〇〇				
其他	三五二、〇二七	二、七二〇			四、七〇〇		一、五〇〇		一五〇
總計	一、五一〇、七五四	三九、五九〇			二六、四〇〇		二一、〇八六		一、〇〇七

此外，蘇聯在東北，尚有五萬六千萬的交通事業的投資。將以僞『滿』名義，設法要求讓渡。

依據上述的各國在東北的投資表，我們可歸納如下：

日本在東北的投資總額中，有百分之三十投在交通運輸業上（鐵道，港埠等），百分之十六投在農業等上，百分之十三投在銀行事業上，而投在商業上者僅有百分之八。同時，美國在滿的投資，則有百分之四十投在商業上，百分之三十二投在鐵道工業上，製造工業上為百分之十。英國則有百分之四十的投資，在交通事業上（即二百三十萬英鎊的北寧路借款），投在商業上者，為百分之二十七，投在鐵道工業上者為百分之十八。

這裏，我們應特別指出東北的交通運輸事業的重要；蓋東北全部經濟生活中的最主要者，為農村經濟，而農產物的輸出及工業品之流入農村，尤為調劑東北經濟的首要者，因此，交通運輸業實際上成了盤剝東北主要經濟手段——農村經濟的重

要工具。這裏，正可以知道日本在東北投資的嚴重性了。

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除了投入純粹的日本企業以外，更在所謂中日合辦的企業投了大量的資本。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六年的二十年當中，日本在中日合辦的企業中的投資額，增加了五十七倍，同時中國的資本，則僅僅增加了十一倍強。在合辦企業中，日本資本的比重，自百分之六十三又七（一九〇七年），增加到了百分之九十（一九二六年）；而中國的資本，則由百分之三十六又三（一九〇七年），減至百分之十（一九二六年）。這些合辦的企業，在事變以後，差不多都已被日本所侵佔。

日本在東北既有了若大的投資額，則其收入自然也非常的鉅大。依據日本經濟學家安正氏（Ansei）的統計，謂日本每年在東北所得的收入，爲四萬萬元日金（日人在東北各組織中所得的薪金，亦包涵在此數內）——這就組成了日本全國總收入的百分之三了。

在事變以後，日本的私人投資家，雖因東北的不安甯狀態及其他事項，而未敢

大量的向東北投擲資本；但日本的政府及在軍部威脅下的大財閥（如三菱，三井等），却又投了一部份資本。根據日本銀行的統計，日本對東北新的投資額，爲：

一九三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一九三二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一九三三年	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三月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合計爲：	五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這項投資中，三萬六千萬元（其中日本政府擔負了一半，私人財團一半）係投入南滿鐵道會社（該鐵道的資本，已由事變前的四萬四千萬元，增加到八萬萬元日金）；三千萬元係充給偽政府的公債，此外，尚有二千萬元爲日本在滿銀行團借予偽中央銀行者。其餘的一萬四千六百萬元，則大部份是投入于控制東北經濟的所謂日滿合辦的會社中。

從上述的日本對東北投資的各階段中，我們應當了解的，是：一、在事變以前，日本已準備了割據東北的經濟基礎；同時，并在與各國資本競爭及排擠我國企業當中，每年獲得了鉅大的利潤，使東北的經濟生活，日益趨于貧困的境地；二、事變以後，日本更在已建立的政治割據的地位上，利用其舊有的及新投的資本，作進一步的控制東北經濟的工具，同時，更殘酷地施用其掠奪的及盤制的手段，以增厚其對東北的搜刮。

註一：“Economist”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版

註二：日本『自由評論』。一九三一年十月號

註三：“No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版

註四：“Manchuria year book” 1932—33p. 436.

二、南滿鐵道會社及其企業

南滿鐵道及其所屬的一切企業，實是日本侵略東北的主要經濟基礎之一。南滿

鐵道的營業範圍，更不能以經濟的境域界限之，因它不僅與最近二十七年來南滿的經濟發展史，相聯繫着，而且還具有政治上的巨大的力量。

這在事變以前是這樣，而在事變以後，它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力量，不僅沒有削弱，而且因它與日本軍部及關東軍有傳統的密切關係，於是它更握住了東北經濟生活的一切命脈——它在變後，掌握了東北的全部鐵道事業，（中東路除外），并受到了新鐵道及新企業的建築特權等等；同時；它的資本金，更由四萬四千萬元，增加到了八萬萬元日金之巨。

南滿鐵道會社，確已成了日本在東北的經濟掠奪的直接領導者——日本在東北的『基礎的基礎』了。

南滿鐵道會社的營業，絕對不能就字面上的意義，而把它限制于交通運輸的範疇中；實際上，它所包含的企業；除了鐵道爲其主要事業以外，更屬有鐵道工廠，船塢，造船廠，港埠，鑛業，鐵廠，農產物製造廠（如榨油廠，麵粉廠），肥料廠，

牧場，農場及旅館，娛樂場等等事業。這樣，滿鐵在實際上是一種以鐵道為中心的包羅各業的聯合企業。

為要進一步的明瞭南滿鐵道的營業範圍，我們應詳細的把滿鐵的一切企業，列舉如下：

一、鐵路——除了滿鐵本身的六千九百零八英里路軌以外，更有大量的資本投入于中國的鐵道（這些鐵道即在事變前，也已經落在滿鐵的監督之下了）。在事變以後，滿鐵更掌握了東北全部中國鐵道網的營理權。

二、鐵道工廠——有工人三千餘人。

三、撫順與煙台煤礦——撫順煤礦的埋藏量，為九萬五千二百萬噸至十二萬萬噸，其每年開採量為七百萬噸左右；煙台煤礦的埋藏量為四千萬噸，其每年開採量為十五萬至十八萬噸。

四、撫順煉廠——遼煤油原料的埋藏量，為五十三萬萬噸，其含油量為百分之

六。每年能產煤油七萬噸及其產物三萬噸。

五、鞍山鐵礦——鐵苗的埋藏量爲四千萬噸，含純鐵百分之四十。

六、鞍山鐵廠——每年產鐵額爲二十萬噸。

七、倉庫——在大連者，有三十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一平方米突的積面；在沿路各站者，有倉庫九十八所，其面積共爲十二萬五千七百八十九平方米突。

八、發電廠——計有大連，瀋陽，安東，長春，撫順等發電廠。滿鐵并把這些電氣事業，組成了南滿電氣會社，資本二千五百萬元。

九、在大連，瀋陽，鞍山，安東及長春的煤氣工廠。這些工廠，組成了南滿煤氣會社，直屬於滿鐵管理。

十、南滿汽船會社，資本二千五百萬元日金，其自備有輪船三十九艘（載重的總噸數爲十二萬零二百四十五噸）此外，并租借有輪船二十艘（共七萬一千六百零二噸）。

十一、船塢——資本爲一百四十萬日金。

十二、規模宏大的研究及調查組織，實驗室……

這些企業，還不過是滿鐵體系中的主要者，此外尚有許多規模較小的企業及貿易組織。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滿鐵決不是簡單的交通組織，而是日本控制東北經濟及施行工業經營的巨大機關。

至于滿鐵及其企業，歷年所得的贏餘，我們可從下述引語中，探得之：

『滿鐵會社的贏餘，單就鐵道營業一項，在一九三〇年爲五千八百五十萬元日金，在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二九年；則超過了七千四百萬日金。

『滿鐵所屬的港埠與礦業的贏餘，則比鐵道收入少了許多，即僅爲三百六十萬元日金……』（見“*Manchuria year book*”，P.435,1932—1933）。

在事變以後，滿鐵在日本對僞國的一般經濟上——尤其是工業經營上，更具有特殊的控制作用。這在事實上既如此，而在滿鐵改組案中，更顯露得明白。日文

滿洲評論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號，曾刊載了青野氏的『滿鐵改造與持株會社』一文。該文的意見，大體上是代表了日本軍部的意向，所以該文當帶有極重要的性質。它的具體意見，可由下表窺得之。

關東軍司令部
經濟參謀本部
(特務部)
(滿鐵經濟部)

(制) (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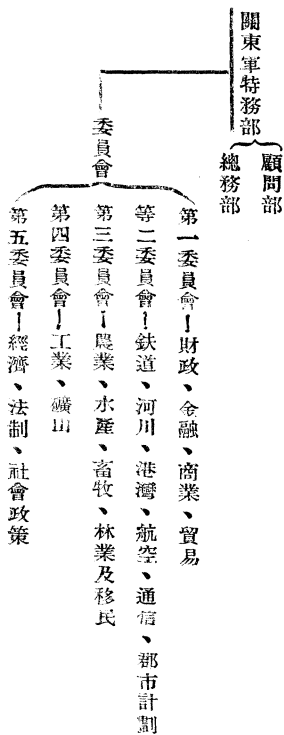
社會持株(鐵滿)

(管) (監)

商	礦	探	兵	輕	森	滿	滿	滿	自	農	滿	滿	昭	滿	撫	鐵
事	業	金	器	金	林	州	州	州	動	地	州	州	化	製	炭	炭
會	開	會	製	屬	會	石	航	電	車	開	電	化	學	銅	礦	礦
社	營	社	造	工	社	油	空	信	會	發	氣	學	工	所	會	會
會	社	會	業	會	會	電	社	會	會	工	會	工	所	會	會	會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上述的經濟參謀本部，係由關東軍司令部の特務部與滿鐵的經濟調查會二機關配合組成。它的內部結構，根據老山正晴的『經濟參謀本部』一文（見滿洲評論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則我們可以知道，關東軍特務部與滿鐵經濟調查會組成的經濟參謀本部，實成了日本控制東北經濟的樞紐了。

關東軍特務部及滿鐵經濟調查會的內部組織系統。



第一部——統制經濟立案事項及一般經濟調查

第二部——鑛工業、農業、林業、畜業、水產等之立案

委員會
第三部——交通運輸之立案

第四部——商業、金融、貿易各業之立案

第五部——財政、法制、教育、社會等事業之立案

從上述的圖表，我們很明顯地可以了解滿鐵在日本對東北的整個經濟上——尤其是其在工業經營上的特殊的重要性了。

三、侵佔中國的企業

侵佔中國的企業，乃是日本在強佔東北後的主要步驟之一。

在東北的中國企業，共計有一千五百三十四所（輕重工業的工廠或作坊），資本

總數在七千萬元以上；其中範圍較小，資本僅在五萬元左右者，有一千二百五十六所。這些企業，在事變以後，大部份已因時局的變遷及日偽的壓迫，而陷于停業或極度困頓的狀態之中。至于礦業，交通，較大的製造工業，及帶有軍事性質的一切企業，則日人便應用了所謂「收歸國有」的公開掠奪的方法，侵佔去了；其他的中國企業，日本則採用了所謂「日滿合辦」的方式，攫取那些企業的管理與監督。

從事變時起，至一九三四年四月止，日本之侵佔東北的企業的統計，我們可舉出以下的具體事實：

一、煤礦——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當即攫取了以下的煤礦：西安煤礦（每年產煤額為十五萬噸），北票煤礦（年產額為一百萬噸），鶴立崗煤礦（年產額二十萬噸），暖池山煤礦（年產額十二萬噸）等等。這些被侵佔的煤礦，大部份是直接歸于南滿鐵道會社管理。這樣，則日本既有了撫順煤礦（年產額為八百萬噸）及本溪湖煤礦，而又侵佔了這些中國的大煤礦，則日本在東北的煤業中，自然就成了一個

壟斷者。然而，這還不能滿足日本的欲望。在不久前，又成立了『滿洲炭礦會社』，對於其他尚在我國人手中的規模較小的煤礦，亦將被其侵佔（現在已準備侵佔穆稜煤礦——年產額三十萬噸，該礦係屬於『斯千德斯基的後裔』所有）。

這些被侵佔的煤礦，現在已轉歸于滿洲炭礦會社所轄（該會社係在滿鐵監督下而成立者，資本金爲一千六百萬日元）目前該會社所轄屬的煤礦的年產額，爲二百萬噸。

二、金礦——所有東北的主要金礦（如八道溝，三道溝，夾皮溝等等），已都收歸『國有』，并已設立了日本的管理。一九三三年五月間，滿鐵撥出了五十萬日元，專爲勘察金礦之用。在牡丹江沿岸及三姓區域等地，已經派有大批的日本探金工程隊，從事大規模的勘察工作。同時，更成立了『日滿探金會社』（資本金爲一千萬元日元），該會社的探金計劃，已規定爲：第一年產金額爲五千萬日元，第二年爲一萬萬元日元。

三、瀋陽兵工廠——該兵工廠，在事變後，即被日軍破壞了一部份，并停止了生產。後在一九三三年又恢復了生產，而且更擴充了生產部門。現在，該兵工廠的生產品，有：槍彈、砲彈、火藥、炸藥、窒息瓦斯，手榴彈，航空炸彈，迫擊砲，大砲零件，同時，且已擴充了汽車及飛機的配置與修理工場……。

四、造船業——『舒可達』造船廠，于一九三〇年關閉，後由日人收買。該廠能製造四百至五百噸排水量的汽船，但在事變以後，日人又擬具了新的擴充計劃，并增加了資本金一百五十萬元日金。哈爾濱的東北造船廠（過去係官辦者），日軍佔領哈爾濱後，亦已被侵佔——現在，該廠已專為日本海軍及偽江防艦隊而工作了。

五、東北大學的機械廠，亦已被日軍所侵佔。該廠係東北最新式最完善的工廠之一，資本金為四百萬元，并有工人七百餘人。現在，該廠實際上已成爲日僞軍的軍械廠之一了。

六、電氣業——事變以前，南滿的電氣業雖已在滿鐵的控制之下，但北滿各地

的電氣廠及其他事業，尚有中國的資本獨立經營者（如哈爾濱的電業局等等），但現在，日僞又成立了『滿洲電氣會社』（在滿鐵監督之下），於是東北各地的電業，已逐步被併吞盡了。

七、林業——日本除了命僞國政府成立森林管理局監督林業外，日人更運用許多方法，直接侵佔主要的森林區域。如一九三二年底，日本林業會社以極底的代價，『收買』了東北最大的林業家科瓦爾斯基的森林租借區及三所鋸木工場（在中東鐵路東線）。此外，去年（一九三三年）更組織了『日滿森林株式會社』（資本金三千萬元日金，其股份為滿鐵，東拓及僞政府所有），俾實施其侵佔東北全部的森林事業。

八、火柴業——東北的火柴業，過去本已為日本及瑞典的火柴所壟斷。日人在東北內地的火柴工廠，已有十五所之多（大半係屬於三井會社者），并已組成了『滿洲火柴會社』。而瑞典的克萊格火柴公司之在東北開設火柴工廠者，亦屬不少。這些工廠，在事變後，日人已盡量設法使之不能正常營業，俾乘此低價收買之。至今

年（一九三四年）四月止，已被日人低價收買的火柴工廠，爲數已在九所以上。

九、現代式紡織工業——這項工業，大部份是集中在南滿一帶，其中大部份是由日資或中日合資經營的。現在，日人已經將東北最大的，純粹由我中國資本經營的瀋陽棉織工廠（共有三萬五千錠子，每年的產品價值在四百七十萬元以上）侵佔去了。其他的規模較大的中國紡織工廠，亦遭到同樣的命運，這些被侵奪的紡織工廠，均已歸入于新成立的滿蒙毛織公司的管理體系之中了。

十、榨油業——中國資本之創辦機器榨油工廠者，爲數甚夥——共計資本一千二百萬元。然而，在事變以後，大部因政局變遷及經濟恐慌的緣故，而賠累極鉅。現在，日本更組織了『日滿製油會社』，以侵佔東北榨油業的管理權與監督權。

十一、麵粉業——東北的現代麵粉工業，大部份本由我中國的資本所創辦，屬于日資者，僅佔百分之二十。全部麵粉工廠的年產額，在南滿者爲十五萬噸，在北滿者爲八十四萬噸。在事變以後，日本組織了日滿製粉株式會社，以日商三井三菱

系爲投資中心，並有東拓、大倉及日本製粉等會社入股，此外，僞中央銀行亦加入投資，共計資本金二百萬元。前東三省官銀號所創辦之東興火磨，已被日人侵買爲第一第二製粉廠，黑龍江廣信公司在綏化縣所設之製粉工廠，亦被日人所侵佔。

十二、製糖工業——東北最大的阿什河製糖工廠，已于去年歸入于日本的製糖會社管理。

十三、自來水業——現已成立了『日滿自來水會社』，資本爲二千萬元日金（該會社係由滿鐵監督之下，而成立的）。其目的在控制各大城市的水的供給。

十四、建築工業——過去東北的建築工業，大半由中國的建築或營造廠承辦的，而且大部份的建築物，是屬於我國的；但是現在，這些建築公司已被日人所排斥，而代之以日本的營造公司（如大倉組織等）。同時，日人因已得到了地畝領有權，于是便設立了地產信托公司于長春，俾收買大批地產；并辦理地產與押事業。這樣，則日本不但控制了東北的建築事業，而且更進而攫取了地產及不動產。

上述的各項事實，僅僅是日本侵佔中國企業中的犖犖大者；至於其他較小的侵佔事業，則更不勝煩舉了。

四、日本在東北的工業新建設

日本對於侵佔中國企業的步驟，雖然那樣迅速；但是，日本在東北的工業上的新建設，却表現着拖延的狀態。這裏最主要的，當然是由於日本對偽國的工業投資問題、尙未圓滿解決的結果。

從事變發生直到現在，日本在東北建設的新企業之已完成者，祇不過三所而已

一、撫順石油精煉工場。該工場煉油的原料，係取自撫順的蓄油石炭。該工場的建築，在事變前，即已開始；事變後的第二年（一九三二年）已能大量的生產。一九三三年的生產量，雖遠未達到原定的計劃，但已很有可觀了：原質煤油——六萬

八千噸，重質油——四萬八千噸，燈油——一萬五千噸，馱司林（揮發油）——一千噸及其他油類一萬七千噸。目前，該工場正在集中力量，生產馱司林。

二、大連滿鐵的實驗工場。該工場的新屋，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完成，生產則于次年初開始；其主要的任務，乃是從撫順煤中，提煉煤油。不過，現在該實驗工場，尚不能大量的提煉煤油。

三、汽車與飛機的配置修理工廠（附屬于瀋陽兵工廠）。關於該廠的生產能力及生產計劃等，因日方嚴守着秘密，無從探悉，不過該廠除已完成者外，現在更在竭力地擴充着生產的範圍。

現在，我們來列舉已開始建築而尚未完成的企業：

昭和製鋼工廠——該廠的建築，開始自一九三三年五月。經營者為南滿鐵道會社，共計資本金一萬萬元日金。廠址在鞍山。舊鞍山鐵廠（年產額為四十萬噸），已為昭和製鋼工廠所收買（買價為三千六百萬元日金），并與新廠合併為一個系統。昭

和製鋼工廠的生產能力，預計爲：二十萬噸鑄鐵，八萬噸銑鐵，十三萬三千噸鋼。全部員工數額爲七千人。

硫銍工廠——根據該廠的建築計劃，應在一九三五年夏季全部落成（一九三三年七月間開始建築）。廠址在大連對岸的滿鐵煤棧舊址。建築的價值，爲二千五百萬元日金，一九三三年一年中，已撥付了七百萬元日金。該廠共有以下諸製造工場：養氣與窒素製造工場，硫酸製造工場，蘇打與銍製造工場以及發電站與自來水廠等等。總的生產能率，爲每年十八萬噸。該廠的資本，滿鐵佔百分之五十，其餘的則由日本內地的企業投資。

磁鐵製造廠——該廠的設施，現在尙在南滿鐵道會社的實驗室的試驗中。資金已預定爲七百萬元日金。廠址已決定在大石橋。

瀋陽樹膠工廠——該廠本定於去年年底落成，但至今尙未完全竣工。建築者爲東京樹膠製造會社。

木塞製造廠——該廠資本金五十萬元日金，廠址在遼陽。

除了上述的已完成的與尚在建築中的工廠以外，關東軍特別部與滿鐵經濟調查會，已與日本企業家及財閥商權，而決定建築以下各工廠：

大連硫黃製造工廠——資本金二千萬元日金，年產額十萬噸。該廠之主要的股東，為南滿鐵道會社，

流電鐵製造工廠——資本金一百萬元日金，廠址在鞍山附近。

鍊製造工廠——資本金預定為三千萬元日金，然在未正式興建以前，先由滿鐵撥款二十萬元日金，暫作試驗工程的經費。該廠的生產能率，按照預定計劃，則須滿足日本對鍊的全部需要（即該廠鍊的生產品總價，約在一千萬元日金）。該廠主要的股東，為南滿鐵道會社。

士敏土製造工廠——該廠會有許多建築計劃，且相互競爭著。這些計劃之主要者，為：一、以滿鐵為主，創立日滿洋灰株式會社，資本金五百萬元日金（共分二十萬

股)，廠址在遼陽，每年生產額爲十八萬噸。二、由滿鐵與朝鮮銀行合辦，廠址擬設吉林。三、由日本『朝野』(Asano)洋灰株式會社提出的計劃，資本金爲七百萬日元。生產額爲十一萬噸。今年春季，在各個計劃競爭之後，第一個計劃已獲得了勝利，並已募足資本(五百萬元)。廠屋的建築，亦已開始；按照預定的計劃，今年春季解冰後，應即能開始生產出品。

毛織工廠——由『滿蒙毛織會社』創設，共有三萬至五萬錠子，廠址設在瀋陽近郊。

鏡波湖發電廠——附屬於該廠的企業，尙有鋸木工場與造紙廠各一所。

人造絲工廠——資本金爲五百萬元日元，廠址擬設在敦化。

酒精工廠——爲日『滿』合辦之『大同酒精股份公司』所設計，資本金定爲僞幣一百六十七萬元。

精鹽廠——擬設于大連近郊，年產額預定爲四萬噸。

此外，還有尚在設計中之電氣發動機製造廠，染料工廠（哈爾濱），煤油精煉工廠（大連），日滿亞麻紡織會社（預定資本六百萬元）；資本在五十萬元以下的企業，如『興國製粉』，『東洋啤酒』，『日滿釀造』，『太樺公司』及化學工業部等等，亦在籌擬辦理之中。

第六章 日本在東北的農業經營

一、日本對東北的農業政策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東北的農業政策，包涵着以下三個基本的任務：一、攬取東北農村經濟的收入，并利用各種方式，以侵佔東北的土地；二、使東北農村經濟的發展方向，適應于日本的需要，這即是說，強迫東北的農民，種植日本工業上所必需的原料（如棉花，亞麻，羊毛等）及糧食的來源（如稻米等）。

前一個任務，日本已從控制東北的農產物及其輸出的事業上，得到了局部的實現。然而這并不能滿足日本的慾望，它更計劃把實施于高麗的掠奪土地的各種方法，應用到東北的實際中。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在日本掌握之下的偽國政府，宣佈了『日本人在滿有長期租地權』的決議（自民國四年以後，日人即有了三十年的長期租地權，然僅限于

關東州範圍以內）。日本獲得了上述的權利後，便在東北各地——尤其是在城市——積極的開始『租借』地由，或甚且公開的侵佔農家的土地（如日本移民團的『圈地』，日本稻田公司之掠奪水田以及對『匪賊』及『叛國者』所有的土地之沒收等等）；此外，還有所謂『收買』土地者，即日人以『非平常』的價格，向地主或農家『購買』地田（有許多地方，日人祇出六角錢，即『能購買』一畝地），這在實際上，與掠奪毫無差異（註一）。

此外，日人爲要使侵佔地田的掠奪工作，易于進行，於是便把遼寧省全部的『無主人』的地契，完全燬滅了。這在日人的計劃中，是全圖掩飾掠奪地田的痕跡，但在實際上，同樣是受到了民衆的忿激與反抗。一九三四年四月間，由日本拓務省與偽國政府談判的結果，成立所謂日『滿』墾地公司（主要的參加者，爲滿鐵與拓務社）；該公司的資本金，雖尙未有精確的宣佈，然偽國政府已允給該公司以二百萬至三百萬公頃（每一公頃，計地一萬平方公尺）土地。至於該公司的經營方針，我們可從

去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滿洲日報的記載中，窺得之：『日滿墾地公司，應獲得充分的適宜於農事的地畝。該項地畝，大部份係將舊租給日本農民及滿洲居民』。從這一引證中，我們可以知道，該公司並不計劃經營大規模的農業，而依然是繼續着對農民的剝削——不同之點，僅僅在乎日本的企業家代替了中國的地主而已。

同時，日本已籌劃把許多土地，供作『清朝』的遺產。但其目的却在乎：使『清朝』的『承繼者』傀儡傅儀，把所謂受『承繼』的土地遺產，轉給與日人——這却與日本會對高麗皇帝所進行者相同。

關於後一個任務（使東北農村經濟的發展方向，適應于日本的需要），現在尚在準備實現該任務的許多實際的辦法，如：計劃把東北的地域，分成爲大豆，小麥，棉花及禾稻等農業的種植區域，并制定了許多強迫的方法，使農民按照日本的農業計劃，從事耕種。

現在，我們把上述的農業分區及其經營的計劃，扼要的敘述如下：

一、植棉區域——主要的是在遼陽，黑山，錦洲，台安等縣及北寧路的瀋（瀋陽）山（山海關）段之沿線區域。在這些植棉區域內，據日本方面的核計，認爲每年能產棉花一萬萬至一萬五千萬日斤（一日斤等於十分之六公斤）。在組織方面，已由偽政府與南滿鐵道會社農事部共同成立了『植棉協進公司』，并已在錦州設立了植棉實驗農場。

根據日本農業設計專家的統計，謂『如果南滿一帶，能無阻碍的推進植棉事業，同時，在資本方面如能克服一切困難，則再經過十年至二十年後，滿洲的棉花，即能滿足日本對棉花的需要』。這樣的對滿洲植棉前途的估計，實未免有些過分的地方（但我們由此更可知，日本對東北農業的侵略野心之一般了）。大家都知道，日本棉織工業每年所需要的棉花，約在十萬萬日斤，而日本本國的產棉量，祇佔日本全國棉花需要總額的百分之〇、〇四（三十萬至四十萬日斤），高麗的產棉量，亦僅佔百分之一，五（一千四百萬至一千五百萬日斤）。如此，則日本對棉花的總需要

額的百分之九十八，須仰給于國外（主要是印度與美國）。這即是說，要使東北滿足日本對棉花的需要，則東北的產棉量須達到九萬八千萬日斤以上。可是，依據日本專家對東北產棉量的最高核算，謂『再經過十年至三十年後，能產棉一萬萬至一萬五千萬日斤』。所以，棉花雖為日本主要產業（棉織業）的必需原料，同時，牠雖具有重大的軍事意義（棉花是製造現代炸藥的基本原料之一），但還是不能達到自給的地步。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日本對於東北的植棉事業，更加了特殊的注意。

二、禾稻的種植區——大部份散佈于遼寧省與吉林省，在黑龍江省者，為數極少。現在耕種禾稻的水田，共計十萬公頃左右，然在日本稻田公司的計劃中，擬將可以灌溉的土地及窪地，均將耕種禾稻。根據滿鐵農事部的調查，謂東北可能耕種禾稻的地田，當超過現狀七倍以上（即可達七十萬公頃的稻田）。至于種植禾稻的地田之來源，則日人大半是應用武力的侵佔或公開的掠奪，同時，并計劃把全部的水田，完全由高麗農民及日本移民闢耕種，而不許中國農民插足其間（如中東路東線

的朱河縣河東稻田區內，中國農民之被驅逐。此外，在東寧，橫道河，一面坡，湯源及方正等地，亦產生了同樣的現象）。

然而，東北禾稻耕種面積的擴大與發展，是與日本本國的農村經濟的利益，相矛盾的。我們知道，日本的稻米過剩量，在去年度已達到一千五百萬日石（一日石等於一百四十公斤）之多，米價在一天天的下跌着，日本的農民正因着豐收（去年度）而飢餓着，日本一部份人正在開始提出縮減禾稻的耕種面積的意見；然而同時，日本却復積極地在提倡東北禾稻種植的發展。這裏，彷彿有了一個矛盾。但這個矛盾，我們可由二方面解釋之：A，日本在東北之經營禾稻種植事業，實際上是掠奪東北地畝與控制農產物的方法之一；B，日本在東北之提倡種植禾稻，是爲要使在滿的日本軍隊及日人，對稻米需要上能夠自給，同時，在戰時被敵國封鎖時，不至于感到糧食的缺乏。所以日本在東北之發展禾稻的種植，也即是糧食上的備戰。

二、小麥的種植——小麥的耕地，在北滿佔全部耕地面積百分之十二（二百萬

公頃強)，在南滿佔全部耕地面積百分之三又四（三十二萬五千公頃）。現在，日人正在竭力地圖謀擴大小麥的耕地面積，其目的，在乎使東北的小麥能滿足日本的需要。去年夏季，日人并在克山（黑龍江省）設立農業試驗場，專門研究當地的氣候及土壤是否適宜于小麥等問題。

四、蓄牧事業——首先便是發展牧羊。現在，東北所產的羊毛，數額既少（僅四千噸），而質地又低，但同時，東北——尤其是熱河及興安一帶——復多草原，極適宜於牧羊，所以日本侵佔東北以後，即積極的進行控制羊毛市場及擴充羊羣的事業，俾在將來以東北的羊毛，代澳替大利亞羊毛的進口。然而直到現在，在發展羊羣及改善羊種的工作，尙未見有顯著的成績。

此外，日本對於馬的蓄養，也在積極的進行，而且偽國政府已組織了『馬政局』，專事監督蓄養馬匹及控制馬匹的貿易（馬匹在日本大都由澳洲進口，但在軍備上——尤其是騎兵——馬匹須有自給的能力，同時，在東北的大地作戰的情況中，日

本軍隊更需要大量的戰馬，所以日本對於東北的養馬事業——主要的是蒙古種——特別的注重）。

綜合上述各點，我們一般的應指出，日本對於它的第二個任務（發展東北農村經濟，並使之適合于日本的需要）的經營，遠落於第一個任務（撰取東北農村經濟的收入及侵佔地畝）之後。這裏，主要的是由於日本並沒有對東北的農村經濟投入大量的資本，而祇是殘暴地施行其掠奪侵佔的政策。然而，這在日本對東北的殖民地掠奪政策上，實亦不足以引起我們任何的奇異。

東北的農村經濟，在這樣的情況之中，不僅不能向前發展，而且更將因此而陷入于進一步的破產狀態之中。東北的農民，在日本掠奪的農業政策之下，當更瀕於赤貧化的境地。

一、東北農村的社會機構

最近二十餘年來——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東北的城市工業經濟，雖然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是農村經濟依然是東北一般的經濟生活的基礎（東北居民總數中，農民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東北的農村經濟，實能決定東北的整個經濟生活，同時，從東北農村的社會機構中，實亦能了解東北整個的社會制度的一般。

東北的農村，在近數十年來，一方面受着內地的封建殘餘及商業資本與高利貸體系的統治，另一方面更遭到帝國主義者的控制與盤剝。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於是使東北農民，更趨于日益明顯的分化與日益嚴重的抗爭。

東北雖有廣袤荒蕪的，而又適宜于耕種的土地，但是這些土地，早已有歸屬——一部份是屬於地主及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者所有，另一部份則已確定為所謂『官地』。所以東北已沒有『自由的』荒地，而一部已成了有主權的地畝。

東北已開發的耕植地田，共計有三千三百三十四萬九千垧（註二）。而這些耕

地的分配及其與農村居民的關係，即便表現出了東北農村的社會機構的基礎及其嚴重的問題。

根據一九三〇年的人口調查，東北農村居民的數額爲二千六百五十萬人，即佔東北人口總額百分之九十二（參照滿鐵經濟調查會天野氏的調查）。這些農村居民所處的社會地位爲：佃農，佔農村居民總額百分之五十七；貧農——百分之十七，佔耕田總額百分之十；中農——百分之四，佔耕田總額百分之九；富農——百分之四，佔耕田百分之十六；而地主雖僅佔居民總數百分之五，但其所有的土地，却達到了耕田總面積百分之六十五。

從上述的統計中，可知東北農民問題的基礎，與我國本部同樣地是建築在土地問題上面。這即是說，要基本的解決現時東北的農民問題，亦必須在土地分配上，加以根本的變更。

這種情況，甚至日本的代理機關——滿鐵，也不能在其所調查的統計中，加以

否定。例如，滿鐵經濟調查會關於東北的小農，曾作如下的調查結果：遼寧省，耕種地畝之在三町（每町，等於中國十二畝強）以下的小農，共有一百十萬戶，達農家總數百分之六十三；吉林省爲四十五萬戶，佔全農家數百分之五十七；黑龍江省爲十萬戶，佔全農家數百分之三十一——整個東三省耕種三町以下的小農，共計約一百七十萬戶，或佔農家總數百分之五十五強。這些農戶所種的地田，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向地主租借的，所以在低微的收入中，還須繳付高額的地租。至于這些農戶的每年收入，我們可約述如下：每町耕地，在中等的收稔與農產物價格的情況中，約能收入四十元，則耕種地畝三町者，一年的收入亦不過一百二十元，而其中三分之二之農戶，更須繳納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六十五的地租，此外，還要支出種種農業經營費（人工，牲口與農具的消費以及肥料等等），如此，則他們的收入，實際上已不足以恢復他們的復生產的勞動能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得在農務紛忙的時候爲人做日工而得微小的工資，在冬天爲人當馬夫等（至于農家副業如小手工業等，則

除了通都大邑附近的少數農村外，實亦無從經營，何況他們也沒有經營的資本——雖然是數額極微的。可是，在一般的經濟恐慌的時期內，這些出賣勞力，（雖然這些農民是忙碌而辛苦不堪的）的佃農，不僅所得到的代價，減低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而且甚至還無處可以效勞，于是便產生了『嚴冷的冬天而無保暖的衣服，甚有在春夏之交而無一粒食物者』（見鈴木小兵衛的『東北農業問題』），其實是凍餓流亡的現象。

此外，耕種三町至六町的農民，東北全部約有六十萬戶，估農家總數約百分之二十。這些農民，在平時的收入，雖平均每年可得一百二十元至二百四十元。但在農業恐慌，農村破產及事變戰爭的影響之下，其生活之困難實也不下於上述的那些農民。這樣，則東北全部農家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均在困難，凍餓及流亡的境地中，度着悲慘的日子。

東北農村的破產，不僅僅由于土地分配的極度不平的結果，同時，繁重的稅

捐，更加速了農民破產與分化的速度。例如“Manchuria Year Book”——1932/33，曾載道：『在事變以前，直接加于農家的捐稅，遼寧省計稅項十八種，雜捐四十七種；吉林省計稅項十四種，雜捐四十一種；黑龍江省計稅項十九種，雜捐六十七種』。這些直接的捐稅以外，尙有更沉重的加于農民必需物資如鹽，糖，煙，布匹及其他商品）上的簡接稅。此外，佃農及半自耕農更須繳納重大的地租（平均的計算起來，南滿的地租約佔收穫量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北滿的地租則爲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五。然而有些地方，如三姓一帶，珠河，榆樹等縣，甚至超過了收穫量百分之六十五以上）。這種殘酷的對農民的盤剝，一方面使農民的生活水平極度的低落，而至于不能恢復自己的復生產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使東北農村經濟落後（東北的收穫量的發展速度，落後于東北耕地發展的速度）的主要因素。（註一）。

但是東北的農村經濟的生產總量，在事變前，是一年年增加了。這在表面上

，似乎是說東北農家的生產能率一年年的提高了；可是，在實際上，這種生產量提高的現象，主要的是由於歷年從中國本部向東北移民的激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耕地面積之擴大的結果。如此，則我們可以明瞭到東北農村經濟的生產量之逐年發展，決不是因為農家生產能率的增長，而是由於中國本部向東北移民速度，超越了東北農村逐年的困疲速率的緣故。

東北的農村及其社會機構，同時還受到帝國主義體系的歷史的襲擊。我們知道，東北的農村，經過了最近三十年餘來帝國主義者嚴酷的侵略，而使牠要比中國本部的農村，更依賴於外國的資本；這即是說，東北的農業生產，大部份是為着輸出，而輸出的事業，却又操之于外商的手裏——事變後，全部更被日人所控制。惟其如是，所以東北的農業生產的商品化過程，表現了極快的速度；而農產物的貿易成分，也就大量的增長了。然而，農產物的貿易成分的增長，決不是說農民的生活程度是提高了；卻卻相反，東北的農民正因為農產物的貿易成分的提高，而更加速了

破產的速度。因爲：

一、由東北出口的農產物，在國外市場上所得到的代價，要比由國外輸入東北市場的工業品的總值，低落得多；所以，在兩相對比中，東北的農民便必然受到極大的虧蝕。

二、因爲東北的貿易貨幣經濟的發展，而使封建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與帝國主義者更容易加緊其對農民的盤剝。而這樣的盤剝之逐年增加與積累，使農民不能以剩餘農產品抵償之，勢必縮減本身的消費，於是在相當的年份之後，農民便必然陷于破產的境地。

所以，農產物的貿易成分的增長，實際上是加速了農民破產的過程。

帝國主義者對東北農村經濟的操縱，雖然加速了東北農民的貧困化與破產的過程，但對於東北農村的封建剝削制度，不僅竭力地在維持着，而且還更靠之爲侵略農村的基礎。

日本帝國主義，在其侵佔東北以後，雖唱着『提高農村的生產力』及『改善農民生活』等等的高調，但在事實上，却在積極地維持封建的剝削制度，同時，更施行着公開的殖民地的掠奪。東北的農民，在封建殘餘，商業資本，高利貸及日本帝國主義的公開掠奪之下，當更瀕于凍餓，流離與死亡的地獄中。

三、事變後的東北農村經濟

東北淪亡以後，日本對於農民所施行的盤剝，掠奪及燒殺等暴行，更使東北的農村經濟陷于進一步的破產狀態之中。例如，東北耕地的面積，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爲一千六百萬公頃（每一公頃爲一萬平方公尺）——東北已開發的耕植地總面積，共計合東北地畝制三千三百三十四萬九千垧），五穀類的收穫總量已達到二千二百萬噸；而事變後的次年（一九三二年），耕地面積即減少了百分之十五以上，穀類的收穫量，根據最高度的統計，亦已降落到了二千五百五十萬噸以下，即減低了百分

之三十以上。一九三三年的耕種額，依然是繼續着下降。根據日本的統計材料，謂去年（一九三三年）的耕種數額，繼續減低了僅百分之三，而實際的減低數目，至少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但因去年氣候的優良，却使收穫量有了相當的增長——共計一千八百萬噸，其中大豆佔五百五十萬噸。今年（一九三四年）的耕種數額，依照日本的統計，雖說是增加了約在百分之二，然而在實際上，穀類的耕種不僅沒有增長，而且仍繼續着減低；所謂耕種額的增加者，祇不過是鴉片烟而已。

去年度北滿的耕種數額，與前年（一九三二年）比較起來，平均約減低了百分之十，但因氣候條件之優良，而使收穫量反超過了前年。可是北滿的許多縣區的耕種額，却減低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如納河縣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克山縣——百分之四十，嫩江縣——百分之六十七，安達縣——百分之四十三，龍鎮縣——百分之二十，通北縣——百分之四十四（參看中東路出版的東省雜誌一九三三年第十六期十五至十六頁）。

上述的關於耕種額及收穫量的減低，雖是一種乾燥的數字的敘述，但這些數字却實際的反映出了東北農民的深刻痛苦的狀態。這種痛苦的狀態，甚至日本的御用報紙，也不能加以掩飾了。例如，大北新報去年三月十日記載說：

『呼海鐵路沿線的居民，在食糧的需求上，已到了萬分困難的境地。所有的牛羊，甚至於狗貓，都充作了食料。但現在這些牲口家畜，早已被饑饉者吃盡。大多數的馬匹，都成了瘦弱病態，已不能進行耕作。許多屯子裏沒有種子，……海倫附近已發現以子女交換食糧的現象』。去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滿洲日報也說：

『綏化，青岡，望奎及拜泉等縣，過去雖以黑龍江省糧庫成名，但現今已成爲荒漠無烟餓殍載道之鄉。該地居民中之以草根樹皮爲食者，概居大半……今年春光明媚之前，却是大部份居民餓死而無葬身之地之秋，……廣袤地域上，已不見有春忙往返』。盛京時報去年三月十日，亦載道：『間島區之許多地方，居民中之逃亡者，已達百分之七十』。

“North China daily news”于去年六月十一日也載有：「黑龍江省的居民，因饑餓而死亡者，爲數達數萬計；此外，因饑餓而自殺者，亦日有所聞……許多地方已發現人肉充飢之事實」。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哈爾濱公報（半官式報紙）更在論文中載說：「去年水災之難及戰事之漫延，使多數農民陷于破產……嗣後卽有數萬農民返回中國故鄉。此外，在日本軍征剿「匪賊」時，更有成千農民投入「匪賊」隊伍，……一部份已隨李杜，馬占山及蘇炳文隊伍經蘇俄而轉入中國」……

以上是描寫前年水災區域及軍事行動比較激烈的地方情形。但是，比較安靜區域內的農民生活狀況，也同樣是極度痛苦的。這種極度痛苦的情形，卽使在官式的報告中，我們也可以領會一個大概。如黑龍江僞省政府的日本顧問對於該省的一般狀況，曾作如下的報告：「黑龍江省的農民，因事變而破產者，實居大半，而現狀復極其痛苦……如此極度痛苦狀況，至少尙須延長至三年」（見哈爾濱日日新聞去年六月二十四日份）。

偽國政府的地方情形調查團，當調查了遼寧省三十四縣，吉林省十縣及黑龍江省十二縣的地方情形之後，曾作如下的結論：「各地糧食已被劫殆盡，牲口亦幾乎絕跡，各地農村居民之損失，實不可勝計。僱農之工資，除幾區特殊景況者以外，已減低至百分之五十，去年收稔較優之區，尚可暫時維持生計，而其他區域，則已不能以自己之力，恢復原氣」〔見偽國實業部月刊一九三三年第五期〕。

日本出征隊伍的指揮官長，因親臨內地的關係，而常常在報告中，敘述到內地農村的實際狀況。例如，本鄉大佐在其報告中曾這樣說：「伊通：海龍、東豐及西安等縣的農民，已陷于極度的破產狀態之中。大部份的房屋，已被燒燬；所有的牲畜，已全滅跡。地面上的種植，亦已全部受害，而農民已無糧食可維持生存」〔見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滿洲日報〕。

從上述的官式報告及記載中，我們已可以看到東北農村狀況的一般了。無疑義的，這些官式的記述，祇不過提出了再不能掩飾的事物，而許多基本的事實，却在

竭力地隱蔽着。

至于東北農村經濟之所以瀕于如此破產的境地及農民生活之陷于如此艱難的原因，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們不僅不能加以真實的說明，而且顛倒地說是由于『匪賊搶奪』的結果——他們所謂『匪賊』即是抗日反偽的義勇軍。

實際上，到底誰是造成東北農民破產的主犯呢？已往的歷史與過去的傳統，姑置之不論；在事變以後，我們可用以下的事實說明之：偽國稅收總額佔偽國預算案之收入項的成分，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度為百分之六十七又三，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度增為百分之七十二又八，而事變前，一九三〇年度則為百分之五十七又三。（以上參看一九三三年東省雜誌第十八與十九合刊三四頁，"Manchuria Year book"1932—33年P.31、及"Manchoukuo-Handbook"）

此外，還須加上鴉片專賣的收入：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度為五百萬元偽幣，而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度的預算中，則驟增至九百八十二萬八千五百元偽幣

——這一數目，約佔稅收總額百分之七十九又三。

以上所舉者，不過是偽國國定稅額的收入，地方及日軍任意索榨的苛捐雜稅，更是層出不窮（連農家的家畜家禽如狗貓雞鴨等都須納捐）。該項地方捐稅的盤剝總數，實超過『國』定稅額數倍以上。除此以外，更有公開的掠奪行動，如日本武裝移民團之強佔民地，民房與牲口等，日僞軍之任意掠奪及燒殺，日本稻田公司之侵佔水田等等。去年六月十六日及十七日滿洲報曾有如下的記載：

『調查委員會，當調查瀋陽縣時，曾發現第六區徵募了六十九輛大車，而歸還給農民者，僅十九輛；第七區徵募了一百九十九輛大車，而歸還給農民者，則僅三十五輛』。這樣掠奪的情形，決不是各別的現象，而是一般的普遍事實——當然，被掠奪者，不僅僅是大車一項。

依據上面所舉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造成東北農民如此破產情形的主要罪犯，實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御用的所謂『滿洲國』，而決不是義勇軍。同時，我們還須

進一步的理解，東北農村的破產，乃是東北義勇軍發展的主要因素。

日本及其控制下的偽國政府，對於農村經濟的破產及其『危險』的影響，并不是不了解的，所以它們對農民玩着種種把戲——如『要創興農村，必須造成恢復農民複生產能力的條件』……

這些把戲中的主要者，如『取銷一九三一年欠繳之地租，減低來年地租至百分之五十』。這一套把戲之反映於實際者，爲：『伊通，盤石及海龍等縣村民，爲無力償清欠租而結隊向區長請頭……然區長因彈壓無效，給果殺傷村民十餘人』（見大北新報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報）。

此外，又如一九三三年度二千萬偽幣之『春耕貸款』。該項『貸款』，大半是從附加稅中得來（當然是加重了人民負擔），而農民所得到的所謂『春耕貸款』，除了高利貸而更增加自己的負擔以外（這還是一小部份農民，即尚有物件或地田可作典押者，而貧苦的農民，則連高利貸式貸款，都得不到），實沒有任何的『春耕貸款』的『實

惠」。

上述的二千萬『春耕貸款』，實際上祇撥出一千五百萬。據日本的哈爾濱日日新聞（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說，該項貸款的實際撥付之所以減縮，是因爲『大部份逃散之農民，尙未歸還本鄉』。

一千五百萬元僑幣的『春耕貸款』之達到於農村者（這裏更談不到撥付給農民手中），實爲數無幾。這裏，首先是日僑國各級機關官僚的私囊。例如，黑龍江省僑省長及其日本顧問，因竊款技巧的不精密（被竊數目達七十萬元），而引起了衆念，于是日本關東軍部爲和緩計，便撤消了他們的職務。但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所謂一九三三年的『春耕貸款』，實際上，該款大部份無異是給日僑官僚以贈款，而其餘部份，亦不過是一種盤剝農民的高利貸而已。

東北的農民，除了種種苛捐雜稅及日僑軍的公開掠奪與燒殺等以外，更須繳納重大的地租（東北農民中，佃農佔百分之五十七以上——關於地租的數額，已在本

文上一節中加以說明了)及各種高利貸的剝削(如所謂「馱糧」，即是其中的形式之一。其情形爲：貧苦農民因食糧不足或種籽無着，而向地主或高利貸者商借糧食或種籽，然必須在本年的首批收穫後，即歸還。該項「馱糧」的利息，常在百分之一百，即借一斗還二斗)。

東北的農民，經過上述的各種盤剝和掠奪後，自然即陷于不能恢復勞動力的赤貧狀態之中，於是農民便大批的投入義勇軍，參加抗日反偽的戰鬥；或離開鄉村投向城市去出賣勞力，然而他們在城市働動力之大量過剩的情況中，當然又是找不到工做。

然而，日本雖在如此的農村破產中，却還能在一九三二年吸收四百五十萬噸的出口糧食。甚至在一九三三年，當東北收穫量已減低了百分之三十(或低低六百萬噸，其中大豆收穫減低了二百萬噸)，當東北糧食總額已不能正常的滿足一般的需要時，而日本的出口商却還能吸收三百萬噸大豆出口。

日本出口商之所以能吸收如許大量的出口糧食，主要的是由於日軍的掠奪，農村的破產及農民的流亡。這種情況，甚至以宣傳『王道樂土』爲專責的日本報紙，也不得不說：『一九三三年度，滿人因生活能力所限，而減少之糧食消費，總數約在一百五十萬噸』（見大北新報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號）。這個數目，無疑的，還是大量縮減了的。

糧食消費及糧食輸出之縮減數目最大者，爲北滿。一九三三年度北滿糧食的輸出，僅一百二十萬噸，而一九三二年爲二百萬噸——過去曾達到三百萬噸之巨。

一九三三年的收稔，雖比一九三二年爲優，但這絕對沒有減輕農民的困苦。這，首先便由於農產物的跌價。如大連的中等豆價，一九三〇年每六十公斤爲日金七元九十錢，一九三一年爲五元九十六錢，一九三二年爲五元二十二錢，而一九三三年一月減爲五元十六錢，同年八月則更跌爲四元三十錢，至十月間大連的大豆價格，竟跌至三元八十錢。同時，我們還須估計到，上述的跌價數目，是以日金爲標準

的，而且日金在一九三三年復跌價至於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一九三三年大豈的價格，如與一三九〇年比較起來，則已跌落至百分之八十以上。

然而，東北農產物的價格，還是繼續不斷地在暴跌着。這項跌價，一方面固然是受了世界農業恐慌及關稅堡壘政策的影響（如德國希特拉政府于去年春季，爲了要保護本國的化學肥料，而實施增加荳餅的關稅——每噸竟徵稅至六十三馬克），但另一方面，却在乎日本在東北對農產物之掠奪式的統制。於是一九三三年便產生了如此的現象：

『今年雖然是豐收，但滿洲的農民却更陷入了飢餓之鄉——哈爾濱日日新聞，而半官式的“*Mauchuria daily news*”，更懷着不安地說：

『在目前的價格續跌的情況之下，許多區域的豐收，將使農村更瀕於赤貧化的境地』。

根據上述的各段事實，我們可以歸納如下的結論：日本及其御用的漢奸們之繼

續不斷的對東北農民施行盤剝，掠奪及燒殺等殘暴行爲，不僅造成了東北農村經濟目前的破產狀況，而且將更使東北農民陷于流亡的慘境。從東北的農村中，我們當可在最近的將來，聽到更慘痛的呻吟或更雄壯的生存鬥爭的吶喊。

註一：日本人在東北所佔有的地畝，爲數實多，茲擇其要者，列表如下：

所有者名	面積 (町爲位單)	所在地
東亞勸業會社	一二四、六七二	不詳
兩宮房次郎	一、一一一	營口，蓋平，奉天
勝弘貞次郎	一、〇六〇	盤山，新民，瀋陽
大來修治	八二〇	雙山
佐佐江農場	五五、八五五	鄭家屯
華拿會社	六三一、二八五	遼寧之旗
石川五郎	六四七、二六〇	西札魯特旗
東三省實業會社	二二、八六九	不詳
蒙古產業會社	二〇、〇一三	林西

上述轉錄自日本經濟評論創刊號

註二：東北三省耕地面積的發展：

省 名	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三〇年
遼寧省	六、三七四、一〇〇	一二、六五九、一五〇
吉林省	七、五四七、〇〇〇	八、五六七、八五〇
黑龍江省	三、八六七、〇〇〇	七、二三九、七五〇
合計	一七、七八八、一〇〇垧	

此外加熱河省的耕地四、八八二、三五〇，則合計爲三三、三四九、一〇〇垧。

註三：東北農村的生產指教與耕地面積指教的比較：

年	大 豆		高 粱	
	生產指教	耕地面積指教	生產指教	耕地面積指教
一九二四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二一	一三四	一〇五	一一四
一九二六年	一三九	一五四	一〇二	一〇九

一九二七年	一四〇	一六三	一〇三	一三二
一九二八年	一四〇	一七三	一〇四	一三一
一九二九年	一四一	一八四	一〇五	一三五
一九三〇年	一五四	一九一	一〇八	一三八

從這一表中，可看出耕地面積發展了百分之九十一，而大豆的收穫量僅增長百分之五十四；高粱耕地面積發展了百分之三十八，而收穫量則增長百分之八。由此可知，東北的耕地面積的發展速度，超過了收穫量增長的速度。（上述的圖表，是根據“Manchuria Year book” P.109, 1932/33 材料編成的）。

第七章 日本對東北市場的控制

還遠在事變的許久以前，日本資本在東北的內外商業流通中——尤其在東北的對外貿易上，已經佔得了首要的地位（詳一）。這裏主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東北內部經濟的商品成份的迅速增長及對外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北擁有大連商港，關東州及南滿鐵道與其附屬地帶等，使日本的工商業及金融資本，得能優先地侵入東北的貿易市場。

然而，在事變前的晚近數年來，因世界經濟恐慌的遙進，使日本及其他列強都擬具了更積極的計劃，以加強其在東北的勢力。於是東北便成了進一步的日本及各列強的逐鹿場所了。在這進一步的侵略東北市場的逐鹿鬥爭中，日本自然是一個最兇猛激烈的戰士；可是它却不可避免地遇着了其他列強的抗力——首先便是在東北的勢力日益擴張着的美國。

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保證在上述鬥爭中的勝利地位，爲要獨佔東北的市場及攫取東北的富源，決不是它的單純的經濟力量或自由競爭的原則所能達到，於是就不得不殘暴地憑着武力，而爲其鬥爭的主要工具。因爲，在暴力的侵佔任務實現之後，即能解決其第二步驟上的許多計劃。其中主要者之一，即爲：用經濟的及經濟以外的方法，以實現其壟斷東北市場的計劃，同時，更乘此而設法與東北的基本生產者和消費者，發生直接的關係（過去，這些基本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和日本在東北的各種掠奪機關，大體上尙隔離着我國的金融體系及在其影響之下的我國進出口商及貿易組織）；這即是說，日本在侵佔東北以後，即可應用各種方法，以排擠東北市場上的一切競爭者及控制整個的東北對外的貿易，同時，更掃除一切障礙而直接的剝削東北的基本生產者與消費者。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控制東北內外市場的基本要點。然而怎樣來實現這些要點呢？日本帝國主義者採取了以下的控制辦法：一，侵佔東北的海關，并修改海關

稅則，使之妨害其他國家及中國本部之對東北的輸入，而適應於日本商品在東北的傾銷；二，應用各種方法，向東北私運日貨，使日貨不受關稅的縛束，而可在東北內部市場低價推銷，以壓倒其他國家商品的競爭；三，控制東北的輸出事業——這裏，首先便是把東北的農產物貿易及信用貸款事業，集中在日人的掌握中，使日商能左右東北的輸出；四，把主要的出口貨物的運輸，都集中在日本的鐵道及商港等經營之下。至于其他各國向東北的輸入事業，日本也在積極的實施其控制的計劃。在這樣的控制辦法的實施中，東北便逐漸地在變成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獨佔的市場。

東北國民經濟的基礎，至今還是建築在農村經濟上的；而農村經濟，因農民生活的艱難及歷年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而遂使農產物迅速地提高了牠的貿易成份，同時，也就很快地發展了東北的對外貿易。

事變以前，東北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如大豆，豆餅及豆油等的內地貿易，大部份是由東北地方銀行的體系所統制（這項貿易統制的收入，每年達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元之鉅）同時，這些商品的出口事業中，中國的官私資本也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在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即用了敏捷的侵奪手段，攫取了東北的收買大豆及其他糧食的統制機關。可是，當時會因這問題而激起了日方與我國商人間及日方內部的激烈鬥爭。我國的商人，因為如果大豆及其他糧食市場完全被日人所統制，則經營該項事業的龐大的金融與商業組織，將因此而倒閉，所以就不得不進行『臨刑的抗爭』；日方的內部，進出口商固然是堅決主張立即奪取大豆糧食的全部市場，但日本軍部方面，為着要鞏固其在東北的政治地位，而認為立即奪取為『不識時務』，主張暫時容納一部份中國資本（日方則稱為『滿洲資本』），創立日滿合辦的出口公司，但保證給日人以實際的管理權（即操縱）及大部份的利潤。在這個立場的基礎上，當時曾把收買大豆及其他糧食事業的信用貸款事項，賦予偽中央銀行

辦理，同時並把各大城市的糧食交易所，改組爲日「滿」合辦的企業。

但是，日本的進出口商對於這次改組，認爲沒有「遵守祖國之利益」，表示極度不滿，并要求停止僞中央銀行對大草糧食統制的信用貸款事業，他們主張把收買糧食的金融組織的中心，集中到新成立的「Tokusan & co.」（這個公司的性質，爲調劑糧食的售賣。資本金定爲一千萬元日金，主要的股東爲三井與三菱等財團，在形式上，僞中央銀行亦爲股東之一）的掌握中。這個主張，實際上是已經實現了——而且屬於僞中央銀行的許多糧棧，麵粉廠及榨油廠，都已歸「Tokusan & co.」經營了。此外，日本的許多公司，已經自一九三三年開始自動的在各地收買大草及糧食，如日本的國際運輸會社已設立了收買糧食部，並在拜泉及呼海線一帶糧食豐產地收買糧食；同時，滿鐵也在各糧食區設立新的貿易代理所，專事收買糧食等事項。

此外，日本對東北糧食的運輸路線及出口方向，也曾用各種暴力的方法，使之

適合於自己的利益。這裏主要的是把中東鐵路東線（哈綏線）與蘇俄之海參崴隔絕，并以拉濱鐵路及其他路線，奪取中東路東線的糧食運輸及東北糧食之轉運海參崴出口。同時，在中東路西線（哈滿線）方面，日本也在設法將那一帶的糧食運輸，經洮鐵路（該路與其他中國鐵道一樣，現在都已歸南滿鐵道管理）而集中到南滿鐵道的掌握中。這樣，則東北的糧食運輸及出口港埠，幾已完全被日本的滿鐵與大連所控制。——在這樣控制的狀態之下，大連在東北的輸出事業上，便佔了更重要的地位，而哈爾濱（過去是北滿糧食轉運到海參崴出口的中心）在輸出事業上的意義，則就大量的降低了。例如，一九三二年第一季，東北糧食之經過哈爾濱而出口者，為百分之二十五，至一九三三年第一季，則竟減低到了百分之五；但經大連出口者，在一九三二年第一季，為百分之六十三，至一九三三年第一季，竟增加到了百分之八十六。

依據上述各節，可知日本在東北的輸出事業上，已成了實際上的獨佔者。同時

，因輸出事業已操之於日人之手，於是使東北的輸出業的機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一變化，首先便表現在東北的進一步的殖民地化的事實上。例如，過去日商所收買的荳餅及荳油等工業品，而現在則大半是購買大荳原料了（這些大荳輸入日本後，日本再加以工業上的製造）——一九三二年第一季與一九三三年第一季比較起來，則東北的大荳輸出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而荳餅的輸出量，却減低了百分之六十，荳油——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如此，則我們可進一步的知道，日人之控制東北的輸出事實，除了其本身產生的結果外，更使東北的榨油業受到極大的損失。

由上述的日本對東北主要出口貿易的結果，使日本在東北的農村經濟的崩潰狀態之下，還能在一九三二年吸收四百五十萬噸的出口糧食；一九三三年，當東北大荳的產額已減低了二百萬噸時，而日本的出口商也還能吸收三百萬噸的出口大荳；今年（一九三四年）上半期，東北大荳輸出的總值，在五千八百零九萬元，而去年同期的大荳輸出的總值，為八千二百八十萬元，即減縮了二千四百七十萬元。今年上

半期大豆輸出的總值之所以減低，一方面因日本對糧食市場的控制，而使大豆價格更日益暴跌，這就影響到了輸出大豆的總值；另一方面是由世界經濟恐慌之繼續邁進的結果。

x

x

x

x

日本帝國主義者，既已成了東北輸出事業的實際控制者，但這並不能滿足它的慾望——它更在積極地設法操縱東北的輸入事業及一般的貿易市場。

這裏首要的，自然在乎大量的提高日貨對東北的輸入及排擠一切貿易上的競爭者。然而，日本在這一方面所採取的方法，乃為全部資本主義的貿易史上所罕見。事變後直到現在，整個的關東州已成了巨大的偷關私運組織的大本營；而從關東州轉運東北各地的日貨，又從未徵收任何的關稅，於是日貨便可以極低廉的價格，傾銷於東北各地。

關於關東州現行的『自由區』制度及與此相關的偷關私運的現象，甚至日本的作

家，也抱着『不滿』的情緒說：『在這樣的制度之下，關東州之成爲私運及偷關組織的中心地，并不是以奇怪。然而，這樣的情況，却足以搗亂滿州的全部商業，並給大連加上了一個惡劣的名譽』。（見 Zenichi Jnoiya 著『海關稅則及商約問題』）。

據美國商業記者的統計，一九三二年輸入東北的日貨中，約有百分之五十是未經繳納關稅的貨物；而其他國家輸入東北的商品，則都徵收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進口關稅。同時，日貨更常與日本軍需品混合一起，而公開的不繳納進口稅輸入東北。此外，日商還往往在日貨上加印英美的商標，冒充歐美貨物。

哈爾濱的英國商會，在一九三三年一月間，曾宣稱了以下的消息：日本的資本家，將創辦『丹麥技術公司』及『國際技術公司』……專售日貨（這些日貨沒有印任何的商標，并冒充歐美貨出售）的『瑞典公司』，是受着日商的信用貸款的。此外，日本的照相機用品，望遠鏡，留聲機，臘槍，玩具，紙張，毛織品及電料等，也都如此……。

從這個消息中，我們可以知道日商的『競爭』方法了。

日本對於偽國政府的各種定貨，也是獨佔的——照例應預先招標。然偽政府不經過任何的招標手續，即向日本工廠定購一百架機關車，一百四十輛客車及一千二百五十輛貨車，（這只是許多類似事實中的一個例子而已）。此外，日人更運用了政治上的控制方法，而達到了對日貨豁免許多地方稅（如吉林省及黑龍江省內對紡織品地方稅的豁免，即是一例）。這樣，則日本的資本，在東北的海關稅未修改以前，即已獲得極有利的地位。

一九三二年七月間，實施了東北海關初次的修正稅則以後，日商便更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勢，而其他國家的貨物對東北的輸入上，却加上了一個障礙。這對於日本侵奪東北的市場，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然而，這還不能滿足日本的慾望。一九三三年七月，偽國政府在日本資本的控制下（大阪的紡織業家，要求繼續減低東北的進口稅；日本輪船公司與商會，則要

求減低出口稅），決定了第二次修改海關的稅則。這次共計修改了二十六項進口稅則及六項出口稅則。這些稅則的修改，是依據了以下的原則：在進口稅則方面減輕從日本輸入東北的商品的進口稅（如紡織品等等），增加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商品（如捲烟，烟草等等）的進口稅；在出口稅則方面，豁免日本市場特別需求的貨物（如羊毛，木材及礦油等等）的出口稅，減低其他輸入日本的貨物（如鐵苗等）的出口稅，至百分之七又五到百分之二又五。可是，日商對於這樣的稅則，還是表示不滿，而要求更有利于日本的條件。

一九三三年五月間，日本資本為要擴展在東北的貿易及直接的與東北商人發生關係起見，於是成立了日『滿』貿易公司（發起人，為大阪出口商聯合會及全日出口商聯合會的大連分會）。該公司的資本金，定為五百萬元日金，其機能除了組織流動的及經常的日貨展覽會，以推銷日貨外，更收買東北的出口商品。此外，在同年二月間，曾創立與此性質相似的『滿』鮮商業聯合會。

除了上述的提高日貨傾銷的種種辦法以外，日本政府更用其通貨膨脹政策，以增高日貨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然而，日本政府在對『滿』貿易的政策上，並不以通貨膨脹所產生的結果爲滿足，而更採取了以下的實際辦法：一、給予對『滿』輸入的日貨的信用貸款，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八十的付款保障；二、日本的銀行，在滿鐵的協助之下，給予日本對『滿』的貿易組織，以信用貸款的優待條件；三、受日本政府資助的日本輪船公司，對於運往東北各商港的日貨，都已規定了相當的減低運費的辦法。

日本的商家，因有了上述各種辦法的依據，使能將大批的日貨輸入于東北的市場上。這些日貨的總值，爲：一九三二年爲一〇四、〇六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三年即增至二〇九、八一八、〇〇〇元日金，即比一九三二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一又六。一九三四年爲首五個月中的東北進口日本貨及朝鮮貨，已達一五〇、九一九、〇〇〇元日金之鉅，如與一九三二年全比較起來，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然而

上述的進口日貨總值的增長，還祇限于經過海關統計的一部份，如果把偷關私運的日貨，也計算在內，則進口日貨的總值，當更鉅大了。

由于日貨對東北輸入的激增，於是使各國對東北進口貨物的總額之比重上，便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例如，日貨在東北進口貨總額中所佔的百分率，一九三一年第一季為百分之四十六，一九三二年同季即增為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三三年同季，更增至百分六十三，而一九三四年第一季則竟達百分之七十。這個日貨所佔的百分率，也僅是按照海關的正式統計，而偷關私運的日貨，尚不在其內。

至於其他國家在東北進口貨中的地位，則日益降落了。例如，美國對東北的輸入貨物，在一九二九年的總值為一千六百五十萬元美金，或佔東北全部進口貨總值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三二年，則竟降落至一百四十萬元美金，或佔東北進口總值百分之二。美國政府，因美國對東北貿易的銳減，於去年七月間甚至取消了美國在瀋陽的商務代辦處（美國在東北的商務代辦處，僅此一所）。

一九三三年九月間，英美法在東北的銀行，爲要與日本傾銷政策鬥爭，停止了對售賣日貨的商家之信用借貸——但這個方法，並沒有發生多大的實際效果。

現在東北的市場，差不多已完全被日貨所侵佔了。但是，因東北農業的破產及一般居民的購買力的極度低落，甚至使價廉的日貨，也不得不大量地停頓在倉庫裏。

x
x
x
x

東北的對外貿易，在我國整個的對外貿易事業上，素來是佔着重要的（註二），而且是唯一出超的地位的。可是，在事變以後，因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東北經濟的掠奪及進出口事業上的控制，而造成了東北進一步的殖民地經濟體系與經濟破產的狀態，同時，更因世界經濟恐慌之不斷的發展，於是遂使東北的對外貿易的出超地位，逐漸地降低，而甚至陷於入超的狀態中。

事變以前，東北的對外貿易上，日本雖然已佔據首要的地位——其次爲英美，

但東北却常常是站着積極的狀態中的（即東北與日本的對外貿易流通中，東北常是出超的。然而並沒有免掉東北的半殖民地的貿易狀況——因為東北輸出者為原料農物品，而輸入于東北者，則為工業製造品）。這種情況，我們可用以下的統計材料證明之：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以千海關兩為單位）

東北進口		出口		東北進口		出口	
日本	一二二〇.九二四	一六六.七五〇	一三六.七五〇	一六八.八五九	一二〇.四〇九	一五九.三二二	（四〇,六）
	（百分之四〇,六）	（三八,四）	（四一,三一）	（四〇,〇）	（三九,六）	（四〇,六）	（四〇,六）
美國	一九.九一〇	八.五八三	二五.八九六	一〇.三八二	二〇.七二九	六.九九〇	（一,八）
	（百分之六,六）	（二,二）	（七,八）	（二,四）	（六,九）	（一,九）	（一,八）
英國	六.七六〇	一三.七五二	九.六七一	二一.六三八	一〇.四八四	一〇.三八五	（二,六）
	（百分之二,二）	（三,二）	（三,三）	（五,一）	（三,五）	（三,五）	（二,六）

以上括弧內，為各該國對東北整個對外貿易總額上所佔的百分率

從上述的統計表中，我們可以提出二個要點：一、各主要國家對於東北對外貿易

易之爭奪的一般情況；二、東北的對外貿易，雖帶有極嚴重的半殖民地性質，但出超的優點，却也是一個事實。

事變以後，東北的對外貿易，則便每况愈下了。然而日本的出版物，依據了大連港進出口貨的統計，而大事其關於滿洲對外貿易之增長的宣傳。實際上，事變後的次年（一九三二年），如暹羅就大連港進出口貨的統通總額，確比一九三一年增長了（該年度的大連進出口貨的總值，曾極低落：共計二萬八千五百萬元日金，其中進口貨僅值九千七百萬元），但這一增長，是由于日金的跌價及強制的把東北的進出口貨集中于大連的結果。東北的整個對外貿易，在一九三二年則比一九三一年降低了。如：

	一九三二年	比一九三一年減縮的百分率
進口貨總值	一九三、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	百分之二六
出口貨總值	二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七九
對外貿易總額	四八八、〇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一〇五

由此可知，東北的整個對外貿易（日商偷關私運的貨物，不在此內），在事變後的次年，是大量的降低了。

一九三三年，因日本在東北市場之地域上的擴大（如熱河省之被佔，西蒙市場之被侵）與日本在東北軍事設施之擴展（所需的軍事建設材料之進口，也就增加），以及爲排擠其他競爭者的關係，而使東北的進口貨，比一九三二年增長了許多。一九三三年爲首八個月中，進口貨的總值，增至三萬一千四百萬元日金，出口貨總值，則爲三萬萬元日金，即入超了約一千四百萬元。從此，東北對外貿易之長期繼續着的出超歷史，遂被根本的推翻了。然而，我們還應指出，一九三三年爲首五個月中，東北的對外貿易，尙維持着微弱的出超地位（雖僅出超三百六十三萬元），而五月至八月的三個月中，竟完全轉入于入超的狀態中了。

一九三四年，是東北的國民經濟水準繼續下降的時期，同時也就是東北對外貿易之空前入超的年份。如：

一九三四年的入超	
第一季	四、三六九、〇〇〇元
一月至五月	三三、三八二、七五八元
一月至六月	四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上述的入超數目中，主要的是日貨的增長成分，而中國本部及其他各國之向東北的進口貨物，不僅沒有任何的提高，而且還大量的降低了。

最後，我們應當指出，東北歷來是糧食充裕的所在，用不到任何的進口；但在事變以後，糧食的進口不僅在逐年的增長着，而且在進口貨總額中，更佔了重要的地位。如：一九三三年上半期，東北麵粉及稻米的進口，竟達進口總額的百分之十五又六（一九三二年同期為百分之五又九），而今年的上半期的麵粉及稻米的進口，亦佔進口總額百分之十一。由此可知，東北雖曾稱為我國的糧庫，但到現在，因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而已變成爲糧食進口的地域了。

東北的人民，在過去因受到內外的二重盤剝與壓迫，不得已減縮自己的正常的

消費需要量，而提高了東北各部門產物的貿易成分，於是內外的盤剝者，便乘此收買，并由東北輸出而獲得重利；然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更變本加厲的搜刮東北的民脂民膏，而造成了東北對外貿易的空前入超的狀態。東北的人民，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更日益趨于貧困化與破產的慘境。

註一：事變前，日本對我國的全部貿易中，東北所佔的地位是：假設日本對我國的全部貿易為一百，則我國本部與東北的配合率，即如：

	中國本部	東北
一九二六年	六〇	四〇
一九二七年	五九	四一
一九二八年	五五	四五
一九二九年	五三	四七

註二：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〇年間，日本對我國本部的貿易，增加了約二倍，而對東北的貿易，則竟增加了四倍；如果把進口與出口分開來說，則中國本部的進口，增加了二又十

分之四倍，出口則僅增加一又十分之六倍，而東北的進口僅增加二又十分之四倍，出口則增加了四又十分之六倍。由此可知，中國本部是進口的速度比出口的速度快，而東北則適得其反。這就可證明東北對外貿易在我國整個對外貿易事業上所佔地位的重要了。

第八章 日本在東北的文化政策

(一)

文化政策，和經濟政策及政治軍事政策同樣，是適應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強佔了東北，既已強用其政策改變了東北政治經濟的統治，同時也竭力地在強用其文化政策改變東北的文化，以期我東北的文化適合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獨佔的統治。這種政策在現在及將來的成效怎樣，固然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事，但在政策的實施並設計的各方面，更值得吾人注意。

本來，東北是我國的一部份。東北的文化，概括言之，是整個的我國文化的一角，沒有其全然不同的獨立性。

然而，東北的文化和我國本部却有個別的不同點，這主要的在於東北歷史的發展各階段上特殊原因所形成。例如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前，列強在東北的政

治經濟以及文化的勢力，以帝政俄羅斯爲最大，到了日俄戰後，帝俄失敗，日本在東北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勢力，就逐漸地推進而達超過任何的列強之上。

『九一八』的日本爆彈，把這種個別的不同點，愈加擴大而深刻。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政治和經濟上既獨吞了東北，在文化上實施了竭力使東北人民奴化的政策，使日本容易統治東北。這種文化政策的要點是：（一）使東北文化和中國本部文化分離，（二）拒絕列強的文化勢力侵入東北，（三）制止新文化在東北發展，（四）使東北人民心理上奴性的成分增加，願意日本來統治，（五）企圖造成一種麻木的社會心理的中心思想在東北，（六）企圖減低並毀滅東北人民的智力，俾成爲單純的能言語的工具。

（二）

日本爲要企圖東北的文化，和中國本部文化分離，首先抓住了個別的現象，宣

揚「滿洲國」和我國本部顯爲兩國。在歷史上找出高勾麗遼金等等的古代的氏族或部落，製成了一部所謂滿洲史，在地理的說明上從白山黑水出發，認爲僞國的『地形及地勢顯與中國本土完全隔離，』結論就歸到『當然具備了足以形成一個國家的固有文化』（見日本評論社滿洲國讀本一四七頁。）即是盡可能地把個別的事實列舉出來，大吹一翻，同時抹煞一般的和我國本部相聯繫的事實。叛逆袁金鎧在編纂中的所謂滿洲通誌以及吳延燮在編輯的奉天通誌，就根據上述的原則上着手，務使證明東北與我國本部截然爲二個國家，使東北人民遺忘中國。

這樣的離間的工作同時實施在教育上。一九三二年（僞大同元年）三月十五日，僞國務院命令第二號，就有『……凡有關於黨義（指三民主義——作者）之教科書全廢之』的規定，同時着手編纂教科書，初等教育教科書由僞奉天省教育廳及所謂滿洲教育會編輯，中等教育教科書，須一律依據僞文教部的刪正表規定取材。翌年十二月，所有初級中學用的教科書已脫稿；初級小學教科書，後又由僞文教部重編

，近亦印竣。不消說，離間東北文化和本部聯繫的原則，是所有偽國教科書上編輯的單元之一。在小學最初四年用的教科書上，離間的宣傳散見在修身和國語等課程內。自小學第五年級至第六級，乃有歷史（指偽國歷史）地理（偽國地理）二課程。無智兒童，經過這種教育的訓練以後，故國的觀念在若干意義上就會減退。同樣材料的歷史地理在初級中學的課程上重述一次。可是畢竟東北的個別的特點不能包括東北歷史發展的全部，在高級中學普通科文科的課程上只得把二課合爲一課，叫做地歷科；反之，這種離間的玄妙理論，可以散見在高級中學社會學及政治學概論等等課程上了。

在他方面，日本又切斷現時的我國文化界和東北的聯絡。黑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所載偽國民政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發表禁止輸入的中國新聞雜誌如下；『天津益世報，大公報，庸報。上海申報，時報，新聞報，社會日報。北平晨報，華北日報，京報，世界日報，北平日報。廣州廣東市民報。新鄉豫北日報。徽州

徽州日報；雜誌類，上海良友，循環。此外日本私人方面，尚有以南京中央日報，宓勒氏評論報，及英文之大陸報等，認爲亦有礙於偽組織者，但尙未列入禁止之列云。』由此可知稍知反抗日偽的足以喚醒東北民衆的新聞雜誌，被絕對禁止輸入。事實上關內書報之被禁止，在東北偽政府未成立以前已經實行，上海之申新各報在東北出代價一元尙難購到。

日本指使偽國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實施嚴格的文化統制。如在哈爾濱一埠，就有所謂文化檢查協會，凡在哈埠的出版物，都要經過該會的檢查。該會規定各書店經售的以及出版的各種書籍，都須向該會報告。一九三三年夏哈埠曾有一家書店因未將多年積存無用的舊教科書向該檢查協會報告，結果書店經理遭逮捕。在偽國全境各埠都有類似的組織，以防止有違反日偽統治的思想。

新聞紙方面，日本更加注意。當『九一八』事變初起時，當時所有我東北的新聞紙，都取着沉默等待的態度，後來事實已到絕望了，各報爲想繼續下去，每天只得

讚美其「王道樂土」。拿東北最有名的國際協報做例，該報每日發行數達一萬分，在東北各報中算是最多，係國人張復生經營，王研石主筆。在事變以前，國際協報可說是東北言論最傾中央的報紙，事變後受日偽當局的壓逼，不得不改變方向。事變以後，日人紛紛在東北辦新聞事業，日本人菊池秋四郎在遼寧新辦有奉天日報，日人森脅要平在通遼辦蒙邊時報，此二家報紙皆僱漢奸做編輯，以我國文字印行，專門捧僞國當局日本在東北的措置。後者更負有蒙邊情報的責任。至日本文的新聞紙，在事變後由日人創辦者，計有齊齊哈爾的龍江日報、齊齊哈爾日報，在錦州有錦州日報，在長春有長春滿洲通訊社及聯合通訊社。這些新聞紙都是承受着日本在東北所取的文化政策，每天登着日人的宣傳消息。

對於我國以外的各外國在東北的文化機關，當然也是日本所排斥的。有英人辛博森，本在哈爾濱辦有哈爾濱日報 (Herald Harbor)，每天用英俄二國文字發印，是在東北最能刊登真實消息的報紙，同時又有英國人在東北治外法權的保障，日偽

當局不能直接干涉。但終至一九三三年夏季，遭日僞的壓迫而終於停刊了。當時辛博森本人逃往英國領事館，得未被拘去。辛氏在哈埠同時辦有辛博森書店經售英法俄各國文字書藉外，尚售賣近時中國本部出版新書，也同遭封閉。蘇俄的書藉雜誌，更遭日僞禁止。去年六月間僞民政部發表禁止蘇俄書報輸入的，計有莫斯科出版的真理報，新聞報（或譯伊士維斯太報）等等。于此可知日本不但在設法切斷東北文化與中國本部的聯絡，壓制新文化運動在東北興起，同時也排斥其他各國文化向東北輸灌，換言之，日本在東北已實施其獨佔的文化統制。

(三)

文化統制，這顯然不是一件容易地可以收到成效的事。在東北，不論日本及僞國當局如何嚴密地並殘酷地在實施，人民對於欺瞞的事實的認識，以及一般的政治觀念上的堅定，却不是殘酷的鎮壓或遮避現實的宣傳所能增效。於是日本在統制文

化反面，便是實施其愚民政策。因為日本人知道，與其沒有辦法用欺瞞或統制來轉變東北文化，不如使人民無智無識來得可靠。

所以在一九三三年——三四年度偽國總預算中，共一四九、一六九、〇〇〇元，教育部份，僅有九三一、〇〇〇元，佔總預算千分之六。

在瀋陽事變以前，東北主要的大學為遼寧省東北大學、馮庸大學及東北農業專科學校，吉林省有吉林大學；所有這些大學在事變以後，均告停止。現在東北專門以上的學校公立的只有哈爾濱區立法學院及工業大學二所而已。此外另有偽國務院設立一所大同學院，專門訓練所謂自治指導員，實則是漢奸養成所，現在有學生一百十餘名，三年中已經畢業了九十七人，并分派各地工作。

中等教育及師範教育，依照一九三三年五月偽文教部統計，依照事變前未開校者，達一百五十校，內計有中學校九十三所，師範學校五十所，職業學校七所；然這個統計尚未將吉林省中之十四縣，黑龍江省中之二十二縣包括在內，因當時這三

十六縣尙在我們義勇軍勢力之下。

至於小學校未開學者共計有五千餘所，計遼寧省有三千三百七十二所，吉林省有八百三十二所，黑龍江省有一百六十七所，熱河省有八百五十九所。東省特別區九所。但吉省伊通等十五縣黑龍江省之二十餘縣亦未統計在內。這樣大量減少的原因，並不在於義勇軍的戰爭或財政無辦法，而是日本及偽國不願東北人民有智識，同時可以多省出經費討伐義勇軍。

(四)

一個社會的存在，必有社會心理上共通的中心思想的，這種中心思想，有以宗教爲主體的，有以主義爲主體的。日本人爲欲易於統治東北，起見將在東北創造或提倡怎樣的中心思想呢？第一：日本知道這種社會心理的中心思想不是憑空可以創造，必須在東北社會間有歷史性；第二：須不至妨礙日本人來統治東北；第三：可以利用一部份人來承認日本卵翼下的偽組織是合乎這種思想；第四：借此種思想

在另一方面可以抵制東北新文化運動的勃興。能包括以上四種作用的思想，即被日本稱爲『王道主義，親仁善鄰』八個字的『正規』思想。

王道本來是孔子的思想，在東北社會當然有歷史性，原來孔子的思想，是有整體性的，日本斷章取義的，利用『王道』二字，宣傳『滿洲皇帝』的傀儡組織。借此企圖隱蔽其行爲上的劫奪。叛逆鄭孝胥對偽國的成立津津有味地說：『惟有抱仁義之舊說，以求治安之實效』。實施王道主義當然同時實施王道主義化的教育。即是將事變前的各學校的黨義課完全廢除，代以經學的教授。在社會教育方面，凡是民衆教育館及教育演講所等機關，除作普通的政治宣傳以外，又開辦講習會，以『普及王道思想，以民風之敦化爲目的。』

日本在東北這樣的提倡王道主義，尙有以下的二個意義：（一）日本統治東北的方法上，較之現時統治朝鮮台灣有若干不同的地方，主要的因爲東北土地特別廣大，同時和本部有密切的關係，要統治牠，必需有大批的走狗，因此更需要社會心理

上的中心思想叫人們去保衛『王道樂土』；(二)日本強佔了東北以後，仍舊不能解決其國內生產過剩的矛盾，逼着必需實施其東亞孟羅主義。在其文化政策上，企圖以王道主義來號召我國人民，留了一條向我國本部侵略的道路。

在現在的東北，一到什麼紀念節或元旦，到處可以看到『東望謝恩』的標語，宣揚日本怎樣替東北人民去除軍閥，建立王道國家。凡是新聞紙上提起日本，必加『善鄰』於其上，本來對日本的在東北一切措置，東北人民在暴力壓迫之下，也不敢有非議的地方，然日本並不以這樣的不敢非議爲滿足，進而要使東北人去感謝她，理解她。茲略舉爲這個目的而實施的具體的事實：(一)『善鄰協會』的組織——顧名思義，該會便是東北漢奸所組織，並有日人的指導，維持至今，已有數年歷史，現在內蒙古一帶，也有該會會員的活動。(二)日僑學童使節的交驩——這還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僞國派遣了所謂少女使節六名到日本，目的在其所謂『使純潔之童心，舉日滿親善融和之實效』。同年九月日本也在全國兒童中選派十五名，稱爲答

禮兒童。(三)日本語之傳佈——偽國學校在小學五年級起，就有日本語二學分。中學有三學分，所有各民衆學校，都有日語課的教授。(四)赴日留學生的派遣——偽滿洲國年報內對於偽國今後留學生事務有如下的說明：『留學生今後將大量增加，在滿日共存共榮的見地上，派赴鄰邦日本留學更爲重要』，前年偽國留日學生共有三百二十五人；此外偽國學生之在旅順大連等日本專門學校以上留學者，達一百十八人，年來且已激增。惟皆被迫自認偽國籍學生。

總之，日本在東北的文化政策，不出以下的三方面：(一)實施奴化教育麻醉兒童心理，(除所謂王道主義以外，尙有其他各種宗教。甚至設法將無抵抗的甘地主義也輸入東北，偽自治訓練所課程中就有甘地主義一課)。(二)壓制足以反抗日僑統治的思想；(三)企圖發展並確立日本在東北的宗主權，應用以上三方面的文化政策，掩護日本向東北的經濟掠奪，然而究竟能否成功，這要以我國人民最後努力的程度爲準繩了。

第九章 日本在東北的移民

在『九一八』事變的許久以前，日本帝國主義者即已利用了移民的方法，以鞏固并擴充其在東北的政治與經濟的地位。

自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及日本繼俄而獲得南滿鐵道以後，日本政府即積極的開始進行其對東北的移民政策——主要的，是向東北移殖日本的農民。

然而，那時日本政府雖給予了移殖者以許多優待的辦法（如耕種地田之分配，國家的津貼及補助費等等），但是向東北移殖的速度，却很緩慢，而且在移殖的人數上，也很有限。這裏，主要的是由于東北農民的低級的生活程度，使日本移殖到東北的農民，不能與之競爭的結果。依據日本的統計材料，一九二九年在關東州內共有日人十八萬人（全滿的日人爲二十六萬人），而其中經營耕作事業者，不過三千

人，其餘十七萬七千人，則爲商人及各機關與各組織的官吏與職員。由此可知，日本對東北的農業移民的計劃，在上述的時期中，大體上是遭到了失敗。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却利用了其他的工具，即利用了高麗在東北的居民及逐年向東北移殖的高麗農民，以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曾企圖以治外法權，爲謀管理高麗農民及其所租得的地田，并屢次企圖控制高麗農民與我中國地主間的糾紛；同時，更利用高麗獨立黨宣傳間島區的獨立運動（日人及其走狗宣傳說，間島區爲高麗舊土，故須予『獨立』，即須讓與日本）。然而，高麗的農民，（高麗農民所到之處，也是日本官憲勢力擴展之地），實沒有得到日本的所謂『保護』的任何『實惠』。

高麗的農民，在東北者共有九十萬人（事變前），其中一部份爲高麗未被日本割據前即在東北的舊居民，其餘則爲被割據後的移民。他們大部份爲佃農，而被盤剝的程度，却甚而較中國佃農尤爲深切。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佔東北以後，一方面擬具了廣大的對東北的移民計劃，另方面把移民的工作，完全使之適應于日本帝國主義者新的侵略方針。這裏，首先便是適應于日本在東北的軍事上的需求，這即是說，日本在事變後對東北的移民，主要的是在乎充實日本在東北大陸上的軍事後備的力量。此外，我們應當注意到，日本在東北的軍部，在必要時已能在東北與高麗內地動員十一萬六千的在鄉軍人與後備軍以及二萬二千憲警——這個數目，足以在動員時編制十個日軍的師團。而日軍爲要使在鄉軍人及後備軍容易補充各地日本的駐軍，於是便把他們逐漸地分佈于各重要的戰略地點。這在日軍的軍事上及作戰上，當具有其重大的意義。

日本對東北的新的移民政策的主要特點，即在乎把移民事業歸屬於軍事上的任務。這在實際的反映上，是表顯在在鄉軍人的武裝移民上面。

然而，關於領導對滿移民的集中方式與機關問題，却遲遲的還沒有得到最後的解決。直到現在，日本對東北的移民事務，還是由幾個機關進行（如拓務省，陸軍

省，東亞拓務會社等等），而沒有集中的統一的領導組織。最近，在改革日本在滿機關的爭執中，有擬將對東北移民的事業，歸由「對滿事務機關」集中管理之。同時，并組織「滿」拓殖會社，預定資本五千萬元日金，其中一半（現金）由日本撥付，其餘由偽國政府以割給地畝（二百萬至三百萬公頃）的方式補充之。這一拓殖會社成立後，日本的移民將無代價的獲得大量地畝。

日本的軍部，爲要使對東北的移民，完全適合於日軍在東北需要起見，更制定了以下的軍事移民規律：（這一移民規律，祇擇其主要者，并非全文）。

A. 軍事移民，係基於「自願」原則之上。被移殖者，以未滿三十歲之在鄉軍人爲合格；

B. 移殖之在鄉軍人，得向政府領取川資，農具，住房及其他經費。移殖者得領之各項費用，定爲一千五百元日金（購地費在內），而所種地田爲十四公頃，在種植開始時，須依集團法則；

C. 每一軍事移民團之人數，爲五百人，分爲四組，由團長統率之（每一移民團，實際上卽是一個日軍的大隊，各組又卻是四個中隊。這在與武裝配合時，實際上卽成了一種軍隊的組織——作者附）；

D. 軍事移民團的團員，除日常經營農事外，須受正常之軍事訓練，并須協助當地日軍之行動；

E. 二年以後，每一軍事移殖者，得組織各別之經營事業，并可由日本召家屬同居，但同時，須繼續遵守軍事移民之原有規律。

這個移民的規律，一方面帶有利誘的獎勵性質（如補助費等），另一方面復表現出了強迫的軍事作用。

日本向東北移殖的第一批軍事移民，於一九三二年夏季組成，并即派遣出發。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經哈爾濱到達海倫。可是，經過一星期後，逃往哈爾濱者達六十人之多，到九月底該批軍事移民之留居于海倫原地者，僅二百人（全數爲五百人）

。到同年冬季，該批移民因受不住義勇軍的襲擊與當地困苦的条件，而終于完全潰散了。

第二批日本的軍事移民，人數亦爲五百人，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抵佳木斯。該批移民乃純粹按照軍隊的編制法組成，并有步槍，機關槍及迫擊砲等武裝。他們到佳木斯的不久以後，實際上即變成了該城的衛戍部隊，并曾多次的與義勇軍作過戰鬥，但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經孟家岡農民的襲擊以後，實力上損失了不少，直到現在，這一批日本的移民，大體上已經是解體了。

這裏，我們還應指出，日本軍事移民團內部的一般情緒的不穩現象。如，去年二月二十三日日本的新京日報載說：『在佳木斯的日本移民團的生活狀況，實極爲困苦，并使人感到厭倦，所以他們中有一半想脫離該團』……七月十七日該報復載道：『七月四日，一部份移民團團員向團長聲稱，如仍繼續現狀，則即將發生不幸事件』云云。

日本政府鑒于移民團內部情緒的不穩，於是便在報上大事其宣傳，并在各地進行關於移民問題的報告，以防止移殖者不穩情緒的蔓延。同時，并設法改善移殖者的物質生活——把軍事移殖者的物質生活，提高到與現役軍人相等（如死亡者的家庭，得領撫恤金一千五百元日金，殘廢者亦可領得特項恤金等等。但上述的款項，係由偽國政府撥付）。

但是，這些辦法并不能防止移民團團員的逃跑現象。一九三三年八月間，日本報紙即載有關於逃跑四十五個移民團團員的消息。逃亡的移民團團員中，曾有一人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的大阪每日新聞上，發表一文，謂：

『當到達目的地時，我們即知道，在日本與我們所說的關於移殖者的生活，實完全與實際環境相背馳的。從離開故鄉之日起，我們即完全看不見米飯。……然而，如果我們不缺乏住房，如果匪賊不向我們襲擊，則在飲食上，我們倒還能忍受下去。每月給予我們每人五元伙食費，（這樣數目，對於日本人顯然是不夠的。）然而

，以我們的體力來說，一切困難似乎也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勞作，不懷着悲觀。我們都希望來年的快些到來，因為那時候我們在日本的家屬可接來同居（已婚者，希望其妻子；未婚者，希望其愛人來同居），但因為生活條件的困難，使我們中許多人遺忘了這個希望。同時，移殖者的心目中，更懷着這樣的情緒：

- 一、移殖者對於將來的實際成效的可能性，完全失了信仰；
- 二、因為對移殖者的待遇，過于苛刻，於是使移殖者的生活，監犯化了。以後如果有人願向滿洲移遷，則他須詳細的考慮一切實際情形，以免匆促生誤。

從這一段敘述中，雖還沒有全部的說出日本軍事移民團的實際工作，但我們却可以看到日本在東北軍事移殖者生活的一般了。

第三批軍事移民（日人稱為第二批，因第一批已完全潰散），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下旬抵佳木斯，但其駐紮地點，乃在樺川縣。據日本報紙稱，這批移民的武裝及物質生活，較以前幾批為優。但同年八月八日哈爾濱日日新聞載稱：這次移民團抵佳

木斯時，已不是全團了，因為在中途曾發生逃跑的現象。

一九三三年，日本軍部曾與拓務省計劃向東北移殖三千在鄉軍人與後備軍，并預定經費四百萬元日金。但在實際上，僅移殖一批，共五百人。一九三三年雖曾組織第二批移殖，但其實現却在今年春季。今年（三四年）的軍事移民，按照原定的計劃，共為一萬人。主要的移殖區域，為松花江流域（三姓，佳木斯一帶），嫩江流域（齊齊哈爾以北）及中東路東線。但直到現在，還僅移殖二批（一批還是去年組成的），計一千人。最近（十月二十日），日本擬向黑龍江省之綏楞縣進行武裝移民，第一批為二百八十名，內有五十名係由遼寧省各地選拔之在鄉軍人。

依據上述各段所說，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對東北的軍事移民的宏大計劃，祇實現了極小的一部份；而且在這一小部份的實施過程中，還遇到許多障礙與困難。這裏的主要原因，決不在乎移殖者物質生活的困苦，而是在乎東北反日反『滿』的義勇軍的英武戰鬥，使日本移殖者對日本在東北前途的悲觀。

日本對東北的農業移民，至今還沒有廣大的實施（已實施者，僅爲二批，共計四百人。其中一批——二百人，係移殖于吉林省之鏡波湖附近，但也帶有軍事性質）。關於廣泛的向東北移殖日本農民的問題，目前尙在計劃與討論的過程當中。不過，我們對於日本對東北的農業移民的前途，雖值得加以注意，但也不能有過高的估計——因爲我們沒有根基，可想像到日本在農業移民上能達比事變前顯著的成績。

第一批日本的農業移民（事變以後的），本擬在鏡波湖附近種植禾稻（水田是向中國地主與農民強佔的），但因該地反日運動的激昂，于是使他們不得不逗留在敦化城內。關於這一點，該農業移民團的代表，曾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的大連新聞上，發表如下的談話：『目前，我們不能到目的地去，因爲交通道路還未修建完善，此時在途中實有被匪賊襲擊的危險。此外，許多招待我們的準備工作也沒完成（現在還沒有住房等等）所以，我們在敦化停住了。此地，我們將在滿鐵的農業試驗

場內，實習農業課程，等到明年春季，我們當啓程到目的地去」。

除上述的農民外，日本向東北移殖的狀況，是比較順利的。但這是由于偽國的成立，造成了日人特殊地位的結果。例如，東北各大城市中，日本人口是迅速地增長了（從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三年，齊齊哈爾的日人自三百增加到了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哈爾濱自三千八百三十三增加到了六千七百三十七人）。同時，在東北的其他民族的居民，却因時局的混亂，而減少了：

事 變 前 一 九 三 四 年 初

高麗人	九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日本人(日軍在外)	二六〇・〇〇〇	三〇六・〇〇〇
蘇俄人	一五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無國籍(白俄)	一一五・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
歐美人	八・〇〇〇	七・〇〇〇

蒙古人……………四六，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

通古斯及其他人種……………二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在熱河省的日本人（日軍在外）……………七〇

三，〇〇〇

從這個統計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三年來日人的激增數，已達四萬餘人之多，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中國人不在內）的居民，却減低了十五萬九千人。這裏主要的原因是：日人在事變後，享受了許多優先的特權（如在日僑機關與組織內的職位，商業上的優勝——如對日貨關稅的減輕及官式的偷關等等，其他各種事業經營上的特殊權利），而其他民族的居民——甚至多歐美人，却經常的受到了直接的或間接的壓迫和剝奪——尤其是我中國人。

去年初，日本的報紙曾廣洽的提倡移殖日本的工人到東北的日本企業作工。嗣後，拓務省并制定了移殖日本工人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中，規定有『最近數年中，在滿的日本企業內，須保證百分之五十的日本工人』。大連新聞對此曾有如下的通

信（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

『一、在滿的日本企業，如工人數目在百人以上者，則日本工人須佔半數；

二、最近三年內，日本工人之移殖到滿洲者，應達一萬人，（連回家眷，則人數在三萬到三萬五千人）；

三、容納日本工人之主要企業爲：滿洲的鐵路，昭和製鋼工場，硫銻工廠，日滿採金會社，日滿電信會社……。

四、在滿日本工人之各種社會生活用費（如學校，醫院等等），由政府擔任一部份。『關於移殖日本工人的計劃，已經開始實現。如東北鐵道的日藉司機及其助手，已增加了四百二十餘人，其他鐵道專家增加了三百餘人。最近在中東路讓渡中，日本準備鐵路員工七千名（見今年十月九日的電通社電）。

日本政府之所以向東北移殖日本的工人，主要的有二個用意：一、減輕日本國內的失業狀況；二、使東北的軍事工業與交通事業中，保證有比較可靠的工作者，

以防戰時的騷亂。

事變後，日本政府對於高麗向東北的移民，也曾積極的設計并在竭力地推行着。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這方面也有其作用：利用高麗的農民，作侵佔地畝及擴展日本在東北農村中之勢力的工具。爲要實現這點，日本當局便採取了以下的辦法：

A. 把高麗在東北的居民，都轉入日本籍，於是治外法權就及之于高麗居民身上了。而東北的高麗人大半是農民，他們既已轉入日本籍，則日本領事署的權力便隨着伸入農村。農村中高麗居民的事務及他們與中國地主間的糾紛，也就由日本領事署解決了；

B. 慫恿高麗農民，侵佔地畝，或強迫取消短期的租契，而代之以長期租地契約（多是二十五年的）；同時，日本更組織稻田公司（東北的高麗農民，多半種稻，把高麗農民的租地及人力，都攫取在該公司的管理和經營之下。這樣，高麗的農民，實際上是成了日本稻田公司侵佔地畝的工具；

C. 挑撥中韓民族的感情，破壞中韓農民的反日統一戰線，同時，利用高麗浪人組織『韓人居留民會』及『自衛團』等，

以引起農村中的糾紛，準備給日本軍警以『保護』僑民的名義，向農村進行掠奪和屠殺（如珠河縣河東區的事變等等）。

日本帝國主義者雖然運用了許多方法，以擴充高麗的移民，但其結果，不僅使東北農村中高麗農民沒有增加，而且反而減少了（減少的數目，約十萬人。其一部份已投入反日的義勇軍的隊伍中，另一部份因農村內戰事的發展與農村經濟的崩潰，而回到高麗故鄉去或到城市尋找工作）。

去年年底，日本政府拓務省與高麗總督府會共同的製定了大批的高麗移民的計劃——擬在最近八年至十年內，向東北移殖一百萬高麗農民，移殖的區域爲：松花江流域，嫩江區，牡丹江區，中東路東線及吉敦路一帶。此外，還計劃把間島區的高麗農民，向北滿移殖四十萬人。

這個宏大的高麗農民的移殖計劃，雖已存在了一年，但其實施的程度，却還是極其微弱的。直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祇是大批的高麗農民繼續離開東北的農村

，而從高麗移殖到東北來的高麗農民，只不過是幾批一二百人的移民團，而且他們還多停留在城市中。所以，這個移殖高麗農民的計劃，是否能按照預定的速率及預定的期限實現，尙是個極大的疑問。

第十章 日本在東北的軍事設施

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積極的準備未來的對俄與對美的戰爭，爲要積極的繼續其大陸的割據政策，於是在侵佔東北以後，就竭力地在東北施行其軍事戰略上所必需的各種建設，俾把東北在極短期間，變成爲它在大陸上的基本的軍事根據地。

日本在東北所進行的軍事根據地的建設，決不僅僅限於增加在滿的日軍，訓練僞國的軍隊及軍事上的直接設備（如兵工廠，軍備及砲壘彌保等等），而且一般的經濟，工業，農業及交通等的政策與實施，亦無不以建造軍事根據地的總計劃爲其中軸。這些在上面數章中，我們已極清晰的加以敘述了。現在，我們扼要的把日本在東北的各種軍事設施，概述如下：

一、軍事根據地的建設

(一) 新鐵路網的建造——新的戰略鐵路網的建造，是日本在東北經營軍事根據地的主要成分。日本在東北早已掌握南滿與安奉二鐵道幹線，已被日本侵佔的全部中國鐵道，事變後三年來日本所建造的新鐵道，以及即將攫取的中東鐵路（現已由蘇聯讓渡）等等，所有這些鐵道，已形成了一個戰略上鐵路運輸的體系。

日本之所以要在短期內，完成這一戰略上的鐵路運輸體系，主要的是由於：一、準備未來的大戰——主要是對俄；二、繼續的進行其大陸的割據政策——主要是對中國；三、殘暴的壓迫東北的民族革命運動及榨取東北的富源。這三點，我們在日本對東北的鐵道政策及實際經營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東北舊有的鐵道網，僅僅與大連、安東及營口等南滿的港口，相連貫着，同時，在鐵路管理權方面，又是極不統一。所以，在事變以後，日本即以新鐵道網的建造及奪取東北的全部鐵道管理權的暴行，以補足上述的缺陷。

在事實上，如果僅依據着東北的舊有鐵路網，則日軍由本國輸送軍隊到北滿邊

境去，就須遶遠的繞過高麗半島，而沿着二條鐵道幹線向北滿進發——一條是沿着南滿鐵路，中東路南線，再經呼海路而達海倫，或者經過哈爾濱而沿着中東路東線而至綏芬河；一條是由營口經打通，四洮等中國鐵路（這些鐵路的運輸能率甚為薄弱，而且距離亦遠），而達到齊齊哈爾。這樣的軍用幹線（戰略鐵路網）使日軍在北滿的軍事設備及對俄備戰上，發生極大的困難。因此，日本在侵佔東北以後，便積極的建築新的鐵路網，以造成未來戰爭中及侵略政策上日軍所必需的鐵道運輸的體系。同時，日本爲要消除因各鐵道管理權的不統一而產生的各種困難與障礙，於是便把東北舊有的鐵道管理權，都集中在南滿鐵道的掌握中。

日本在東北新建的鐵路網的方向，其主要者有三：一爲使高麗北部的新港口（雄基，清津等港）與東北的全部鐵路網相銜接，而使日軍由本國至東北的運輸，因之可直經高麗，而縮短路程（同時，日軍如有大量的運輸必要時，則可與上述二條戰略幹線並用，所以這條高麗與東北的聯絡線，可稱之爲第三條戰略幹線）；一

爲造成直達蘇俄邊境的鐵路直貫線及支路線，俾日軍能在日俄戰機緊張時，迅速的集中兵力于邊境上，以開展軍事行動；最後，爲造成繼續侵略中國及外蒙的軍事運輸路線——如在遼西及熱河的鐵路建設，以及北甯路與偽奉山路的通車等等。

新鐵路網的主要路線，爲：一、自延吉，經額穆，甯安，穆稜至密山的鐵路，該路乃包圍蘇俄沿海州的軍事要道，同時，也即貫通了與高麗北部港口的直接鐵道運輸，使日軍能迅速地輸送到沿海州的邊境上；二、完成海克路，再由該路分二線直達蘇俄之阿穆爾州邊境：甲，由納河經嫩江直達瑗瑋縣之大黑河；乙，由通北經龍鎮而直達邊境（至大黑河，並建支線至奇克）；三、自洮安至索倫，自朝陽至承德及自朝陽至赤峯等的鐵路，以包圍外蒙，并窺伺西蒙（察哈爾，綏遠）與華北。

上述的鐵道幹線，如果全部完成，則日軍在未來的日俄戰爭及繼續其割據政策中所必需的軍事運輸，就不至于發生困難；同時，我們也可以從新鐵路網的計劃中，探得日軍在未來戰爭中的戰略的一般。

現在，把日本在東北已築成的帶有重大軍事性的新鐵道，列舉如下：

甲、海克路（自海倫至克山）——共長一百九十一公里。該路貫通了齋克路（自齊齊哈爾至克山）及呼海路（自呼蘭至海倫）。乙、自敦化經延吉，鐘城至清津的鐵路——共長三百四十五公里，自延吉至海林的鐵路——共長九十公里。這二條鐵路之完成，不僅聯絡了高麗與東北，使高麗與東北在戰略上溝通成一個相互緊關的陣線；而且，這些鐵路，使日本本國的日軍能以最短的路程，經高麗而達東北大陸的邊境。丙、拉濱路——共長二百五十公里。聯貫着吉會鐵路，打通了高麗與北滿的直接運輸。該路在經濟上——特別是軍事上的意義與作用，實非常重大。

此外，已興工而尚未全部完成的鐵路，計有：甲、自當年至訥河鐵路！——共長五十公里。該路並計劃延長至嫩江，而直達大黑河。這條鐵路所經之地，均爲人烟稀散的荒漠地帶，所以其爲純粹軍用運輸路線，實無可置疑。乙，自通北經龍門鎮，遜河而直達黑龍江岸之奇克鎮。這條鐵路，也純粹帶着軍事性質的。以上是在黑龍

江省興建的鐵路，在吉林省者，尚有丙，自延吉經寧古塔而達乙河（中東路東線之海林站以東）的鐵路——共長二百公里。這條鐵路在軍事上的意義，極為重大，蓋日軍可用之以縮短的路程，而迅速的集中軍隊于牡丹江及松花江流域，同時，並可用該路輸送軍隊，以協助進攻沿海州的俄軍。

除了上述的幾條鐵路以外，現在已動工者，更有由牡丹江經依蘭至佳木斯，由長春至大賚由大賚至洮南，由遼原至承德及由承德至赤峯等的鐵路。這些鐵路，同樣是帶有重大的軍事作用。

以上列舉的鐵路建設，係日本三年來建造軍事根據地上的重要者。如果，我們把日本在這一時期內所興建的已成鐵路的總長度合計之（不僅限于上述的幾條主要幹線，其他如支線等，亦合計在內），則已將達到一千公里——一九三一年東北所有鐵路的總長度為六千八百五十七公里，一九三四年五月底的總長度，則已達七千七百八十四公里。

(二) 航空事業——日本在東北的航空事業的經營，同樣是建造軍事根據地的有機部份。但這項事業的經營，並不是在事變後纔開始的；還在一九二九年四月間，日人即已完成了高麗與東北的第一條航空郵遞線。至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這條航空線即加了擴充，其路線爲：自東京經大坂，岡山，馬關，漢城到平壤。這條航空線上的全部飛行人員均爲日人，而該線之升降站，則完全設立于軍用飛機場內。

事變發生後不久，這條航空線即延長到瀋陽——而後更向南沿着南滿鐵路而達大連。同時，向北則直達長春及哈爾濱。一九三二年六月，這條航空線更達到了齊哈爾。此外，並建立了自瀋陽經打虎山至錦州的航空線（該線完全應用軍用飛機）。

日本在東北侵佔領空權的第二步，即設立東北內部的郵遞旅客航空線。現在已開始飛行者，計有：一、自哈爾濱經一面坡至富古塔；二、自哈爾濱經佳木斯至富錦

；三、自哈爾濱經綏化，海倫至克山；四、自長春經吉林，敦化至龍井村；五、自齊齊哈爾至大黑河；六、一九三四年四月間開闢了自大連經瀋陽，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直至滿洲里的聯絡航空線；七、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日人設立了在熱海省內的航空線：自錦洲經朝陽，凌源至承德，以及自錦州經朝陽、赤峯至林西。今年春季，日人更開闢了由長春經敦化，龍井村，漢城直達東京的夜間航空線——從前存在的由東京經漢城而直達東北的日間航空線，因無夜間飛行的設備，而致延長飛行時間至二晝夜之久。

日本爲要發展並統制東北全部的航空事業，在一九三二年九月間成立了滿洲航空株式會社。該會社的資本金爲三百八十五萬元日金，其主要股東爲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握股票三千二百七十股），日本株式會社（二千一百三十股）及偽國政府（二千一百八十股）。

除了上述的名目是郵政商用的。而實際上是軍事性的航空線以外，日軍更公開

的建設軍事航空的根據地，飛機場及飛機升降站等空軍飛行網。

在事變以前，東三省僅不過有幾個設備不完全的飛機場，而現在日人已在東北設立了六十五個飛機場與升降站。其中規模宏大及設備完善者，有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瀋陽及錦州等的飛機場。有些甚至設有地下藏機室及地下燃料保藏庫等設備（如齊齊哈爾及瀋陽的飛機場）。然而一般的說起來，日人在東北所已建設的飛機場及航空根據地，對於能容納大量飛機（能夠大戰時應用的）的庫房，油棧，炸彈儲藏庫及後備庫等等建築，目前還是沒有全部完成，所以日軍除了積極增加新飛機場外，對於已成立的飛機場及航空根據地，也正在竭力地擴充範圍並完成其必需的工程。

最後，我們應指出日本在東北所經營的航空事業中，我們應加注意的幾點：一、日本爲要把東北建造成爲它在大陸上的基本的軍事根據地，就須把東北整個的造成爲日本在大陸上的空軍根據地；然而這還須要：二、把東北與日本本國的空軍聯成

一個體系，所以日本在侵佔東北後不久，即趕造自日本經高麗直達東北各大都市及戰略要地的晝夜大航空線；三、東北內部的所謂郵政商用的航空設備，不僅超過了一般的需要，而且在事實上完全是軍用航空的另一形態；四、飛機場網的建設，特別在所謂偽國的邊界上（如俄偽邊境及遼西，熱河等地）加了注意，這裏正表現出了日本對未來大戰及繼續其侵略政策的用心和準備了。

（三）公路建設——在現代的戰爭中，公路實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日本在侵佔東北後，爲要加緊掠奪民衆及征剿義勇軍，爲要準備進行大戰及造成東北的現代軍事運輸網，於是建造新鐵路網及航空網等以外，更努力于公路的建設。

東北的公路管理權與經營權，與鐵路及航空相同，完全操縱在日人的手中。所謂「國道管理局」，名義上雖由偽國總理直轄，然事實上卻完全爲日本公路專家所掌握。國道管理局屬下更設立官道建築處于瀋陽（管理遼寧省及熱河省公路的修理及興建事務），長春（管理吉林省公路）及齊齊哈爾（管理黑龍江省與興安省的公路）。

這些機關，同樣是由日人操縱的。

日本在東北公路建設的計劃，主要的是以軍事戰略的觀點，為基本範疇的。一切公路上的建造，亦以滿足軍事作戰上的需要，為其依據。所以，三年來日本在東北所興建的公路，差不多完全是一種日軍軍事行動上所必需的軍用道路；至于這些公路在經濟上的意義，却非常的微弱。

一九三三年春季。當日俄形勢極度緊張及東北抗日反偽的義勇軍正蓬勃發展的時候，日軍制定了偽國公路的十年建設計劃，並準備撥付一萬萬元偽幣建設費（每一公里之建築費，按照各地實情而規定為一千二百元至二千元）。在該公路建設計劃中，把公路劃分為三個等級：自省城至港口或鐵路大站以及在所謂『國防上』有重大的意義者，為第一等公路；縣城與工商業中心區構通連絡者，為第二等公路；其他如縣境內之交通運輸公路，為第三等。

按照上述的公路建設計劃，則十年內應完成以下各等級的公路：

等級	長度（以公里計算）	寬闊（以公尺計算）
第一等	一五・二〇〇	一四
第二等	一五・二〇〇	一一
第三等	二九・六〇〇	八

以上各等級的公路，合計爲六萬公里。最近二年內預定建設公路九千公里，其中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前應完成四千公里，一九三五年五月前應完成五千公里。自事變發生至一九三三年十月底已經完成之公路，共計爲二千五百公里。其中主要的軍用公路線，有：一、自哈爾濱至同江；二、自敦化至海林；三、自山城至通化；四、長春至扶餘；五、訥河至大黑河；六、瀋陽至撫順；七、長春至吉林；八、洮南至索倫；九、朝陽至赤峯；十、赤峯至承德；十一、北票至承德；十二、朝陽至赤峯；十三、穆稜至密山。這些公路，大部份已經通車。但因東北的土壤及氣候的特殊，而使許多公路，不能全年通車。如自哈爾濱沿松花江至同江的公路，僅僅在冬

季才能全線通車，其他如訥河至大黑河公路，現在也尙不能全年全線通車。

日本在東北整個的公路建設計劃及上述的許多已成的公路，都表現着軍事上的特徵：在俄僞邊界，遼西與熱河及義勇軍的出沒之地帶的公路建設，加了特別的注意；而且日軍所到的軍事上的要地，也都已經或正在趕築着公路。然而，這在日軍的建造軍事根據地的整個計劃上，也並不足以引起人們的奇異。

因爲日本在東北公路建設的發展，於是汽車運輸事業也就大步的增進了。可是，這一事業，一方面自然帶着軍事的性質與作用，另一方面也免不了由日人所操縱——日軍已把東北的汽車運輸事業，完全集中在『國際運輸』的統制中（國際運輸株式會社，實際上是南滿鐵路的一部份，且是非正式的軍事運輸機關），以備在軍事上必要時，可有計劃地加以動員。

東北現在所有的汽車，共計九千五百輛，其中軍用汽車二千五百輛，商用載貨汽車二千六百輛，公共汽車七百輛，輕便汽車五千七百輛。從這個統計中，我們應

加注意者有二：一、軍用汽車佔總數四分之一上；二、其餘的汽車，除外人所有的少數輕便汽車外，都掌握在日人的統制管理之中，故日軍很容易在軍事上必需時，加以動員，而變成爲軍事的運輸工具。

(四) 郵電統制——當日軍侵佔東北不久以後，即攫取了東北所有的郵電機關（郵政：電報、電話及無線電）。日軍之所以要如此迅速的攫取郵電機關，主要的是因爲郵電事業，在軍事上有極重要的作用。在一九三二年夏季，日軍不管中國及其他列強的抗議，終于把東北的全部郵電事業，歸屬於偽國的掌握了——實際上郵電機關的一切權力，都操諸于日軍的手中。

一九三三年九月間，在日軍的操縱之下成立了所謂「日滿電信電話株式會社」。該會社的主要任務，便是在把東北所有的電報電話等事業，都集中于日軍的支配之中。

日滿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的資本，規定爲五千萬元日金，共發一百萬股票。該項

股票的分配，爲：日本政府遞信省認購三十三萬股，三井、三菱等會社——三十萬股，南滿鐵道——十萬股，偽國政府——十二萬股，偽中央銀行——五萬股，在東北的及其他日人企業——十萬股。

根據上述各點，可知東北的郵電機關已完全操縱在日軍的手中了。日軍既然操縱了東北的郵電，則東北郵電的全部設計及其發展的方向，自然能隨其需要而左右之了。日軍在郵電方面最迫切須要達到的，乃是擴展日本內部與東北大陸間以及東北內地各重要軍事區間的郵電聯絡。這些，對於日本所準備進行的未來大戰及繼續施行其侵略政策上，均有極重大的軍事上的作用。

(五) 水運的統制——東北的水道運輸，在軍事上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所以日軍在侵佔東北後，當即積極的進行統制水道運輸事業。

在事變以前，東北的海道運輸事業，本來早就爲日本各輪船公司所控制的；但是內河的水運，如松花江及遼河等的水道運輸，却大都尚在我國的掌握之中。事變

後，日軍爲要利用東北的水道於軍事的目標上，於是便傾力的進行控制內河的水道運輸。

松花江，是直貫北滿而連接黑龍江的主要河流，在對俄的軍事上，是北滿攻防的主要聯絡線之一，同時，松花江沿岸諸地，復是義勇軍經常出沒的區域，所以日軍對於該江的水運事業，是加了特殊的注意。

日軍爲要控制松花江的水運，爲要使該江水運完全適合於日軍的戰略上及作戰上的計劃，就成立支配松花江全部船隻的航務局（松花江上共有旅客輪船四十一艘，貨輪六十隻，共計一百一十一隻）。這在軍事運輸上，實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六）兵營及倉庫的設立——日軍在東建造軍事根據地的事業中，兵營與倉庫的建設，實是主要的成分之一。

事變以後，日軍除了奪取并擴充東北軍舊建的全部營房及倉庫以外，更在建設大規模的現代化的兵營和軍需倉庫網。在哈爾濱近郊，齊齊哈爾及長春等地，且已

建築了能容納四個師團以上的大兵營，在這些兵營的四周，均設有現代的交通道路及攻防的軍事技術的設備，在內部，除了各種軍事練習的必需場所以外，更設有修理各式武器的工場。此外，如綏芬河，穆稜，一面坡，佳木斯，富錦，三姓，富拉斯基，海拉爾等北滿要地以及錦州，承德等地，亦均建有新的兵營。

軍需倉庫網的建設，主要的還不在乎保證目前駐紮於東北各地的日軍——因為舊有的軍需倉庫已能供給日軍需要而有餘，所以主要的當在於準備未來大戰上大量軍隊的用途。

最後，我們應當重複的提到日本在東北所經營的工業，農業及其他一般的政治經濟上的設施（這些我們已在上卷幾章中，詳加敘述了，這裏不再加贅述），都包含有重大的軍事上的意義，都是建造日軍軍事根據地的必需的機體部份。

二、在東北的日本軍及其佈置

日本的帝國軍隊，乃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實施其侵略割據政策的基本工具。這在日本的近代史上，特别是在侵佔東北四省，進窺華北內蒙以及準備未來的大戰上，更顯露得清楚。

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把東北變成爲繼續施行其積極的侵略計劃及未來戰爭的軍事根據地，爲要鞏固其在東北的統治地位，於是便不斷地加強並擴展在東北的日軍的實力與權威。

現在，我們把日本在東北的軍隊的數額，配置與戰略上的佈置，以及它的行動與權力等，分別加以敘述。

(一) 在東北的日軍——在敘述目前日本在東北的軍額及其配置之前，我們首先應說到日本在東北的軍隊之增長的經過。

在一九三一年初，日本在東北的駐軍，爲第十六師團。同年春季，該師團因駐滿二期期滿，即應命調回本國，而代替該師團來滿者，爲第二師團。在『九一八』事

變發生時，日本在東北的基本部隊，即爲第二師團。

日軍在侵佔瀋陽時的實力（即「九一八」事變的發動武力），僅僅爲第二師團與南滿鐵道保護隊（即護路軍）一個旅團。然而在佔據瀋陽的事變繼續發展中，日軍就感到了實力上的不足，於是關東軍司令部就決定從高麗調取一個暫編旅團（由日軍第十九師團的部隊中編成者），遣往間島區，並由日軍第二十師團的部隊中編成一個暫編旅團，調往南滿。日軍以上述的這些力量，安然地佔據了駐有十餘萬的東北軍的南滿，并奪獲了四十輛各式唐克車，七十餘架軍用飛機，七輛全副武裝的鐵甲火車等等戰利品。然而日軍爲要侵佔遠西及向北進展，于是在十二月間（一九三二年）又從日軍第八及第十師團的部隊中，編成了二個暫編旅團——至次年（一九三三年）初，上述第八第十二師團即補足了原來的數額。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在哈爾濱與錦州事變以後，日軍的勢力，形式上即擴展到了南北滿（實際上，僅限于鐵路沿線與大都市），然而，那時的反日義勇軍的民族革

命戰鬥，已由舊東北軍士兵而擴及于廣大的民衆，于是日軍便從瀋滬調取第十四師團（一九三二年五月）及第一騎兵旅團（六月），至東北參加侵略的戰爭。

一九三二年夏秋季，東北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已發展到了極高的階段——那時武裝反日的義勇軍的數額已到了三十五萬人以上。在這一時期內，在滿的日軍部隊已不夠在作戰上的分配，所以從日本國內更派遣了第十四暫編旅團（由第七師團部隊中編成者）及第四騎兵旅團（一九三二年十月間）；以後，在同年十二月間，又從日本派遣了第六師團；而一九三一年春季派遣來滿的第二師團，因傷亡數衆及士兵戰鬥情緒的低落，就于一九三三年一月間調回日本本國了。

一九三二年底，日本軍在東北已集中了強大的力量，同時，東北義勇軍中的許多領袖（舊東北將領）又缺乏堅決的反日戰鬥意志，而僅『守着地面』按兵不動，以致日軍能調集軍隊，前往侵佔熱河及進窺華北（這裏的責任，主要的當然是由執河華北等等駐軍指揮及當軸來負擔），而造成熱河淪亡及塘沽協定等事件。

在這樣的情形當中，使日本在東北的侵略軍司令部，得以暫時的能安定整理其所屬部隊——甚至在一九三三年春夏之際，把在東北的日軍第六師團調回本國，但同時把第七師團部隊編成的暫編旅團，增補成爲全師數額。

一九三三年年底，日本在東北的軍隊共計有：七個步兵師團，二個騎兵旅團，滿鐵護路隊一個旅團，四個空軍聯隊，五個技術部隊的聯隊（包涵工兵，鐵甲汽車，唐克車等）及二十輛裝甲火車。這些部隊，約佔日本平時全國軍額三分之一（日本全國平時的軍額，在東北事變以後，由二十三萬人增爲三十六萬人，而在東北者，已達十二萬人以上），而技術的部隊，則差不多已佔二分之一。今年，因日俄形勢的緊張，日軍在東北又增加了一個旅團及一個空軍聯隊。

至於在東北的日本海軍方面，則日本海軍省除了積極的完成旅順港的海軍根據地以外，差不多把注意力都集中於松花江江防艦隊的改造與擴充上。這裏主要的當然在於對俄備戰及征剿松花江流域的反日義勇軍。

松花江舊有的江防艦，經過民國十八年的中東路事變及義勇軍的破壞後（當日軍佔據哈爾濱時，因江凍尚未開，所以全部松花江的艦隊都集中在哈爾濱的船塢裏，以致全部被日軍所獲。但丁超李杜退出哈爾濱時，已將艦上的主要武裝拆卸了），實力上受了相當的挫折。日軍的勢力踏入北滿後，即積極的恢復該江防艦隊的實力，並將幾艘輪機較堅實的商船改裝鐵甲武裝，而變成爲小型砲艇。

一九三二年七月間，哈爾濱到了大批的日本海軍士兵與官長，同時成立了日本河川艦隊司令部。一九三三年春季，由日本運到了五艘現代式的砲艇及十五隻鐵甲小汽艇。此外，更在哈爾濱本埠及大連造船廠趕造幾隻具有最新式武裝及設備的砲艦，按預定計劃，在今年夏季已可造成下水。

依據上述，則在日軍直接掌握下的松花江江防艦隊，雖尙不能與蘇俄的黑龍江艦隊相抗衡，但實已具有強大的力量。這在征剿松花江流域的義勇軍及準備未來的對俄戰爭上，均具有極重大的作用。

(二) 日軍在東北的補充計劃——在未來的日俄戰爭中，日軍決不能僅僅以上述的在滿常備軍部隊所能應付，勢必有大量的兵力上的補充。這裏日軍的整個補充，固然須依靠本國的動員，但首批的兵力上的補充，却計劃在東北當地動員——因為戰時的兵力補充，最切要的是迅速敏捷，而迅速敏捷之是否能辦到，首先便是以地域的遠近為轉移，所以日軍為要迅速敏捷的動員補充的兵力，最適當的辦法，自然是準備東北當地的補充兵力。

正因為這樣，所以日本軍部便不斷地向東北移殖日本在鄉軍人與後備軍。現在，日本在東北的軍部，在必要時已能在東北與高麗內地動員十二萬六千的在鄉軍人與後備軍以及二萬二千憲警——這個數額，足以在動員時編制十個日軍師團。而日軍為要使在鄉軍人及後備軍容易補充各地日本駐軍起見，於是更把他們逐漸地分佈于各軍事重要地點。這在日軍戰略上及作戰上，當具有其重大的意義。

事變後，日本對東北的各種形式的移民，實際上也無不能以在滿日軍的補充計

劃爲基礎。

然而，兵力上的補充計劃，必須有軍備武裝上的充分的預備；所以，日軍在事變以後，就更積極地在各地建造軍需品倉庫，以貯藏必需數量的武器，彈藥及其他軍事上的用品。

此外，我們應說到日本軍部爲要日本本國各部隊實際的認識東北的地形及其他各種作戰條件，於是就有計劃地向東北派遣暫編的旅團（從各師團部隊編成者），同時，更派遣許多軍官團到東北內地作實際的調查，俾使他們于戰時不致發生人地生疎的現象。

(三) 日軍在東北的佈置——從東北的日軍，除了在工業，農業，交通及一般的經濟事業上，作種種在未來戰爭上所必要的戰略上的佈置外（這些在上述數章中，已述及了），更在軍事上的攻防建築及兵力配置上，進行其積極的計劃。

日軍在攻防建設上的工程，迄今雖尚未全部完成，但已成就的工事，實已很有

且觀了。如軍用鐵路，公路及航空網等的設施，已有了相當的成績；此外，在戰略上重要的地帶，如小興安嶺，太興安嶺的一段（博克圖及關帝廟的左右），同江，富錦，佳木斯，綏芬河，密山及東寧等地，已建有大小各式的碉堡、炮壘及障礙物等等工程。然而這些工程，在未來的日俄大戰中，並不能說足以防止俄軍的進攻或成爲以防作攻的工具，所以日軍現正在積極的加強並擴充這些軍事的工程。

在日軍的兵力配置方面。如根據今年六月間的情形，則可作如下的統計：駐長春的日軍，有步兵一個師團，空軍二大隊；駐哈爾濱者——步兵一個師團，空軍一聯隊，技術部隊一聯隊；駐齊齊哈爾及中東路西線者——二個步兵師團，騎兵一旅團，空軍一聯隊，技術部隊一聯隊；駐松花江下游者——步兵一旅團，空軍一大隊；駐中東路東線者——步兵一旅團，空軍一大隊；駐吉林者——步兵一旅團，空軍二大隊；駐瀋陽者——步兵一師團，空軍一聯隊，技術部隊一聯隊；駐遼西及熱河者——步兵一師團，空軍一聯隊，技術部隊一聯隊與騎兵一旅團。

從上述的日軍在東北的兵力配置中，我們可看出三個互相聯系着的軍事作用：一、對俄備戰，在戰略上特別着重於西北（即中東路南線及大黑河方面）的戰綫；二、準備繼續的向內蒙及華北施行其侵略割據的計劃，在戰略上特別着重於察東及長城綫；三、征剿東北義勇軍及屠殺反日抗偽的民衆，以鞏固其在滿的統治地位及施行其慘酷的掠奪政策。這三個互相聯系着的軍事作用，在日軍的實際行動中，更可鐵一般地得着證明。

（四）日軍在東北的作用與機能——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了日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實施其侵略割據政策的基本工具，同時，也曾述及事變後日軍在東北的關東軍司令部，係東北整個的政、經濟生活的實際支配者與領導者。所以關於這些，這裏用不到再加贅述。

在本節中，我們所要敘述的。祇是關於具有重大作用與機能的，組織上極為特殊的所謂『軍事代表團』。

日本的『軍事代表團』的活動範圍及其機能，實際地反映出了日本軍部在其國內所持有的特殊的作用。我們知道，日本軍部在國內的作用，早已超出了國防任務所直接決定的範圍以外；在實際上，軍部已握有決定日本內外的政治經濟生活的權力。此外，在日本軍有特殊力量的國外區域（如事變前的東北及事變後的華北內蒙等）內，則日本軍部更有其特殊的政治作用。日本『軍事代表團』，在這裏即成了日軍這些特殊的政治任務的執行者及準備侵略行動的組織上的中心。

在東北者，計有瀋陽，哈爾濱，滿洲里，綏芬河，大黑河，富錦及承德等地的『軍事代表團』。『軍事代表團』的領導長官，大部份是富有作戰經驗及政治上素有深造的人物。它的機能與作用，一方面在乎進行軍事偵探（如偵察敵軍的數額，武裝，佈置，行動，士兵情緒，軍隊戰鬥能力，當地的作戰條件及居民的情緒等等）；另一方面則在敵軍內部及敵方區域內進行種種軍事政治的陰謀計劃；同時，它更執行廣大的軍事政治的工作。例如：

一九二六年，日本的軍事代表團爲要在當時直接的統治東北，而嗾使了郭松齡的倒戈；以後復主使謀殺張作霖的事件，並指使楊宇庭派奪取政權的陰謀。『九一八』事變的許多準備工作——尤其在東北境內者，亦爲日本軍事代表團所進行；溥儀之由天津逼赴東北，也是軍事代表團的工作。日本軍事代表團更收買張海鵬，張景惠等舊東北將領，以德惠『滿洲獨立』；以後更用各種利誘與威迫的方法，以收買反日義勇軍的領袖（如丁超卽爲一例）。

日本的軍事代表團，並組織白俄，武裝白俄，以進行反蘇聯的運動；組織漢奸土匪的隊伍（如石友三的隊伍等等），至戰區及察哈爾等地，擾亂治安，並在平津等地進行種種騷擾的行爲。

在內蒙古及東北蒙人區域內，日本的軍事代表團則進行嗾使『蒙古獨立』的工作，並用種種方法，收買走狗，組織他們，領導他們進行『建立滿蒙獨立國家』的運動。同時，在東北及熱河的蒙民中，編成騎兵隊伍，俾受日軍的利用……。

諸如此類的軍事政治工作，實不勝枚舉。但我們從這些敘述中，已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日本軍事代表團的作用與機能，同時，也使我們對日軍該項組織必須加以嚴重的警惕。

然而，日本軍事代表團為要掩飾其行動及其所進行的工作，於是就廣泛的利用各種反動的社會團體。這些社會團體之主要者，計有：日本的『黑龍會』及許多宗教組織；而像滿鐵的經濟調查所，滿鐵的研究社，拓務會社及國際運輸會社等那樣營業組織，亦無不為軍事代表團所利用。至于偽國方面的社會團體，則軍事代表團最能運用自如者，為『滿洲協和會』，『滿蒙聯合會』及理教等等組織。此外，日本軍事代表團為要在宣傳上進行其軍事政治的準備工作，於是便與各種通信社發生密切的關係，並把各通信社的電報及電信資料，強制的適應於日軍所決定的目標。

依據上述各段，可知日軍不僅在指揮軍事的動行，而且還控制着并領導着東北的內外政治及整個的經濟生活，同時，更把各部份的工作，完全適應于日本帝國主

義者，整個的侵略割據的政策。

三、日軍內部的政治訓練

如果，我們要判斷在東北的日軍的兵士作戰情緒及其戰鬥能力，那麼，我們一方面固然須從割據日本的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情形，作為判斷的基礎，（因為日本是實施徵兵制的國家，所以國內社會的實情，與兵士的生活，有直接的關係）；但另一方面却須注意到日軍內部所實施的政治訓練工作，因為這項工作，對於兵士的作戰情形，實有重大的影響。

日本前陸相荒木氏，在其所著的『帝國戰爭道德』一書（一九三三年東京出版）中，關於軍隊的『精神訓練』，曾這樣說：『在我們軍隊的訓練中，表顯出了與其他國家軍隊極不相同的特徵。我們軍隊的訓練，着重于二個基本要點：鍛鍊出在困難及有死亡危險時的大無畏精神，以保持帝國的道路，同時，對於軍事藝術的訓練，亦

以必勝爲要義，以提高我國的光榮傳統（譯自英譯本）。

這樣，則對兵士的訓練，是建築在國家主義的基礎上。

日軍中的全部兵士，在官長的領導下，都受着所謂『精神訓練』，而且這項訓練，還列入于正式的兵士教育的課程中，

日軍兵士的『精神訓練』的主要方向，依據日軍出版的專門課本及教材（如軍部出版的『軍人須知』等等），則我們可歸納如下：一、日本的軍隊是『直接的表徵着天皇陛下的意志』，所以日軍在精神上是領導全國的個體。——日本軍部爲要使日軍兵士接受這一『精神教育』的要義，于是便向兵士解釋天皇陛下對軍隊的聖旨，命令及褒獎，宣揚每一部隊及整個日軍的『光榮的』歷史傳統，俾達到每一兵士盡忠于『大日本帝國之天皇政權』。二、日本軍是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及其他戰役中的勝利者，而且日軍在現時的及未來的一切戰爭中，將『永久』的保持着勝利者的地位。但要達到這點，必須提高軍隊的紀律，團結性及作戰的精神，所以兵士爲要保持日本

帝國及軍隊的『光榮』的歷史傳統，就須馴順的服從官長的命令，在戰爭中應能堅決的陷陣殺敵，提高自己的犧牲精神，在平時須謹慎的愛護軍器，並遵守秩序。三、宣講時事問題——這裏日軍軍官對兵士，則經常的宣傳，謂日本是如何的受到外國的威脅——美國，蘇俄及中國對日本的威脅為尤甚，並謂日本為要『維護東亞及世界的和平』，就必須加強『國防』的力量，更須鞏固日本『生命線』的『滿洲治安』。日本之侵佔東北四省，則解釋為『解放白種人對亞洲壓迫』的『第一個步驟』，日本帝國的『歷史使命』，則在領導全亞洲民族的『合作』，并『維護』亞洲的和平。如果，日本能解決這些任務，則日本的一切災難及貧困的現象，即能完全消除，那時日本的人民將成為『樂土天使』。

這些日軍官長日常對兵士灌輸的『精神教育』，却不能包括日軍內部的政治訓練的全部。與這些精神教程並進的，更由官長及御用的愛國團體的代表，組織演講會，進行以日本帝國『當前任務』為中心的宣傳。各種宗教組織，則以宗教的方式，進

行『發揮祖國光榮』的宣敎，各種報紙及其他刊物，則經常地刊登着各種武斷的消息與論文。

此外，軍部更刊行許多宣傳的冊子及正式的文告，企圖把日軍兵士與人民一致的擁護祖國，一致的推行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如前陸相荒木氏！在其告全民的宣言中說：『由于全世界對日本的仇視，由于中國對日本的蹂躪，便是產生了滿洲事變……』。

這樣的顛倒事實的武斷宣傳，成了日軍所發行的各種刊物及冊子的中心根據。

例如，Goro 所著的『保護在英美及赤俄襲擊下的日本』，中山氏(Nakayama)所著的『即將爆發的第二次日俄大戰』，佐佐木(Masaki)所著的『赤俄威脅我們的後防』等書中，亦無不以顛倒事實的武斷宣傳，爲『立論』的依據的。所有這些宣傳的工作，在隱蔽兵士的認識及穩定兵心上，都有極重大的作用，同時，在我們判斷目前在東北的日軍的戰鬥情緒上，亦須加以必要的注意。然而，如果我們不研究在事變後

日軍『精神教育』的新的特點，則我們就不能整個的理解日軍的政治訓練工作——我們這裏所說的『新的特點』，即是指日軍在事變後所進行的『反資本主義』的反作用宣傳。

還在事變以前，日軍政治訓練的許多負責者，已認為舊的離開社會問題的政治工作的方法，已不適合于當時實際環境的要求。他們以為，在日本政治經濟危機日益加深，失業者日益增加，勞資間及農民與地主間的衝突日益猛烈，以及左傾思想日益普遍的時候，新入伍過營內生活的兵士，對於社會問題的了解，未必都能『正確』合法，而且在他們中間，必難免混雜有『危亂分子』及『思想危險』的人們，從中進行『搗亂』社會治安及種種煽動的工作。因此，軍隊（日軍）中的政治訓練，必需很適當的加以一種反作用的宣傳工作，俾從訓練與教育中，肅清軍隊內的危險思想。

關於這一軍隊中的政治訓練的新方針，我們在IT、大佐所著的『兵士教育』一書中，看得最為明顯。例IT、大佐在該書中說：『如果，負擔軍隊教育責任的官長，

認為不必解釋什麼是階級的問題，那麼他們是時代的落伍者了。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已侵入于大眾——特別是我們青年的思潮中，這對於我們一批批新入伍的青年兵士，自然難免發生重大的影響，既這樣，那麼軍隊中的教育，能否忽視這一點呢？要訓練軍隊，而同時復和過去一樣地害怕提及馬克思名字及分析其學說——這祇是明治時代的教育軍隊的精神！如果我們照這樣精神訓練下去，則百年以後，還是不能達到必需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需要適合時代要求的觀念上的訓練，必需把陳舊的無用的方法拋棄。而開始在軍隊訓練中勇敢地向『馬克思衝擊』。

這個訓練軍隊的新的方法，在東北事變以後，是得着了實際的應用。這裏，主要的是因為日本軍部想把侵佔東北的行爲，『解釋』爲『救濟』日本勞苦大眾的行動，並企圖使日本大眾，『確信』到要在深刻的國內危機中解脫困苦的縛束，便應該用武力侵佔滿洲。

由這一新方法產生的宣傳內容，是：『日本已被財閥所統治，所以勞苦大眾便遭了殃』，在軍隊領導下之滿洲奉變，是爲『勞苦大眾建造樂土』，而且在這個『樂土』上，將『沒有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與軍部接近的黨派，更提出日本在『滿洲的權利之社會化』的口號，他們並且說：『如果，滿洲的紅鬍子統治去除了後，而代之以剝削的資本主義的管理，那麼日本之侵入滿蒙，使失去了中心的意義』。

這樣的立場，在變後事，已成爲日軍對兵士的政治訓練工作的基礎。然而，日本軍部爲什麼要在兵士政治訓練工作採取這樣的新的方式呢？這裏，首先是因爲：一、日本的兵士，最大多數是農民與工人，而日本軍部所進行的戰爭的目標及所代表的利益，復與日本的勞苦大眾的本身有害無益，所以應用這樣的新方式，以隱蔽兵士的覺悟，使軍部能利用兵士的血肉，進行其侵略割據的戰爭；二、日本軍部利用這樣的新的宣傳方式，俾攫取大眾對軍部的政治主張，表示同情，同時，更可以在這『同情』之下，攫取被侵佔的區捐內政權機關的領導權；三、因爲侵佔東北的戰

爭，日軍所接觸的，不僅是東北的軍隊，而且更有大量的武裝民衆——義勇軍，所以日軍兵士的政訓工作，也有改革的必要；四、日軍侵佔東北後將必然產生的結果，是進攻蘇俄，引起日俄大戰。然而，日軍如要準備進攻勞農國家的蘇俄，則日軍兵士的政治訓練上，就須改換新的方式與內容，圖謀在戰爭中減少，甚至完全不發生日本軍部所不願見聞的事件……

如此，則日本在東北的兵士，在政治培養上，除了舊有的護國保君的愛國思想外，更加上了所謂建造『滿洲樂土』的被矇蔽的幻想。

然而，日軍對於兵士的新舊各式的政治訓練工作，到底發生了些怎樣的實効呢？無疑義的，日軍在這訓練當中，是發生了些成績的，但是日本軍部所希望的及認為必須達到的結果，却依然沒有得到。

當日軍比較輕易的佔據了瀋陽，吉林及長春時，所謂日軍的『士氣』，固然比較高昂——因為那時尚沒有遭遇到着激烈的抵抗，真所謂是『皇軍無往而不利』的時期；

可是，日軍的行動再向北進展時，日軍所遇着的阻力，不僅是武裝的隊伍，而且在當地的民衆方面，也起了猛烈的抗爭。這不單單使日軍受到較大的流血犧牲，而且還使日軍兵士懷疑到『皇軍的無上威力』。同時，正因為日軍犧牲數目的增長，於是使日軍對傷兵的救護，已不能像過去那樣周到；對死亡者及殘廢者的家屬，亦不能像過去那樣給予撫恤與津貼（雖然是最低限度的）；在軍隊的瞻養方面，因戰事的擴大，也就不能像過去那樣的優越……。諸如此類的物質上的原因，使日軍兵士的戰鬥精神，受到了相當的壞的影響，

此外，因東北的民衆及義勇軍所進行的反日抗滿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擴大與進展，使日軍的統治範圍，祇限于大都市與鐵路沿線（一九三二年秋季，中東路東線日軍的勢力，還只達距哈爾濱不遠的阿城，阿城以東的區域，都在義勇軍的掌握中。中東路西線，自富拉斯基以西，乃在張殿九軍的手中），而且日軍的征剿『匪賊』的隊伍，更屢次的受到極大的損失。這不僅僅是使日軍忙于應付的勁敵，而且使日

軍兵士知道，他們所進行的戰爭的對象，決不是所謂少數的『馬賊』，而是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同時，更使一部份日軍兵士理解到，他們被驅使而進行的戰爭的目的，決不是所謂『建造樂土』，而是一種掠奪的與屠殺的行爲。這對於日軍的政治訓練工作，不能不說是一種打擊，

最後，因爲日本國內的危機及人民的生活，不但絲毫沒有因侵佔東北而減輕與改善，而且正因爲東北的事變，而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日本政府在滿洲事變中的逐年支出，一九三一年爲七、六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二年爲二八八、八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三年爲一八六、三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爲一五九、三〇〇、〇〇〇元）日金，共計爲六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錄自今年一月四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同時，日軍在東北的兵士的家屬——特別是傷亡者的家屬，一方面因日本的經濟危機之日益深刻，而更感到生活上的困難，或竟至破產，另一方面又得不到相當的救濟和撫恤，於是遂使兵士與兵士的家屬間；產生了互不相安的狀態

。這種互不相安的狀態，實直接的影響到了日軍在東北的兵士的戰鬥情緒的低落。

所有上述的種種現實的原因，以致日軍中的新舊方式的政治訓練工作，遭遇着了極大的阻碍，同時，甚至產生了以下的事變：一九三三年冬季，在滿的日軍兵士，因兵役期滿而未調回本國（日軍兵士的法定兵役期，本為一年九個月，而在滿的日軍兵士的兵役期，大部已超過二年以上），遂激起了極大的不滿情緒與行動——特別是在日軍第二師團的兵士中。兵士的不滿風潮，在日軍第十九與第二十師團中，亦曾發現過：前者在錦州戰役中，表現了戰鬥情緒的低落；後者則在由高麗來滿時，即被捕了大批的軍官——非法的革命組織的參加者。第八師團的某聯隊，在日本出發來滿時，曾逮捕了八十餘兵士，後在大連登陸時，又逮捕了許多兵士。大連的日本憲兵隊，在已抵滿的第十師團中，也逮捕了許多兵士；當第十四師團徵募後備兵士時，後備兵士搗毀了徵募處的房屋，而他們終于被捕入獄。在撫順區內，日軍中有三百人的兵士，在『反對戰爭』的口號之下，曾起了大規模的暴動，結果

，暴動已被鎮壓，而暴動的兵士，一部份死亡，一部份被捕。此外，在東北的日軍兵士，因不願繼續戰爭而表示消極及甚且自殺者（如一面坡十一個日軍兵士的自殺，他們的遺書，一部份是說：『與其飲彈而亡，不如仿英雄不得志，而剖腹自盡』，一部份則大致說：『因已從役，家無日糧，不如自刎以報祖……』）。諸如此類的現象，實不勝枚舉。

關於淞滬事變時，日軍兵士中被發現的非法革命組織，（以及在橫濱等地的空軍及海軍官兵之風潮與被捕事件，）因本文範圍所限，不作詳述。

依據上述各段的事實，我們可以說，日軍中的兵士不滿的情緒與風潮，現在雖然還祇是局部的現象；但是，如果日本的政治經濟危機仍將繼續發展下去，如果日本軍部的掠奪割據政策仍將繼續實施，則任何的政治訓練工作，將不能阻止日軍兵士的社會地位與日軍所進行的戰爭目標間以及日軍兵士與日軍軍備間的矛盾的發展。那時，日軍的前線與後防。必將發生日本軍部及政府所不願見聞的巨大事變。

四、偽國的軍隊

日本的軍部，爲要把東北變成爲繼續施行其侵略割據政策及未來大戰的基本的軍事根據地，爲要殘酷的鎮壓東北的反日民族革命運動，以鞏固其在東北的獨佔的統治地位，於是除了經營上述的種種軍事的設備以外，更組織所謂『滿洲國』的『國』軍。

現在，我們把偽軍的產生與沿革，偽軍的編制，配置與日軍的控制，以及偽軍的戰鬥能力等等，分別的扼要敘述如下：

(一) 偽軍的產生——偽軍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佔東北及日軍主動計劃的條件之下，產生的；偽軍的沿革歷史，也由日軍的主計而形成的；同時，偽軍的一切行動，更完全受日軍的直接支配與指揮。所以，偽軍，與偽國相同，不過是日軍的工具與附庸品而。

然而，偽軍的產生，同時也是舊東北中的叛逆將領甘心侍寇的奴心所促成。我們知道，張海鵬是舊東北的將領，但日本軍隊入東北而進行其掠奪的割據戰爭時，他即率領所部（二旅至三旅力量），首先投降日軍，並直接受日軍司令部的指揮，而進行賣國的行爲。這一賣國的力量，在日軍建立『滿洲國』偽軍時，即成了一種基本的骨幹。

嗣後，遼寧省之于芷山，吉林省之熙洽（舊林吉軍的參謀長），黑龍江省之程志遠等叛逆，均先後率部叛國，而投降日軍，於是偽軍的組織，即大量的擴充了。此外，在日軍征剿抗日義勇軍的過程中，許多動搖的，本來就沒有澈底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將領（如丁超等等），亦相繼向日軍投降，而編入偽軍的組織中。

這樣，偽軍的力量，即從開始時二三旅，而逐漸地增長到了十二萬人之多。然而，這一偽軍的戰鬥能力，却並沒有隨着數量上的增長而加強，即偽軍的組織者與指揮者的日軍司令部，目前也並沒有把它看作嚴格的軍事上的戰鬥力量。但是，日

軍却企圖從調換將領及培植新的適合于日軍所需要的軍事幹部上，以改造偽軍，俾使之成爲日軍的比較有力的武裝工具。

(二) 偽軍的編制與配置——偽軍的編制，除了廢止舊時的「師」的組織，而把「旅」成爲最高的軍事組織單位以外，並沒有多大的變遷。這裏，日軍之所以要縮小偽軍的最高單位的用意，一方面固在適合戰時的靈活調用，但另一方面，却在乎控制偽軍的組織及行動以及限制偽軍的各別權力——因爲軍隊組織的最高單位愈大，則統率該最高單位的軍事指揮的權力亦愈大，這在受日軍控制的偽軍中，自然不爲日軍當局所准許，所以偽軍軍隊組織的最高單位之由師而縮爲旅，實不是偶然的現象。

至于偽軍的警備配置，根據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偽政府頒佈的第二號軍令，則我們可舉之如下：

A，洮遼警備司令部，其所担任警備的區域，爲：遼寧省之通遼、康平、昌圖、梨樹、懷德、雙山、遼源、開通、瞻榆、安廣、鎮東、洮安、洮南之各縣及突泉

之東半部。該區之警備部隊，爲舊張海鵬所屬各軍。

B、奉天省警備司令部，其所擔任警備的區域，爲洮遼警備司令部所擔任的區域以外的遼寧省內之各縣。該司令部以下，復劃分：海地區，中央地區，奉山地區，遼河地區等地區警備司令部。其所屬之部隊爲：舊東北軍之于芷山所屬部隊及新編之王殿忠旅等等——當東北事變發生後不久，東北軍之第七旅及第十二旅在遼西錦州一帶表示抗日時，于芷山即叛國而把所部編成爲所謂『東邊保安軍』，並執行日軍的命令。王殿忠在事變時，本沒有什麼軍權，後受日方的嗾使，而集合了舊張宗昌的軍官，成立了暫編第一旅。到現在，該旅已成爲遼寧省僞軍的主要部隊之一。

C、吉林省警備司令部，其所擔任的區域，爲吉林省之各縣。該司令部所屬的警備部隊，以舊吉林軍參謀長熙洽在叛國時所集合的部隊及第三旅吉興部屬爲基礎。

D、黑龍江省警備司令部，其區域爲黑龍江省（除了劃歸于興安省的地域以外）

的各縣。該司令部所屬的部隊，以舊江省軍程志遠及張文鑄所屬爲基礎。

E、熱河警備司令部——所屬的部隊，爲張海鵬軍之一部份及新編的隊伍；四個支隊，一個暫編支隊，一個警備旅及所謂『護國游擊軍』。

F、興安省警備軍，內分興安省北與省南二警備地區。其所屬的兵力，爲三個騎兵團及一個獨立騎兵營。

偽軍的總兵力，計有：一、直轄部隊——步兵四團，翊衛軍，護軍，靖安軍），騎兵一旅一隊（靖安軍），砲兵一隊（屬靖安軍）；二、奉天省警備軍——步兵一團十七營（游擊隊包含在內），騎兵三旅一團，砲兵一連；三、吉林省警備軍——步兵七旅一團一營一隊（山林警備隊包含在內），騎兵三旅三團一營，砲兵二營；四、黑龍江省警備軍——步兵一旅，騎兵五旅，砲兵一隊；五、興安省警備軍——除了上面已述及的騎兵以外，尚有步兵二隊；六、熱河省的偽軍總額爲步兵一旅，騎兵五旅（支隊在內），砲兵一隊。合計全『國』的兵力爲：步兵十二旅，七團，十八營，三隊

；騎兵十七旅，十二團，三營，二隊；砲兵四營，二隊與一連。

但上述的各部隊的人數，並沒有達到編制上應有的數額。實際上，偽軍的總數，不過十二萬人。

(三) 偽軍的戰鬥能力——偽軍的戰鬥能力，上面已經約略的提到過，是很薄弱的。這裏主要的是由於：一、偽軍的士兵，差不多完全是中國人，他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大都是懷着仇恨，甚且懷着反抗的情緒——一部份官長亦是如此；二、偽軍的形成，我們已經說過，一部份是由舊東北軍在事變直接投降日軍者，一部份則是義勇軍領袖之率部投降者，所以偽軍的許多部隊，是與義勇軍有相當的歷史聯繫的。由此，義勇軍的抗日反偽的戰鬥行動，對於偽軍的兵士及一部份官長，更能發生極重大的政治影響，同時，偽軍部隊在受命出征剿伐義勇軍時，不僅常常表現出消極的應付現象，有時甚且直接的響應義勇軍的抗日行動；三、因為偽軍的許多部隊及兵士中潛伏着反日的情緒，所以日軍對之也愈不信任，於是便處處加以嚴

格的監視和防範。（如不發新的武裝，限制彈藥，有些部隊裏實行了『不必要時，收藏武裝』的辦法，有時甚至解除武裝），同時，日軍對於偽軍官長的權衡，差不多完全加以剝奪（如偽軍內上下實施的軍事顧問制度——實際上日本顧問，是偽軍中唯一的發號施令的權威者……）。在這樣情形之下，不僅使偽軍的戰鬥能力，更加減低，而且更引起了士兵及一部官長的不滿與仇恨的情緒與行動；四、偽軍仍然繼續着僱傭制度，所以兵士之服役于偽軍中，完全是爲着維持生計，因之，兵餉之多寡與是否按期發給，以及其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待遇，對於兵士的戰鬥情緒，是有極重大的關係的。然而偽軍中的兵士的餉既不多（一等兵每月十元，二等兵每月九元，三等兵每月八元，每月還須扣伙食費洋三元至四元），而又常常不能按期發給（有延遲至四個月不發者，甚至在久不發餉後，把積欠的餉，折扣發給，或竟完全不加補發），此外，其他的待遇上亦十分惡劣（如軍衣軍履不按時發給——冬衣有延至十月底而尚未發下者，營房內在嚴冬時不充分生爐，官長對兵士之任意打罵，剝奪兵

士之一切自由等等)。諸如此類的偽軍兵士的惡劣的日常經濟生活，使偽軍兵士的戰鬥情緒更形低落，同時，抗日反偽的及同情義勇軍的情緒，却更日益增長，於是偽軍的部隊，便成了不能進行獨立戰鬥的力量了。

由于上述的種種原因，於是使所謂『滿洲國』的『國』軍，成了戰鬥能力極其薄弱，沒有具有能獨立進行戰鬥的軍事上的力量。所以，日軍在利用偽軍征剿所謂『匪賊』時，常常以日軍爲中心，而把偽軍部隊祇看作一種輔助的力量而已。

此外，在我們研究偽軍的戰鬥能力時，必須指出偽軍兵士及一部官長的反日反偽的情緒與行動。現在，我們把偽軍部隊的反日的事實，舉幾個比較重要的例子：

一、當日偽軍出發征剿義勇軍時，日軍是常把偽軍部隊作『先遣隊』，而以日軍部隊在後『壓陣』——實際上這是一種監視偽軍的方式。偽軍部隊既允作日軍的『先遣隊』，後面雖更有日軍『壓着陣』，但還是常常避免與義勇軍接觸，或事先通知義勇軍；二、偽軍的部隊之整個的反正譁變的現象，也是時常發生的事實。如，葦沙河溫團的

反正譁變事件——該團以後與其義勇軍聯合，而成爲『聯合反日義勇軍』；三姓的王勇團的反正譁變；鶴崗煤礦保礦隊（該隊即舊馬占山的伍團而投降于日軍，去年六月又掀起反日的旗幟）的反日行動，後于其他反日隊伍聯合而成爲『東北聯合義勇軍』；賓縣的孫朝陽部隊的反正壯舉（其部隊即現在由趙尚志領導的義勇軍；此外，如一九三二年秋季，蘇炳文旅的反日戰鬥等等。這些祇是偽軍反正的幾個例子而已。至于偽軍中零星小部隊的反日譁變及兵士的局部『開小車』的情形，則更是經常發生的現象——這在東北的人們看起來，已是一種平常的不足奇怪的事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日軍自然不能信任偽軍，不能把偽軍視作具有獨立作戰機能之所謂『國軍』，然而，偽軍既然這樣柔弱而又是不可靠的力量，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又爲什麼要保持偽軍的存在呢？這裏主要的是因爲：一、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在表面上保持『滿洲國』的『主權』，故必須保持所謂『獨立國』的『國軍』；二、有了偽軍的存在後，日軍可利用偽國的『國』軍的名義，繼續的施行其大陸的侵略割據的政策

與行動；三、日軍之所以要保持偽軍的存在，同時也是爲着要暫時吸收成千成萬的舊兵士及一部份官長，使他們不參加反日反偽的民族革命運動。

(四)日軍對偽軍的控制——日本帝國主義者雖然因着上述的許多原因，而保持了偽軍的存在，但是，它同時却採取了許多實際的辦法：一、控制並監督偽軍的一切行動。我們知道，偽軍的編制，軍令及力量上的配置與調遣等軍事上的設施計劃，都由關東軍參謀總部預先制定，形式上經過偽國軍政部的決定，而實施的。這即是說，偽軍的最高機關，完全操縱在日軍的掌握中——所謂『滿洲國』的軍政部及參謀本部，不過是日軍關東軍司令部的附屬部份之一；二、各偽軍軍區司令部，亦是各地日本駐軍參謀部的一種附屬組織，它的作用，除了名義上的欺騙以外，完全是執行着日軍的命令；一九三三年夏季召集的日本駐滿領事會議以後，各地偽軍更失了形式上的獨立性，而完全成爲各地日軍的附屬品了；三、各偽軍部隊的内部，均設有日籍的軍事顧問；日籍軍事顧問的作用，決不是在乎協助偽軍部隊的作戰或

訓練，而是操縱偽軍部隊的一切權力；各部隊的官長，不過是日籍顧問的傀儡——所以日本軍事顧問，實際上是偽軍部隊的唯一的發號施令的太上官長；四、日軍對於偽軍上下級的監督與控制，雖然已如此森嚴，但它還是不能放心，所以凡是偽軍部隊的駐在地或行動的區域，必有或多或少或少的日軍部隊隨着監視着，以防偽軍部隊發生各種可能的『異舉』。

除了上述的各種監督和控制操縱的辦法以外，日軍更在有計劃地施行偽軍的改造工作。這裏主要的是：一、組織新的基本的部隊——如一九三二年秋季組織的直屬偽國務總理的『靖安游擊隊』，即是組織新的基本部隊計劃的一部份；此外，如蒙古騎兵部隊的組織（現已組成一旅二隊）及武裝白俄等等。這個計劃，雖然一般的已表現出失敗的景況（如靖安游擊隊，至今還是和其他偽軍部隊相同，表現着柔弱和動搖的現象），但同時却具有其部份的成績（如蒙古騎兵及白俄武裝的組織）。二、訓練新的日軍認為可靠的軍事幹部，并逐漸的淘汰舊的日軍認為不可靠的軍官——

如在長春，瀋陽等地，設立軍官學校；派遣漢奸子弟及其他親日青年到日本各軍校學習軍事；以日本系軍官（即畢業于日本軍校者）代替其他所謂『陳腐』分子；革除偽軍中所謂『匪賊分子』等等。三、偽軍中進行各種各樣的朦蔽欺騙的政治訓練工作——如發行各種小冊子及畫報等，宣傳『王道政治及『善鄰』政策，以掩飾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掠奪行為與割據政策，企圖『喚起』偽軍官兵，與日軍共同的担負起『滿洲王道樂土』的『國防』。四、解除不可靠的偽軍部隊的武裝，并肅清偽軍中一切傾向于反日的官兵，同時，在各內地組織『清鄉團』及民團（俗稱『大排』，『會兵』等），以維持各地的所謂『治安』——但清鄉團及民團亦常常在組織後，即表示動搖，或竟掀起反日的旗幟，所以日軍從一九三三年春季起到現在，即在積極的進行着『繳除民間武裝』的工作。

依據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所謂『滿洲國』的『國』軍，事實上不過是在滿日軍的附屬品；但日軍正在企圖着把偽軍變成爲具有較大的戰鬥能力及能馴順地執

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掠奪割據政策的殖民地軍隊。

第十一章 結 論

我們在上述各章中，已經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東北所積極進行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等的強暴行爲，侵奪計劃以及事變後的東北實際狀況，都已扼要的加以揭露了。在本書的結論中，我們所應提到的問題，祇是：

第一，日本帝國以暴力侵佔了東北四省及其往後的獨佔暴行，使國際的形勢——尤其是太平洋的局面，發生了極其嚴重而深刻的變化。在這一形勢的變化中，首先便是更進一步的促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危機，同時，使國際危局的旋風，更顯著地轉移動盪到太平洋的怒濤激流中了。

『九一八』事變及往後的日本不斷進行的侵略暴行所造成的國際危局，包涵了以下幾個主要的方向：一、日本之繼續不斷的實施其大陸侵略政策，對於尙未明顯劃分而還保持着最後的自由競爭狀態的遠東大陸上的列強勢力範圍及所謂權利，自然

是一種重大的侵害與威脅；同時，正當各列強內部的政治經濟危機之日益尖銳深入，而須更加重視國外商品市場及原料出產地之際，日本的大陸積極政策及實際的暴行，當然更使其他列強向之妬嫉與反對。於是，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遂日益趨于孤立獨鳴的狀況中了。這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形勢的發展上，實表現了極其重要的意義。二、因爲日本的大陸積極政策之不斷實施，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戰爭危機之日益迫近于總爆發的階段，於是國際列強間之戰爭集團的準備及結合，也就表示了特殊積極的情態。其中尤其明顯的，如美俄正式邦交之建立（這裏主要的，是由日美及日俄衝突之加深而產生的結果）；蘇俄在歐洲方面之竭力實施其和平外交及其成就（如蘇俄與鄰邦波斯，阿富汗，土耳其，波蘭，愛沙尼亞，捷克等國家所訂立的多邊安全公約，與法國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蘇俄之加入國際聯盟及東方洛加諾條約之準備等等），俾保障西方國境之相當安全，而傾力對付東方日本的事實；此外，我們還須說到，目前國際關係的進展上，雖以英美的矛盾爲中軸，但因日本獨

估遠東大陸政策之不斷實施，而使英日同盟之恢復的可能性日趨消逝，同時，英美間對於遠東的某些問題上，反而產生了共同的觀點。這些不僅在未來大戰的戰爭集團的結合與準備上，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在國際關係的變遷發展中，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正因為『九一八』事變及往後的日本侵略行為造成了世界大戰（將日俄或日美戰開端）總爆發的危機，所以各主要列強，如美、俄、英及日本等等國家，對於戰爭的準備，就進入了所謂——如按照日本習語來說——『非常時期』的階段。這即是說，列強對於戰爭的瞭解，已認為目前已到了時時有總爆發可能性的直接危險階段了；在這一階段上，備戰與軍備已被認為國家當前的首要任務，舉凡國內外之妨碍備戰的任何縛束，均將積極的被掃一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軍縮會議的許多『和平』企圖，是赤裸裸的被宣告破產了；海軍裁減會議的預備談判的過程，成了公開的海軍軍備總競賽的先聲（如日本之宣告廢造海軍條約，英美等之造艦計劃；……），各國軍需工業已成了各國經濟總危機中的繁榮孤島。戰爭直接危機的魔手，

從『九一八』至現在的時期中，已把所謂和平主義者所散佈的『和平』煙幕，透明地揭露了。『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關係，的確已進入了瘋狂的備戰與直接爆發戰爭的危險階段了。

第二，日本之儼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四省及至今還繼續施行其殘酷的侵略割據政策者，主要的是想乘着世界總危機日益嚴重的時機，運用其積極的侵略割據政策——而且甚至不惜世界大戰之開動，以謀其（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危機的出路。然而，日本在侵佔我東北四省及繼續施行其侵略割據政策後，產生了些怎樣的實際結果呢？我們按照『九一八』後到現在的日本國內情況來說，則其實際的結果，可歸納如下：

甲、日本因『九一八』事變及往後的侵奪暴行，耗費了巨大數額的經費；同時，因為日本的侵略割據政策，是與發動大戰（首先是日俄和日美間）的決心，有機體地相互聯繫着，所以，日本政府不施行侵略割據政策則已，否則，就須有直接準備大

戰所必要的一切需求。於是就產生了浩大的軍事經費，以充作擴展軍備的基礎。然而，日本『國家收入』的總額，雖然把其他的支出項減低到最低限制，但也並不能滿足軍事上的全部需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祇有再行舉債與增稅，方可增補軍費上之不足。然而，目前日本政府之舉行巨額內外公債，既屬不易之事，而增加稅項，又為大多數人民所不能負擔，因此，日本政府的財政狀況，實已到了極度嚴重的階段。可是，日本軍部及其所代表的一部份統治者，則已準備增加大量的稅項（大部份是避免人民耳目的間接稅），以滿足積極備戰上之各方面的需要。無疑義的，這樣的加稅政策實施的結果，將使日本人民對現狀之不滿情緒，更加提高，而日本國內的治安問題，亦自然將因此而更加嚴重。

乙、因為日本實施了大陸的積極割據政策，接着便須對大戰有充分的準備，於是日本統治者的內部就激起了更嚴重的糾紛和衝突——主要的是對戰爭的方向問題：對美戰爭，仰是對俄戰爭？（紡紗，棉織，造紙及造船等等的工業財政資本，因

自身的利害關係，而主張奪取中國中部和南部，并不惜與美國開戰，海軍省即是這一部分人的代表之一；其他如生絲與絲織品的企業家與出口商，投資于高麗與滿蒙的財政資本及地主等等，則主張與美親善，而進行反俄戰爭，陸軍省即是顧全這一部分資本地主利益的主要代表。同時，在滿洲問題上，同樣也存在着許多糾紛的意見（參見本書的『日本對東北的經濟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日本政府之對外政策及國內行政統治上，自然產生了許多難題。日本的軍部，正企圖以進一步的軍閥專政的方法，以克服上述的難題。但是，日本軍閥與財閥間的衝突，必然將因此而更激烈。

丙、日本爲要積極的準備未來的大戰，就必須竭力的擴展軍事工業及軍需生產，于是，全國的『不生產』的產生，大量的增加了，而國家的總財額不但沒有增加，而且更因此而減低了。同時，日本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使日本不得不繼續進行其通貨膨脹政策，而通貨膨脹對於國家的總收入上，又難免受到重大的損失，因此，日

本的『國富』總額，在『九一八』後的幾年以來，實際上是逐漸的減低了。這於今後日本國家及社會人民的生存上，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丁、日本侵佔東北的計劃，本來想以侵佔東北及慘酷的盤剝與掠奪東北居民的財產及汗血，以『救濟』其國內日益尖銳化的政治經濟的危機。但是，事實上東北的居民，因為許多歷史上的原因及『九一八』事變與事變後的種種騷亂狀態，而大部份已陷入於赤貧化的地步。他們——東北的居民——既不能滿足日本預定的掠奪計劃，又無強大的購買能力，足以容納日本商品的傾銷。所以，日本在這方面的計劃，並沒有因日本對東北居民之慘酷掠奪而全部實現。這在日本的整個財政計劃上，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第三，『九一八』事變後幾年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日本之侵佔我東北四省，其野心決不僅僅在把東北造成爲它獨佔的殖民地，而且更企圖以東北爲根據，而實施其獨霸東亞大陸的侵略擴張政策與計劃。同時，更竭力的把東北建造成具有現代戰

爭機能的軍事根據地，以爲對俄及對美戰爭的大陸根基。日本對東北既具有如此重大的野心與計劃，所以我們對於東北，決不能簡簡單單的看作一種『單純的失地』，而應當進一步的理解日本侵佔東北後所能依據而產生的一切可能與結果。

最後，希望對東北的有系統的研究，迅速的跳出狹小的學者範圍，進一步喚起民衆而努力實際工作。我們應當以收復失地的決心，經常的去注意日本對東北的一切設施及其各方面的計劃。

(完)

附錄一

日本在東北各種主要公司調查

特殊會社

名稱	地點	資本	性質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百億元	(一)經營南滿鐵路運輸及採掘 順煤鐵(二)鐵路附屬地一切建築 及日本政府委辦事件。
鴨綠江採木公司	安東	三百萬元	採伐鴨綠江右岸自帽兒山起至二 十四道溝止木材。
滿洲中央銀行	長春	偽幣三千萬元	統一東北貨幣及營銀行各種事業
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長春	五千萬元日金	(一)經營關東洲南滿鐵路附屬地 及偽國行政權所在地之一切電氣 事業。(二)前項附帶事業。

滿洲航空株式會社

遼寧 三百八十五萬元

(一)輸送旅客及郵便物，(二)航空機之製造，(三)其他關於航空一切事業。

滿洲石油株式會社

長春 五百萬元

(一)採掘石油，(二)精煉石油及販賣，(三)政府認許之事項。

滿洲炭鑛株式會社

長春 一千六百萬元

(一)石炭之採掘及販賣，(二)炭鑛業之投資，(三)其他附帶事業之經營。

同和汽車工業株式會社

遼寧 六百二十萬元

(一)汽車之製造及販賣，(二)汽車修理及其他附帶事業。

滿洲棉花股分有限公司

遼寧 二百萬元

(一)改良棉花栽培及販賣，(二)供給棉花栽培用具，(三)前各項附帶事業。

滿洲採金株式會社

長春 一千二百萬元

(一)採掘砂金和金鑛及販賣，(二)投資於產金事業，(三)前項附帶事業。

普通會社

(一)金融類

正隆銀行

大連 一千二百萬元

依日本銀行條例經營一切銀行事業及抵押品

滿洲銀行

大連 一千萬元

依日本銀行條例經營一切銀行事業及信託事務。

營口商業銀行

營口 一百萬元偽幣

一般銀行業務及倉庫業。

大興股分有限公司

長春 偽幣六百萬元

經營油業，造酒製油，及賣買雜貨。

國際銀公司

東京及大連 美金一千五百萬元

裁決東北經濟現象及研究國際經濟情勢。

撫順無盡株式會社

撫順 日金十萬元

經營無盡業和金錢貸付及財產之管理

大同產業株式會社

遼寧 日金一千萬元

(一)經營內外國債及地方債(二)滿洲出產交易之經營(三)貨幣匯兌及代辦貨物運輸。

(二)交易所類

大連株式商品取引所

大連 日金五百萬元

經營有價證券及砂糖麥粉絲棉麻袋等

大連取引所信託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千二百萬元

重要物產交易資金之通融及担保請算等

大連取引所錢鈔信託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百萬元

各種交易成立代辦款項及履行担保等

大連商品取引信託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十萬元

各種商品交易之成立，對於雙方人員之資金通融及其他必要之供給。

「新京」取引所信託株式會社

長春

偽幣一百萬元

交易成立後，負責清算担保及資金通融

「奉天」取引所信託株式會社

遼甯

日金五十萬元

全上

大連五品代行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十萬元

代連各種商品及信託業務

股分有限公司哈爾濱交易所

哈爾濱

偽幣二百萬元

代理賣買大豆，豆餅，豆油，小麥，及其雜糧等。

株式會社滿洲取引所

遼甯

日金一百萬元

仲裁棉布，棉絲，麻袋，麥粉，毛皮，及米等交易。

(三) 商業類

撫順炭販賣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三百萬元

販賣各種燃料及金屬礦物。

銑鐵共同販賣株式會社

東京大連

日金一百萬元

製造銑鐵及販賣等

株式會社大信洋行

大連

日金一百萬元

海外輸出貿易及一般商品之買賣

秋田商會木材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百五十萬元

木材之販賣及製造建築材料等

(四) 鑛業類

滿洲滑石株式會社

海城

偽幣二十五萬元

採掘骨石及賣買

南滿鑛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六十萬元

鑛物採掘精鍊及賣買

南滿德洛馬達工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百萬元

採掘各種石類及泥型製造等

復州鑛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十萬元

粘土製造及其他鑛物採掘等

大滿採金公司

大連

日金二十萬元

金鑛採掘販賣及採鑛等

(五) 鋼鉄機械工作類

照和製鋼所

「奉天」造兵所

鞍山 日金一億元

遼寧 日金二百萬元

滿洲工廠

遼寧 日金一百五十萬元

鞍山鋼鐵株式會社

鞍山 日金五百萬元

大連機械製作所

大連 日金二百萬元

滿洲亞鉛鍍株式會社

鞍山 日金一百萬元

(六) 輕金屬

日滿鑄鐵株式會社

東京 日金七百萬元

日滿鉛鈦株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百萬元

鑄鐵鋼材之製造及販賣

各種兵器及彈藥製造修理及販賣

一般鐵工業之投資

輕軌條之製造及販賣

各種機械器具之製造及販賣

亞鉛鍍鐵板鐵釘之製造及販賣

鑄鐵製造及販賣

鉛鈦製造化學工業品販賣

(七) 化學工業

滿洲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二千五百萬元

各種化學工業品製造及販賣。

大和染料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十萬元

各種染料製造和販賣。

滿洲製藥株式會社

長春

日金五百萬元

製造各種藥品醫療機械等。

(八) 製紙原料

鴨綠江製紙株式會社

安東

日金五百萬元

製造各種紙料

滿東人造絲廠原料公司

東京

日金一千五百萬元

製造各種紙料

滿日合辦製紙原料公司

吉林省

日金五萬元

木材及製品之販賣。

日滿高粱工業株式會社

吉林省

日金五百萬元

高粱紙之製造及販賣

滿洲製紙工業株式會社

大阪

日金一千萬元

木材及木製品之販賣

(九) 水門汀及窯業

撫順水泥株式會社	撫順	日金二百五十萬元	製造水泥及販賣
滿洲水泥株式會社	東京	日金五百萬元	專投資於滿洲水泥事業
滿洲洋灰股分有限公司	哈爾濱	偽幣五百萬元	經營水泥事業。
哈爾濱水泥株式會社	哈爾濱	偽幣三百萬元	製造水泥及販賣
哈爾濱洋灰股分有限公司	哈爾濱	偽幣三百萬元	製造水泥及販賣
大同洋灰股分有限公司	吉林	偽幣三百萬元	製造水泥及販賣
昌光硝子株式會社(玻璃)	東京	日金三百萬元	製造硝子並販賣
南滿硝子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三十萬元	製造硝子原料及坩堝
大連鑛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六十萬元	鍊瓦並販賣。

(十) 糖粉業

滿洲製糖株式會社	遼甯	日金二千萬元	栽培甜菜製砂糖及酒精
----------	----	--------	------------

日滿製粉株式會社

哈爾濱 日金二百萬元

製造麥精及賣買穀類

滿洲特產株式會社

遼甯 日金五百萬元

農產物之製粉及畜牧業

(十一) 麥酒製冰醬油

大滿洲忽布麥酒株式會社

哈爾濱 日金一千萬元

培養忽布及農產物製酒與醬油

滿洲麥酒株式會社

大連 偽金二百萬元

製造飲料食品等

大連製冰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二百五十萬元

經營冷藏業及製冰

大連醬油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百萬元

製醬油及賣食品

滿洲造酒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二十五萬元

製酒並販賣

(十二) 紡織及纖維工業

滿洲紡織株式會社

遼甯 日金二百五十萬元

製綿紗綿布並販賣

營口紡織股分有限公司

營口 偽幣一百萬元

紡紗織布染色印花

滿蒙毛織株式會社

遼甯 日金一百萬元

毛絲毛織物並販賣

日滿亞麻紡織株式會社

東京 日金六百萬元

織麻類及纖維製造品

(十三)大荳油脂蠟

滿洲大荳工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百五十萬元

製荳油及各種油脂原料之販賣

三泰油房

營口 偽幣三十萬元

製荳油及油脂化學品

大連油脂工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十萬元

製荳油及石鹼

日本精蠟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二百萬元

製蠟精及油糟

(十四)農業林業

東亞歡業株式會社

遼甯 日金一千萬元

買土地移民發展農牧事業

大連農事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千萬元

營農業畜牧植林移民等

滿洲棉花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百萬元

栽種棉花並販賣

極東生藥株式會社

遼甯

日金一百五十萬元

製醫藥品及販醫藥

滿鮮坑木株式會社

安東

日金一百五十萬元

製鑛業用木及植林

札免採木公司

哈爾濱

偽幣六百萬元

採伐木材

(十五) 畜產，水產，殖產

大連午乳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七十萬元

蓄畜販乳

日滿皮革興業株式會社

遼寧

日金三百萬元

製造各種皮革並販賣

日滿合辦營口股份有限公司

營口

偽幣二十五萬元

經營水產物並販賣

滿洲水產販賣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十萬元

經營水產物

大同殖產株式會社

東京

日金三百萬元

投資於滿洲殖業

大同殖產股份有限公司

長春

偽幣三百萬元

投資於採金及蓄林業

(十六) 交通，運輸

金福鐵路公司

大連

日金四百萬元

經營鐵路及汽車運輸

溪城鐵路公司

本溪湖

日金五十七萬元

經營本溪械業並運輸

大連汽船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二千五百七十萬元

經營海運及倉庫業

大安汽船股份有限公司

安東

僞幣二十五萬元

船運及搬運業

大連自動車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十萬元

販賣汽車及修理

滿洲摩托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百萬元

販賣自動車及附屬品

滿洲內燃機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十萬元

汽車運輸及修理

國際運輸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百萬元

海陸運輸及倉庫業

(十七)倉庫，不動產

日滿倉庫株式會社

東京

日金五百萬元

運送及倉庫業

協和建物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二百萬元

土地製物及賣買

新京建築助成株式會社

長春

日金五十萬元

建築担保及供給材料

滿洲興業株式會社

鞍山

日金五百萬元

土地建物不動產之賣買

東省實業株式會社

長春

日金一百七十萬元

各種生產品及不動產之担保

星開浦土地建物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三百萬元

各種土地建物賣買及貸買

鞍山不動產信托株式會社

鞍山

日金一百萬元

買賣不動產及貨幣之信託

同和興業株式會社

遼寧

日金二百萬元

經營森林鑛產等事業

大同土地株式會社

遼寧

日金一百萬元

土地建物之貸買及煉瓦

「奉天」工業土地株式會社

遼寧

偽幣二百五十萬元

經營一切工業用地

新興起業株式會社

遼寧

日金五十萬元

介紹土地建物之賣買

(十八) 電氣，瓦斯

南滿洲電氣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二千五百萬元

經營電燈電力及一切電氣機械之販賣

北滿電氣株式會社

哈爾濱

日金一百二十萬元

販賣電氣材料及供給電力等

營口水道電氣株式會社

營口

日金一百萬元

經營水陸事業及各種電氣事業

安東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東

偽幣一百萬元

經營電燈電業及其他附帶事業

南滿洲瓦斯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一千萬元

製造瓦斯及販賣瓦斯使用器

興亞電業株式會社

遼寧

日金五十萬元

經營電氣事業

(十九)水陸產物

滿洲市場株式會社

遼寧

日金四十萬元

經營水陸產物之販賣

新京市場株式會社

長春

偽幣五萬元

販賣水陸產物

撫順市場株式會社

撫順

日金十萬元

販賣水陸產物

(二十)新聞

滿洲日報

大連

日金七十五萬元

發行新聞紙及印刷圖書等

大連新聞

大連

日金十四萬元

發行新聞紙及印刷圖書等

滿洲日日新聞

大連

日金十萬元

發行新聞紙及印刷圖書等

盛京時報

遼寧

日金三十五萬元

發行新聞紙及印刷圖書等

(二十一)其他各類

滿洲計器股分有限公司

僞京

僞幣一百五十萬元

經營度量衡儀器

東亞烟草株式會社

遼寧

日金三百萬元

製造烟草並販賣之

滿洲烟草株式會社

僞京

日金一千二百萬元

製烟捲培及烟草並販賣之

福昌華工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八十萬元

裝卸各種貨物及包雇工人等

湯崗子溫泉株式會社

湯崗子

日金一百萬元

經營溫泉及其附帶事業

大連工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十萬元

販賣雨具及家具等

滿洲烟草股分有限公司	長春	日金五百萬元	製烟捲培及烟草並販賣之
東亞土木企業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五百萬元	經營鐵道港灣之建築等
大連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大連	日金二百萬元	經營火災海上運送等保險

上列日本在東北各種主要公司調查，係自『九一八』事變前後至一九三四年八月止，原調查見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申報瀋陽通訊——作者

四、銀行資本.....	七〇	一〇〇	三、五	四、二	一	七、五	一八五、二
三、商業資本.....	二〇〇	五八	五、四	五、四	〇、三	一二、〇	二八一、一
、交通運輸業.....	七〇	二六〇	八、五	四、〇	一、一	二二五	五六三、五
工業投資總和(軍事工 業在外)	一〇六、三	一七九、七	四、〇			八、〇	二九九、一
礦業.....	二〇	八三				五	一〇八
電氣.....	一〇	二〇			一、一	三	三〇
製造工業(軍事工業在 外)的總計	七六三	七九、七	四				一六一、一
其他製造業.....	三〇	一〇					四〇
冶鐵業.....		三〇					三〇
軍事工業.....	?	?					?
機器業.....	五	七				三	一五
火柴業.....	一、三	〇、一			一、一		二、五
酒業.....	一〇	五					一五

五、其他投資.....	一〇〇	一五〇	一、四	二、四	一、〇	參看交通運輸項	二五四、八
六、農業森林業及地產.....	二〇〇	三〇					四二、五
以上六項總計	二五四六、三	七七七、七	二二、八	一二三、四	二九八、〇		三六五六、二

乙、東北國民經濟的生產總額

工業（以百萬美金為單位）

紡織業的生產總值.....	五〇
食品油業及煙草.....	三〇〇
其他製造業.....	一〇〇
森林業生產總值.....	三五
礦業生產總值.....	八〇
總計.....	五六五
農村經濟	
大豆.....	一九〇

高粱	一三〇
小米	一八〇
小麥	五〇
玉蜀黍	四五
小麥	一五
其他糧食	六〇
畜牧	三三
總計	七〇三

國民經濟的生產總值一、二六八

丙、東北大豆在世界大豆產額中的地位

(1) 東北土壤對種植大豆之適應性與各國之比較

國名

每英畝的產額

東北	二〇英石(每英石等於三六、六三三脫爾)
日本	一八

美國	一八
高麗	一三
中國本部	一四

(2) 各國大豆產額比較表

國名	大豆耕地面積	大豆產額	各國的百分比
東北	六四六〇四六五英畝	一三〇五四八二七〇英石	五二
中國本部	五三四八八三七	七六七九三一〇〇	三〇
日本	九九〇〇三三	一七五八〇〇二六	七
高麗	一八四七一三七	二三七六二一七六	一〇
美國	一七六五一二	三一一二六六〇	一
總計	一四八四九九八四	二五一七九六二五二	一〇〇

(上表根據一九三一年四月三十日大坂每日新聞所載一九二五年的統計)

國名	大豆耕地面積	大豆產額	各國的百分比
東北	九八六四〇六〇英畝	二二一八二四五四九	六三

中國本部	五六三五〇〇〇	八九三四〇〇〇	二五
日本	九一三八三六	一七七三〇五五九	五
高麗	一九六一五二七	二二六九六一一八	六
美國	一三七二〇〇〇	二二五一三六八	一
總計	一九七四六四二三	三五三八四二六五四	一〇〇

(上表根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之一九二九年統計)

丁、東北土地面積及人口統計

(1) 面積

黑龍江省(其中呼倫貝爾爲一七萬五千平方公里)	六九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
吉林省	二四五、〇〇〇
遼寧省	二二二、〇〇〇
關東洲(滿鐵附屬地不在內)	三、三七八
熱河省	二五〇、〇〇〇
總計	一、四五〇、〇〇〇

(2) 人口

A 事變前的人口統計

遼寧省.....	一五、七五〇、〇〇〇人
吉林省.....	九、五〇〇、〇〇〇人
黑龍江省(其中呼倫貝爾爲七萬五千人).....	五、八〇〇、〇〇〇人
關東州.....	九五〇、〇〇〇人
滿鐵地帶.....	三五〇、〇〇〇人
熱河.....	三、六〇〇、〇〇〇人
總計.....	三五、九五〇、〇〇〇人

B 一九三三年夏季人口調查統計

遼寧省.....	一五、一四三、〇〇〇人
吉林省.....	七、一三五、〇〇〇人
黑龍江省.....	三、六七二、〇〇〇人
熱河省.....	二、〇五四、〇〇〇人

興安省.....	九二〇、〇〇〇人
偽京區.....	一二六、〇〇〇人
哈爾濱區.....	五五三、〇〇〇人
關東州及滿鐵地帶.....	一、三六九、〇〇〇人
總計.....	三〇、九九二、〇〇〇人

C 東北人口的職業調查(一九三三年)

農村居民.....	二二、四〇〇、〇〇人
小手工業及工人.....	二、三〇〇、〇〇〇人
交通運輸員工.....	四〇〇、〇〇〇人
商業.....	二、二〇〇、〇〇〇人
其他.....	三、六〇〇、〇〇〇人
總計.....	三〇、九〇〇、〇〇〇人

D 東北的人口密度

東北全部平均每一公里有居民

二六人

關東州全部平均每一公里有居民

二八二人

遼寧省全部平均每一公里有居民

七一人

吉林省全部平均每一公里有居民

三二人

里龍江省(呼倫貝爾在內)居民

十一人

呼倫貝爾平均每每一公里居民

〇、四人

E 東北工人的數量

紡織工人.....三五、〇〇〇人

食品、油、烟草工人.....五〇、〇〇〇人

五金及軍事業工人.....三五、〇〇〇人

其他製造工業工人.....五〇、〇〇〇人

電氣工人.....五、〇〇〇人

鑛業工人.....七五、〇〇〇人

季候工人.....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交通運輸工人.....一五〇、〇〇〇人

總計.....一、四〇〇、〇〇〇人

二、東北的動力業

1. 發電站發電總力.....	一七〇、〇〇〇基羅瓦特
2. 發電產量.....	四七〇、〇〇〇基羅瓦特小時
3. 煤	實際產額
4. 煤油蘆苗	九〇五〇
5. 煤油產額	一、二、〇〇〇
6. 焦炭	一、二四五
7. 揮發油	六八
8. 煤及焦炭出口額	四〇九
9. 煤及焦炭進口額	二、六
10. 煤油進口額	五〇〇
	三、六
	四、四六〇(一九三〇年)
	四二二(一九三〇年)
	七九、〇〇〇、〇〇〇利特爾

三、礦產

1. 鐵礦苗產量

2. 硫鐵礦

3. 銀礦

4. 銅礦

5. 金礦

6. 錳礦

實際產額

九六四

四

生產力量(千噸單位)

一、〇〇〇

五

二、六

一

至三〇噸

八〇〇噸

?

三〇〇噸

四、工業

實際產額

生產能力(千噸單位)

A、冶金業

熔鐵

三四二

五二〇

B、化學工業

硫酸

七、五

七、六

蘇弗亞莫尼亞

一九

二〇

重油

一〇、六

樟腦

〇、三

〇、六

松油

一四

染色品及染料

一、六〇〇、〇〇〇

人造肥料

九、二

二五

鹽類

一、二

C、五金及機器製造業

在東北，除了正在建造的昭和製鋼廠以外，尚沒有特別巨大的五金及機器製造企業。目前，規模最宏大的，當推滿鐵的造船廠（基本資本一百萬元美金），滿鐵的大連總廠（資本五百五十萬元美金）及中東路的哈爾濱總廠，滿鐵大連總廠的每年生產能率如下：修理機關車及車廂三千七百六十五輛，并製造機關車與車廂一百五十七輛。

綜合大連十所，瀋陽一所及安東一所等等五金工廠的五金品產額的總值，爲一百七十五萬六千元日金
 (以上根據一九三一年統計)。

D、建築工業

實際產額

生產能力(千噸單位)

水泥

一九五

二三〇

火磚等

三二八、〇〇〇噸

E、食品，煙草及榨油工業

實際產額

生產能力(千噸單位)

荳油

二〇〇

五六〇

高粱酒

一〇七

麵粉

一、五〇〇

煙草

三〇

煙草產品

二二〇、〇〇〇箱

六二〇、〇〇〇箱

糖

一

四六、〇〇〇噸

F、紡織業

棉織物產品.....四、〇〇〇、〇〇〇碼

棉紗.....八〇、〇〇〇包

G、正式軍事工業

東北的正式兵工廠，其規模最大者，為瀋陽兵工廠，該廠在一九三三年的生產能率，為：

步槍 一、八二五枝

重機關槍 六〇挺

砲彈 一一〇、〇〇〇發

槍彈 五、五一〇、〇〇〇發

三六厘米突口經砲 ?

火藥 ?

H、木材業

木材.....三百萬噸，或一百五十萬立方米突

木板.....五十萬立方米突

I、鋸木業及火柴業

上等三葉板.....	五十萬立方米突
製箱用三葉板.....	一百萬立方米突
火柴.....	三十九萬三千箱

五、對外貿易

出口總值 進口總值

(以百萬海關兩為單位)

一九二九年	四二三	三二二
一九三〇年	三九〇	二九七
一九三一年	四七四	二一九

六、農業漁業及畜牧

A、農業

一、一九三〇年的耕種面積·····	一五、四二三、〇〇〇法畝
未開墾而適於耕種的土地·····	一八、一七二、〇〇〇法畝
不適耕種土地·····	八五、九三八、〇〇〇法畝
總計·····	一一九、五三四、〇〇〇法畝
二、主要耕植物之耕地面積(熱河省在外)：	
大豆·····	四、一五三、〇〇〇法畝
其他豈類·····	四〇七、〇〇〇法畝
高粱·····	三、〇五六、〇〇〇法畝
小米·····	二、二二六、〇〇〇法畝
玉黍·····	九五七、〇〇〇法畝
小麥·····	一、三八二、〇〇〇法畝
水田稻·····	九九、〇〇〇法畝
陸地稻·····	一〇九、〇〇〇法畝
其他糧食·····	一、〇九六、〇〇〇法畝

技術原料及其他農產物……………三五七、〇〇〇法畝

總計……………一三、八四三、〇〇〇法畝

三、收穫量（本統計，係根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至於事變後的收穫量，因沒有詳盡的分類統計，故祇好以事變前的材料作根據。但是，關於事變後各別農產物收穫量的新材料，可參看本書中之「日本對東北之農業經營」章）。

大豆……………五、三一八、〇〇〇噸

其他豈類……………五一九、〇〇〇噸

高粱……………四、八一八、〇〇〇噸

小米……………三、三〇四、〇〇〇噸

玉黍……………一、七一九、〇〇〇噸

小麥……………一、三五八、〇〇〇噸

水田稻……………一五六、〇〇〇噸

陸地稻……………一五八、〇〇〇噸

其他糧食……………一、七三〇、〇〇〇噸

技術原料及其他.....?

總計.....一九、〇八〇、〇〇〇噸

以上統計，祇限遼吉黑三省，熱河省的農產物收穫量，尙不在內。

B、漁業及海產物

海魚與海獸.....四五、〇〇〇噸

淡水魚.....二〇、〇〇〇噸

鹽類.....五〇〇、〇〇〇噸

C、畜牧

一、牲口數量(以千頭爲單位)

類	別	南	滿	北	滿	內蒙	東	部	總	數
牛			五一七		一〇六〇			一一二〇		二、七二七
馬			六六〇		一七五〇			八一〇		三、二二〇
驢			三二〇		四二〇			七〇		八一〇

二、牲畜產品

名稱	以千張為單位	
	毛	皮
駱駝	—	—
豬	三、二九〇	四、〇六〇
山羊	二一〇	三九〇
綿羊	二七〇	一、七三〇
騾	三四〇	一三〇
羊	八二〇	—
馬與驢	三四〇	—
騾	三五	—
牛	二四五	—
狗(北滿不在內)	五〇〇	—

貓(北滿不在內)	一一二	
兔(北滿不在內)	四〇〇	五
羊毛	四千六百噸	二
豬鬃	二千二百噸	
牛毛	一千二百噸	
馬鬃	八百噸	
牛肉	二萬四千六百噸	
骨	八萬噸	

七，交通運輸

- 一，鐵路的總長度——一九三一年……………六、八五七公里
 - 一九三三年底……………七、三七三公里
 - 一九三四年五月……………七、七八四公里
- 二，鐵路運輸工具

	滿鐵	東鐵	他鐵路	
機關車	四七〇	三五〇	四八〇	一、三〇〇
客車	五五〇	五〇〇	六五〇	一、七〇〇
貨車	八、二〇〇	八、〇〇〇	七、六〇〇	二、三、八〇〇

三、汽車數量

軍用汽車

二、〇〇〇輛

民用汽車：

載貨汽車

二、六〇〇輛

公共汽車

七〇〇輛

輕式汽車

五、七〇〇輛

合計

九、〇〇〇輛

四、載貨馬車

三十萬輛

普通馬車

一萬五千輛

五、松花江商船：

載客輪

四十一隻

載貨搭輪

二十九隻

拖船

四十一隻

六、民用航空（一九三四年初）

民用航線總長度

六、六〇〇公里

貞社叢書

世界史之地理因素

陳叔時著 實價六角

特約售 上海生活書店

- 。該書以極有限之篇幅，融合歷史地理經濟哲學政治等一切社會科學的結晶，闡出地理因素在世界史的作用。讀該書可得世界史之系統的概念。可收史與地相互聯繫之實效。同時在研究國際問題中，該書又供給了極正確的基礎知識。誠為中學以上之課外讀物。
- 。研究社會科學者之標準的史地教程。

胡世杰譯述

蘇俄
名著

戰爭與軍事科學

貞社刊

即將出版

曾雲譯述

空戰之基礎知識

貞社刊

即將出版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一日發行

真社叢書

九一八後東北與日本

著者 維 眞

杭州龍翔橋六桂坊四號

發行 者 眞 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特約 經售 生活書店

電話 九四四二六

版權所有

